



奇俠精忠傳

遊珠琴

焚燬亭者



A541 212 0016 4189B

長篇
武俠

奇俠精忠傳目錄

第二集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匣劍帷獨述豪舉 | 狂花浪蝶遂幽歡 |
| 第二回 | 施元昌計折紫金鐘 | 茹家娘大鬧玄真觀 |
| 第三回 | 花娘子隱約逗春光 | 紅英女飄零觸幽感 |
| 第四回 | 陳二官荒園續佳會 | 茹南池跌坐證初工 |
| 第五回 | 刺梁燕氣懾羣兇 | 賞中秋恨思往事 |
| 第六回 | 走深山誅蟒奮神威 | 鐫石壁題名誌大德 |
| 第七回 | 薦豪客賢令脩書 | 報師恩義士擁帚 |
| 第八回 | 項副教一味藏奸 | 御撲營五鬼鬧判 |
| 第九回 | 陶然亭野望詫奇裝 | 茹南池歸程攜弱息 |
| 第十回 | 了生死絕筆述懷詩 | 逗衷情巧打同心結 |
| 第十一回 | 窺豔扎馬勝起淫心 | 遭冷局紅英捐傲性 |
| 第十二回 | 鑿微識遠老眼無花 | 涉險探奇雛環告警 |
| 第十三回 | 化鯉門豪餞辭師 | 襄陽城淫徒遇豔 |
| 第十四回 | 諫幼主老僕剖深衷 | 鬧婚堂怪風示衰兆 |
| 第十五回 | 來探諂有玷貽羞 | 聽春聲無理取鬧 |
| 第十六回 | 惡姻緣忽接好姻緣 | 今昔地頓增今昔感 |

奇俠精忠傳

目錄

一

420 移交

312063



第一回 匣劍帷燈述豪舉 狂花浪蝶逐幽歡

上回書交代到紅英馳馬。小二跌下驢來。你道紅英爲何忽如此高興。便連陳敬。也有些癡情癡性的光景。料讀者諸君。都是眼明心敏的人。不消在下點明。必猜疑到國安忽去。這章華驛一夜光景。兩個癡男女。便有些不可開交了。咳。俗語說歡喜冤家。真真不錯。從此陳敬這條命。便歸紅英掌握了。諸君中倘若有風流自賞的。暗地裏或遇着意外奇緣。快些小心着罷。這便是在下著書之意了。閑話少說。書歸正傳。且說陳敬聽小二狂叫。跌下驢來。忙駐馬回頭。小二已撇着嘴跳起來。一面帶住驢子。一面罵道。真喪氣得緊。也不知那裏來的一支屎鷹。忽的一翻翅。恰從驢臉邊刷過。致我跌了一交。陳敬笑道。不打緊的。快些趕路。說着兩人一氣兒跑了四五里。趕上紅英。却見由岔道上飛也似來了兩匹駿馬。鞍轡鮮明。前面馬上。跨着個十三四歲的丫頭。頭縮雙髻。前髮齊眉。圓團團。張俊臉。渾身密扣窄衣。手挽一張彈弓。後面馬上。却是一位少婦。生得蛾眉皓齒。神彩四射。一身縞素。却是家常打扮。佩着輕弓短箭。揚鞭走來。與紅英等逢個正着。兩下各望望。就要過去。那丫頭忽問道。諸位從前路來。可曾見一支獵鷹麼。我們追尋多時了。紅英方曉得是野外打獵的。却暗暗納罕這少婦英俊。方要回語。小二却正觸起氣來。便撇道。若不是那死畜。我怎的跌那一交。那丫頭問知所以。不由笑起。恰好有一支雀兒。飛落遠樹梢兒上。丫頭便道。阿姐休氣。我送你支雀兒頑頑好麼。說罷。開弓拈彈。縮的聲向樹打去。紅英一望。不由喝聲彩。原來那雀兒早傷翼落地。正在那裏跳路蹬兒。小二不由裂開嘴憨笑。便見那

少婦微噴道。瘋妮子。快些去罷。張致的怎摩。那丫頭舌兒一吐。兩騎馬風颯而過。紅英方在呆望。陳敬讚道。果然名不虛得。強將手下無弱兵。這茹家武功。真正了得的。只這少婦。便是那聲聞四方。茹南池老英雄的孫婦。等我暇時。慢慢告訴你。紅英聽了。越法納罕。大家緩走一程。日色將暮。便聞得遠遠人聲浩浩。順風吹來。不多時便到了章華驛。紅英抬頭望去。果然好一處熱鬧集鎮。但見。

街衢洞達。闐闐喧喧。地處水陸之衝。人集五方之衆。塵埃匝地。車如流水馬如龍。歌吹沸天。袂張成帷汗成雨。妖姬倡女。挾瑟彈箏。坐賈行商。連塵溢市。真個是燈火萬家迷夜月。舳蘆十艘沸江湖。

原來章華驛臨江據地。商賈雲集。四條長街。足有二十里長。本是荆襄之間。有名巨鎮。那魚鹽竹木。各種莊行生意。十分發達。真有日進斗金之勢。因此四方人。都想在此撈點油水。所以各種生意行頭。甚是難作。非有些聽頭兒的。便被勁赤膊擠掉。休想站得住脚。據古老相傳。此地便是當年楚王章華台的遺跡。所以楚人剽悍之風。到今猶在哩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紅英等。緩緩入鎮。轉過一條長街。那街頭上却有幾家客店。這當兒各店接客夥計。都眉飛色舞。兩支眼東張西望。一手叉腰。一手附了耳根。拚命價亂喊道。這裏來罷。我們這裏茶水週到。菜飯適口。不圖掙錢。圖個名頭。你老進來瞧瞧。接着迎門火照上。刀勺釜砧。響成一片。廚司務手忙脚亂。百忙中還來個標勁兒。搯起半勺油。烘的聲向灶眼一潑。一振手腕。將菜顛起尺把高。然後連菜帶火。一陣胡擄。店夥接了。開腿便跑。隨即又有報菜名的。拉了長調兒。貓聲狗氣。亂作一

團。紅英等稍一停馬。業已有一家店夥奔上。不容分說。帶了馬便走。直入中間一所店中。陳敬一望店額。却是長春客店。院中十分寬潔。一帶正房。都有單間兒。當時紛紛下騎。先檢了兩間兒。其中几榻乾淨。頗頗嚴密。只是滿牆上歪歪斜斜。都是些題詠。還掛了一幅呂奉先大鬧鳳儀亭的畫軸。小二早將行裝臥具。分兩處安置停當。接着店夥穿梭似問茶問水。鬧了一陣。掌上燈燭。酒飯已備。紅英等隨便用過。那時已更鼓初動。街上喧闐。越法起勁。陳敬與紅英閒談幾句。信步到店前一望。只見這集鎮夜市。十分熱鬧。恰好有一個老客人。銜着烟筒。負手走來。陳敬便與他攀談起。知他是店裏的長年老客。便道。此地想是終年間如此繁盛麼。老客道。也不見得哩。因明日此地有點沒要緊的事。閑雜人。都想瞧瞧。所以顯得人厚起來。其實是扯澹一大堆。左不過是要骨頓。狗咬狗的事罷了。說着歎道。如今世界。通沒些王法了。青皮們隨便打降。便如此間。還有個甚巡檢官兒。他何曾敢出個大氣兒。陳敬道。老丈說得畢竟是怎麼回事呀。老客道。論起理來呢。究竟是這找岔兒的不對。你想人家好端瑞作着生意。他就想一把奪去。怎的不擠事呢。(絮絮叨叨。使人發悶。絕似老人神氣。)陳敬急燥道。老丈。(句)老客道。便是這鎮上有個施家魚行。單是各處分行。更占集了二百餘人。不消說獲利甚厚。主人名叫元昌。當年也是個豪橫脚色。近來性氣平了。在地面上狠不錯。大把價錢用去。貧苦人倒沾些光。不想近來。有個地痞單回回。綽號紫金鐘。手下十分了得。據說是得金鐘罩的內功。不避刀劍。却也沒人試驗他。在鎮橫行。非止一日。因見元昌魚行。垂起涎來。先使他同黨致意。要借五萬銀兩。這仰想施元昌。也是個老脚色。豈有不懂竅兒的。當時却一團和氣對來人說道。施某交結半生。這

區區五萬銀。便把去與單兄用了。也不算怎麼。却是恐單君意不在此。便煩轉致單君。明白說來。或有些怎麼花樣。儘管明示。這等小事。也不值得藏頭露尾。說罷一拱手。竟將那來人給乾出來。那來人抹了一鼻子灰。自然向單回回如此這般一說。單回回登時暴躁如雷。道。這厮却不識好歹。我本待得銀罷手。今他既乖覺。我便連根掀倒他。還怕他咬掉我卵不成。你便去向他說。我們十日後。擺場打降。也不須掄刀動斧。集人幫助。這十日當兒。儘他尋求豪傑。若勝不得我的拳脚。沒得說。他那月魚行。應讓我作哩。陳敬道。噫。這姓單的竟是個岔兒啦。老客道。那知這一下子。也碰到岔兒上咧。當時那來人唯唯。跑去一說。施元昌真不含糊。滿臉生痛的笑道。好好。便是如此。這睹兒却賽得有趣。但是在下有這魚行作彩。倘單兄輸了。却拿怎麼來說呢。那來人略一沉吟。道。他也曾說來。如若不勝。他可約手下一幫人。永不踏章華驛的地面。元昌喜道。如此甚好。便送出那人。自家盤算一回。暗喜趁此機會。正好爲地方去害。便準備豐盛筵席。又約齊各行商家。大家公寫了一封聘函。派了機警僕人。飛馬向黃岡茹家。去請茹小娘子。陳敬道哦。正說到這裏。忽見街上人一陣亂跑。接着五六匹馬。風也似馳來。前面馬上。却是兩名精壯家丁。一色的短衣快靴。青紬包頭。高擎兩支火把。就一片火光中。早見道中所遇的那彈雀丫頭。左臂上架着一支蒼鷹。與茹小娘子揚鞭走來。後面潮水似跟定許多閑人。一面跑一面亂嚷道。你看人家這茹小娘子。何等安詳。這方是大手兒哩。不像那半瓶醋。只會拉個四鬥兒。便吹得烏烟瘴氣。老客悄悄道。說着張飛。張飛就到。(此北方俗語)這位少婦。便是茹家請來的。今天出去打獵。這當兒方被施家人接迎轉來哩。陳敬本來認得。當時隨口唯唯。慢步走回

紅英室中。只見案上燈花。顛巍巍結得鬼眼似的。紅英斜倚榻上。杏眼朦朧。一臂柱枕托腮。一手拈着腰帶。斜伸膀際。前襟翻起。露出水紅洒花湖縐褲兒。下穿平底鞋子。尖翹翹帶魂盞魄。陳敬情不自禁。剛走到榻邊。覷小二不在左右。方低下頭去。要吻他膩頰。忽見他梨渦微暈。鼻翅兒一掀動。嫣然微笑。口內呢喃道你（句）快躲開這裏。說着。仍然酣睡。陳敬不欲混醒他。便依然走向店門。又信步到街坊上各處遊玩一回。雖是小鎮店。夜市倒也十五熱鬧。一處處酒樓茶肆。坐客如雲。陳敬也走入一家茶肆。品茗歇坐。但聽得客人們紛紛講說茹小娘子。陳敬此時心念紅英。也無心去聽。少時會了茶錢。慢步回店。以為紅英定然醒來咧。那知進屋一看。紅英尚在未醒。陳敬便推醒他。低低數語。他似笑非笑。滿頰飛紅。只咬着牙兒。一指戳着陳敬額上。低唾道。你敢去指揮小二。我便。（句）又笑道。想起來。方纔夢中踹殺你也好。到得慣來歪廝纏。（一段剗心鏤腎之文）陳敬聽了。越法得起意來。正要老實實去親吻他。却聽得小二飛也似跑來。一面嚷道。好雨好雨。紅英忙推陳敬跼起。頃耳一聽。果聞得淅淅瀝瀝。這當兒小二已笑嘻嘻走入。陳敬便一整面孔。吩咐道。那邊馬棚旁。有間房兒。你便在那裏去宿。這等泥滑滑的天氣。添個夜料兒。豈不就近方便。單靠那店夥。是不中用的。紅英笑道。不不。陳敬急道。你你。紅英頭兒搖得播浪鼓一般。兩支耳環。宕來宕去。掩着嘴兒道。不去不去。却弄得小二摸頭不着。只管噙開嘴。看他兩人。正這當兒。恰好店夥走來泡茶。那雨也緊了一陣。一會兒已住。只濛濛颯颯。如春蠶食葉一般。陳敬道。時光不早。也好安置了。小二莫要耽延。便携了臥具去。說罷。暗向紅英一瞟。只見他一手掠丐。却沒打腔。只岔着問陳敬道。你方纔那裏去來。

陳敬這一喜。登時心頭七上八下。沒口子應道。便是方纔與一個老客閑談。小二道。如此我便去了。陳敬忙道。囉嗦囉嗦。那知小二却偏不着忙。一般的慢騰騰的斟了兩杯茶。置在紅英等跟前。方纔携了自己臥具。就馬棚旁室內。睡冷牀去了。咳。看起來這善體人意四字。真不易作到的。你想一個人的心思。曲曲灣灣。種種變幻。自非他肚裏蛔蟲。那裏能隱微都知。俗云急驚風撞着慢郎中。乍看來。是人家沒緊沒慢。其實是自己無端心急哩。閑話少說。且說當時陳敬。好容易待小二去了。一時間轉抓不着話靶兒。紅英明知就裏。偏不去采他。只覺這當兒心跳耳熱。眼皮兒不敢抬。彷彿陳敬有百億化身。旋繞他左右。只得怔怔的聽那雨聲。陳敬這時。亦復起坐不安。只儘力子灌了兩杯茶。稍覺火氣清爽。(思入豪銳。力透紙背。)一時間相對寂寞。倒如深宵賞雨。大家想些詩句似的。偏搭着清風徐拂。燈燄搖紅。那雨一滴一點。敲倒兩人心頭。真另有一番滋味。有詞人蝶戀花一闋。單寫這細雨光景道。

江海茫茫春欲遍。岸上無人。野色寒來淺。向晚因風一川滿。蘭閨柳市芳塵斷。越女含情已無限。酒霧飄烟。天畔登樓眼。此夜斷腸人不見。紗窗只有燈相伴。

當時兩人怔了一回。還是陳敬忽想起話岔兒。便重伸一句道。便是方纔與一個老客。閑談了一番。紅英低睡道。沒得碎嘴兒。我早聽得了。說罷雙眉一舒。格的一笑。那陳敬兩支脚。不知不覺。湊向紅英跟前。一撫他肩背。失驚道。了不得。怎這樣陰涼雨天。還不加個半臂兒。明日到我家。似這樣沒娘孩兒一般。那還了得。紅英說道。狠不勞掛心。我也未見得便賴在你那裏。說這樣屁話怎的。陳敬聽了。無意中抬頭。向壁上一望。不由撫掌大笑道。都是作無端說屁。引得滿

牆上鬧起屁來。紅英詫異。忙定睛望去。原來牆上不知那個酸子。鬧的沒幹。大書幾句道。滿牆都是屁。險把牆砸倒。爲何牆不倒。那邊頂住了。真挖苦的入骨。紅英見了。回頭去望陳敬。恰好含了一口茶。不由撲哧一笑。噴了陳敬一臉。只這一笑。兩人方舒眉展眼坐下來。款款密密。談將起來。(此一段深深淺淺。細意熨貼。傳兩人初交幽情。自謂從來說部中。無此筆墨)陳敬便將方纔所聞紫金鐘明日打降之事。說了一遍。紅英喜道。那麼明日。我們便耽延一半日。且瞧個熱鬧兒何如。只是這茹小娘子。端的是怎生人物。你且說與我聽。陳敬笑道。這當兒那得工夫。等我暇時。慢慢再說不遲。說罷眉歡眼笑。注定紅英。紅英忽然覺得。只覺兩額上火也似的。便懶洋洋一個欠伸。笑道。我不理你了。時光不早。要安置了。請向你室中挺臥去罷。陳敬道。真個的哩。只不知小二睡熟不會。紅英俊眼一俊。恨道。快去快去。陳敬笑着蜚回己室。只隔一層板牆。却聽得紅英悉悉一陣。悄悄將門虛掩上。撲的聲吹滅燈火。陳敬大喜。只和衣靜臥了一回。這當兒耳中覺察。心上顛倒。一陣陣神馳意亂。大約紅英在牀輾轉。翻了幾次身兒。陳敬都記得明明白白。那知紅英情思迷離。正與他不相上下。恍惚間一合眼。那陳敬早規規矩矩。走進身來。這時紅英。只當是夢。以爲華胥國裏。是可以擺脫一切禮教的了。胡胡塗塗。百忙中且幸是個風月夢兒罷了。那知越是怕好夢易醒。偏那不作美的一點芳心。總上禁持不得。不禁不由的。突的睜開眼來。呵唷唷。可了不得。原來仔細端相。再四撫摸。那夢中妙人兒。竟生生活活跳起來。若說是夢。只怕連自己都不相信。著者也只好援作史的老例子。給他個案而不斷。老實寫出來。待明眼讀者論定罷。且說當夜二人十分得意。那湊趣的天公。也便雲收雨散。小二一覺醒來。

天光大亮。忙爬起出室一望。只見旭日始升。曉氣如沐。惦念着趕路。忙跑到紅英室前。推推門却關得牢牢的。便隨手輕叩兩下。良久方聽得紅英答應。轉側起牀。他便隨脚走向陳敬室前。一推門。却是虛掩着。走進一望。那陳敬和衣斜臥。只蓋了一牀夾被。睡得鼻息沈沈。好不甜蜜。這當兒紅英那邊。門鍵一響。小二連忙走過來。只見紅英雲環撩亂。嫩腮上紅紅白白。眉頭眼底。憑添了一段春色。正斜掩矮短。從兜肚上露出一片酥胸。笑吟吟低了頭。繫那褲帶兒。饒是小二這等真樸人。不知怎的。也只覺可愛得緊。却想不到別的事兒。當時忙服事結束。紅英忽問道外邊雨勢。住了不曾。(想見顛倒之樂。)小二笑道。呵。晴我的姑娘。你不見太陽老爺子向人亮。瞠瞠的發笑麼。(奇語)紅英悟得。也覺好笑。小二正要一件件結束行裝。忽見一人大笑跳入。正是。

荒唐一枕陽台夢 雨膩雲酣暗自知

欲知來者爲誰。且待下回分曉。

第二回 施元昌計折紫金鐘 茹家娘大鬧元真觀

且說小二正要料理行程。只見一人笑着跳進。却是陳敬。向小二搖手道。不要忙這撈什子。今日起程不定。看個熱鬧兒再講。便與小二述知所以。小二也登時高起興來。忙亂着服事兩人梳洗。陳敬草草結束停當。閑着沒幹。便看那紅英整理晨妝。只覺心坎兒上萬分熨貼。少時紅英妝畢。隨手引起兩面鏡。前後一照。不想那陳敬正猴他背後。嘻開嘴合不嚙來。映入前鏡中。十分好笑。

。不由櫻脣微綻。反整起面孔。將鏡放下。陳敬竟忘其所以。忽的道昨夜。(句)紅英忙將頭兒一搖。隨即轉過臉來。嗔道。那麼我們還是趕路罷。瞧甚麼熱鬧呢。陳敬着了忙。便道。慢着。我便去探聽探聽。敢好我們用過飯。也好去了。說罷真個跑去。方到店門首。已望見行人錯落。並有許多趕場兒小商販。一個個肩挑背負。鬧嚷嚷次第而過。一面走一面語道。我們由這裏穿過廣昌街。斜簽兒從江邊沙窩坊走去。不過四五里路。便到元真觀了。却方便的許多。陳敬問起店中人。方知那打降所在。便借用了觀中的劇樓。當時連忙走回。說與紅英。恰好早飯都備。店中人客。也便紛紛擾擾。一迭聲催促來飯。却將店夥弄得手忙脚亂。一條油巾。不住價抹那腦門子汗。飛也似傳菜傳飯。百忙中他還興高彩烈。有問必答。說幾句紫金鐘。又點綴幾句茹小娘子。一張嘴只是不足用。衆客人聽了。越法起勁。及至紅英等飯畢。衆客已紛紛前往。陳敬忙鎖好住室。與紅英小二。步行出店。攬入大衆中。一路擁擠。直赴元真觀而來。剛走到廣昌街。忽聽背後一路麼喝。撞過一羣人。却是三五個官役。手內提著皮鞭。搖頭晃膀。捧定一人。有四十餘歲。青滲滲一張枯臉。襯着兩撇燕尾鬚。一身便服。下著緞靴。後隨一個僕人。一手提一根長烟筒。那一手却恭敬托着一頂官帽。一步三搖的走來。便是章華驛巡檢官兒。此人姓孔名昭禮。吏員出身。在北京刑部。苦熬二十餘年。方由錄事議敘出來。磨鍊得一身本領。滑而且圓。八面鋒兒。儘是來得。他老家浙江溫州。對人講起。却自稱聖裔。據說還是明朝洪武年間。有一支衍聖嫡派。因避亂方來溫州。却也沒人去考他的譜牒。這種官兒。本如戲場中小丑脚色。這孔昭禮作來。且是名公不過。自到章華驛。便遇着當地一支獬狗。他必要恭維得猛老虎一般。施元昌那裏

。自不消說。成日價殷勤靠近。恨不得踏穿人家門檻。吮細人家箸頭。只圖個逢時遇節。起發人家幾個錢。對人講起。他還揚揚得意。却是時節酒後。對自己妻孥好友。談將起來。一般的陪着眼。撫胸長歎道。誰不知作官講風力。作事講廉隅。大馬金刀。是響噹噹的好朋友。但是進得家來。釜生塵。突無烟。妻蓬頭。子赤脚。你咳我歎。啾啾唧唧。饒你是生鐵般漢子。也要化為繞指柔了。人生都有個沒奈何。但是局外人那裏曉得。說到痛切處。往往泣下。著者寫到此。方恍我管子說的甚麼衣食足而後廉恥立。真有至理哩。當時孔巡檢一行人。徐徐過去。街上遊人。越法螞蟻似的。便有閑談的道。這孔老爺彈壓去了。地面上這等舉動。本不像話。有的冷笑道。罷喇。他去了。人家不過多費兩杯茶。給他個冷板凳。瞧瞧不相干的熱鬧罷了。衆人一面噪。一面跑。紅英等東張西望。剛到沙窩坊。忽聽背後人聲鼎沸。勢如波翻浪捲。趕忙趨至道旁一望。早見四五個彪形大漢。一色的花巾包頭。土色短衣。腰橫板帶。足下快靴。一個個撐眉弩目。油晃晃一臉橫肉。大踏步擁來。後面一人。格外精壯。有三十餘年紀。生得細腰寬膊。紫滲滲面孔。濃眉凹眼。大鼻頭。一嘴短鬚。棕刷一般。絞巾纏頭。便如個絕大螺螄。壳扣在腦上。廠披長衫。足下鷹嘴式薄底鞋。一面走一面說笑。蜂擁了過去。便是紫金鐘。合他幾個相契朋友。一來同去照料。二來助助威勢。衆人見了。不由喝聲彩。紛紛議論。有的道。貌隨運轉。這話是不會錯的。別個我不敢說。只看這單朋友。頭些年抓抓街頭。吃吃賭坊。那種小頭擠臉的猥瑣樣兒。頂出息了。不過是三等混混兒。(北京稱光棍之謂。)誰想人家創了幾年。竟如此氣概。那魚行施家。是甚麼綿軟脚色。真是朵朵脚四街亂動。這會子針尖遇着麥芒。且好耍子哩。(就路人

口中。旁描出兩家聲勢。無一泛筆。紅英等都不理會。只隨衆走去。不一時將到元真觀。越法人山人海。霧塵一片。觀外松柏成行。絕好一片廣場。雨後沙地。十分平潔。那座劇樓。便向觀建立。一般的畫欄石柱。頗頗壯麗。這當兒樓上早舖設整齊。懸綵結花。旁搭一座小小望台。上面几椅分列。中間另有一座。却是孔巡檢的坐位。其餘列坐。却是本鎮紳商。都是施元昌特請來。不多會衆人陸續都到。又一盞茶時。那施元昌也陪了孔巡檢上得台來。大家一陣周旋。紛紛就坐。台下衆人方光着眼呆望。忽聽劇樓前。暴雷也似一陣闕。大家忙一回首。便見紫金鐘。憑空的一個大鵬振翅，兩臂一振。縮的聲躍到樓上。當場立定。隨後他的朋友。也都跳上。却遠遠分站在上下場門。紫金鐘張着眼睛。光向四外一望。抱拳對衆道。在下不須細講。今日這局面。是不打不成相識。但是單某是精窮光蛋。說不得只得靠衆位洪福。父母血氣。賣個骨架兒。說罷捏起兩個拳頭。來回走了一次。笑道。便是南山豹。北海蛟。單某也只憑一拳一脚。去結識他。衆人聽了。方叫得一聲好。忽見紫金鐘雙眉剔起。圓睜怪眼。大喝道。衆位那個不服氣。要抱施元昌的粗腿。不須客氣。儘管上來頑頑。左右此時是有的閑工夫。說罷忽的脫去長衫。山也似跣定。好個氣派。衆人都嚇得頸兒一縮。那知小二聽得。忽有些不憤起來。登時怒吼便要躡出。却被紅英一笑拖住。這當兒。紫金鐘見台下鴉雀無聲。料得沒人檢岔兒。忽又哈哈笑道。得罪得罪。單某是粗魯漢子。冤有頭債有主。怎的唐突起好鄉親來。沒別的我且獻些薄技。給衆位陪罪。（紫金鐘一席場面話。忽抑忽揚。軟硬兼有。確是大青皮口吻。不知作者如何落想。此之謂筆端化工。）說到這裏。忽見他長提一口氣。真也奇怪。登時腦門上隱起一團血脉。却磊塊不平。

反白滲滲的沒有華色。便有他一個朋友。兇神似的。提刀闖上。不容分說。掄起刀向腦便斫。只聽礮的一聲。衆人大驚。忙細望去。紫金鐘沒事人一般。反摸摸腦門笑罵道。你這斷真正沒用。滿望你這一下兒。去去我的頭風。倒引的人痒悻悻的不受用。衆人聽了不由笑起。紅英向陳敬嘴兒一撇。低笑道。這平常運氣技倆。也值得弄醜相兒。說着一望看台上。正見那孔巡檢。猴在座上。顛頭播腦。不住手的向虛空畫大圈兒。口內嘖嘖不已。衆紳商也都交頭接耳。看光景是替施元昌捏一把汗。(反映下文)紅英暗自好笑。再望紫金鐘。却掉臂大步。走了兩次。便有人取了兩塊長方粗石。置在當場。紫金鐘揚眉一笑。便伸手提起一塊。夾在右脅下。拳定右臂。左手叉腰。向下一挫身。趁勢贊勁。只聽格崩一聲響。石塊粉碎。一抬赤膊。紛紛墮下。衆人不由齊叫道。好哇。就這聲裏。忽見樓左邊一陣亂。閃開一條道路。便有兩騎馬。銜尾而至。正是茹小娘子。合那彈雀兒的丫頭。紅英望去。便覺眼光一亮。只見茹小娘子。略加結束。漆光似一頭香雲。盤作個家常髻兒。斜插一朵山茶花。越顯得素面朱唇。精神百倍。一身青紬窄衣褲。下着平底尖鞋子。瘦生生當如兩瓣秋菱。却有一撮白絲穗兒。結作菊花式。正覆在尖兒上。恰時衆人潮水般湧向樓左。茹小娘子。翻然下馬。將轡頭遞與那丫頭。丫頭接過。自繫到觀前一株松上。端然挺立。這當兒樓上紫金鐘等。看得分明。不由笑道。快些端正扶梯。去接遠客。不知還須人攙扶不用。這一派刺刺腔。紅英聽了。不由眉頭微聳。那知茹小娘子。簡直的沒理會。四外望望。十分暇逸。又相端一回劇樓。微笑道。這建築工程。倒還不錯。說罷果然慢慢走向扶梯。一步步從容而上。絕沒些矜張之氣。紅英不由向陳敬一笑。兩人暗暗點頭。急望茹小娘子。已亭亭站立當

場。向衆人道。婢子與施單兩家。無怨無德。却是武藝一事。是須天下英豪共見的。婢子這一來。原爲排難解紛。借此兩家罷手。若說到較藝兩字。那裏當得。說罷粲然啓齒。向紫金鐘一執手。霍的一緊步。便超下場邊。紫金鐘也懂竅兒。忙道。豈有此理。單某若到貴處。自然要屈佔下場了。說罷搶來佔定。茹小娘子。只得道聲有僭。微移蓮步。轉向上場。趁勢一定步。使開門戶。忽的星眸一閃。電也似注定紫金鐘。這當兒台下衆人。倒如遭了定身法兒。一個個仰着頭兒。翹着脚兒。目是定了。口是呆了。氣息兒也勻淨了。靜悄悄萬聲都息。只聞得觀前松風謾謾。(忙中閑筆此文家定法也)正這當兒。陡聽得紫金鐘怪叫道。來得好。忽的一旋身。退後兩步。颯的一拳送法。直跳心窩。茹小娘子。纖腰稍側。順手格開。一進步已到紫金鐘身旁。左手一晃。右手直奔咽喉。紫金鐘急忙挫身。剛剛躲開。兩人便窺虛蹈隙。交起手來。一步緊一步。換形移變。翻翻滾滾。風車般來往旋轉。却是紫金鐘專取攻勢。垂着憤氣。使他那急三鎗兒。茹小娘子。却是老行家。只如貓兒戲鼠一般。隨方就圓。只取招架之勢。暗地裏却蓄了全幅氣力。一雙俊眼。策量得好不明白。少時果見紫金鐘息粗氣猛。那拳腳來得越法兩點相似。只是步下却有些鬆虛不穩。不由暗喜。玉臂一揮。登時拳法大變。來了套猿公戲玉女。這路拳法。全仗眼明手快。騰挪跳擲。一戮一點。全向敵人要害。真個虛巧靈妙。變動如神。衆人笨眼兒。但見茹小娘子風旋電掣。一點嬌軀。滴溜溜亂轉。或起或伏。靈貓兒一般。不由連珠價喝起利巴彩來。(俗謂門外漢曰利巴)惟有紅英却眉飛色舞。看到妙處。只覺心頭奇癢。一張小口。何曾合攏得來。再望那紫金鐘。業已手忙脚亂。却越法怒氣勃勃。死命相撲。狠不得一拳捶碎。一脚踢翻。好容易將

茹小娘逼到樓柱前。猛喝道。那裏走。一拳打去。彭的聲。却中在石柱上。急望茹小娘子。不知多早晚。躍上柱頭橫欄。一手攀定。正打鞦韆耍子哩。台下衆人。越法喝彩如雷。直將紫金鐘羞氣得火星亂迸。不由現出無賴本相。嘴內不乾不淨。尙娘淫婦的一陣胡罵。這麼一來。却激起茹小娘子的火來。當時星眸一轉。趁勢兒一個燕子穿簾式。飄落紫金鐘腦後。足方着地。又就勢來了個鴛鴦脚。拍的一聲。正踹在紫金鐘背上。向前一撞。險些鬧個狗吃屎。看台上孔巡檢望得分明。百忙中剛要向施元昌賀喜。就見紫金鐘狂吼躍轉。面如赤血。兩條鐵臂。直起直落。向茹小娘子風也般捲來。衆人大驚。果見茹小娘子這番却步步退縮。少時竟嬌喘細細。有些抵擋不來。直繞了三匝樓場。紫金鐘得起意來。忽的長呼一口氣。哈哈一笑。衆人忽驚叫道。倒也倒也。說時遲那時快。茹小娘子腰一晃。登時仰面栽到。這一來不打緊。直將施元昌嚇得面如死灰。孔巡檢却板起面孔。向他呿牙一笑。冷冷的別轉頭去。(描寫未免刻毒。文人筆端。所以可畏。)當時紫金鐘喊一聲。蹶的跑去。提拳折腰。方待打下。便聽茹小娘子嬌叱道。慢着來。托的一口香唾。不偏不倚。正在紫金鐘右眼睛上。紫金鐘只覺眼如刀刺。痛入骨髓。登時眼前一發黑。身形一晃。頭兒一低。剎那之間。茹小娘子一躍而起。順勢一挺右脚。那鞋子尖兒。正挑入紫金鐘鼻孔。登時豁開寸餘來長。血流如注。這廝賭運不佳。真成了個血鼻子咧。說到這裏。便有槓頭老兄發問道。(北人謂強辭辨論者。曰槓頭。又曰抬槓。)小說一道。雖不必處處引經據典。也不可信口開河。那有一口唾沫。便痛壞人眼睛。一挑脚尖。便豁掉人鼻孔的道理呢。你這麼胡說八道。豈不等於老媽開嘮麼。作者笑道。凡事都有個至理。却非門外漢能知。那拘墟之見。是用不

着的。武功絕頂的人。都會運用罡氣。這種力量。至大至剛。善用的無所不到。無所不寓。再用之最善最神。竟能距敵人百步之遠。憑空伸拳打去。敵人登時受傷。竟如無線電一般。更不用憑借物具。這是罡氣作用了。何況茹小娘子。觀準紫金鐘遠喜氣散的當兒。特意用這一着。顯顯本領。雖是一口唾。那所載的力量。也就不在小處了。槓頭道。這段呢。算你敷衍過了。茹小娘子。香鈎便是細瘦。也不至利如鋒刃。這又怎講呢。作者道。作書的細針密縷。下個字兒。都非泛泛。原望讀者不可草草看過。那想足下竟囫圇吞棗。整句價忽略過去。試想前文中寫茹小娘子裝束。有句道。脚尖上却有一撮白絲穗兒。結作菊花式。既特特着此一筆。豈有沒下文的道理。便是穗兒內藏着一具花針長短。純鋼薄刃的鈎刀兒。紫金鐘安得上黑當呢。閑話少話。當時紫金鐘只痛得掩面暴跳。頃刻右眼腫得沒縫。茹小娘子。却神閑氣定。面不改色。施元昌究竟老練。便由看台上抱拳笑道。單朋友莫要認真。不過大家湊個趣兒罷了。如還高興。改日再請教何如。這幾句話不打緊。直將個魍魎似的紫金鐘。羞得一張臉如血灌猪脬。偏搭着台下一陣譁笑。茹小娘子却掠鬢整襟。向衆人拱手道。不算甚麼。說着向紫金鐘一望。微笑道。得罪得罪。登時由扶梯翩然而下。直趨坐騎。將紫金鐘一干人。竟塑定在那裏。沒奈何由他朋友等。勁着頭皮。老着臉子。向台下衆人。說了幾句拔創的臊脾話。就勢擁紫金鐘下樓。溜之大吉。台下衆人。也便紛紛四散。竟有好事的。鬨一聲將茹小娘子圍得風雨不透。這當兒却忙壞了個孔巡檢。一面拱手哈腰。向元昌道喜。一面又大呼小叫。命手下官役。揮動老大的皮鞭。替茹小娘子開路。儘管跳他的花臉兒。倒引得紅英好笑起來。剛要大家走動。便見茹小娘子合那丫頭。拔鞍上馬。一頓轡

要。從自己身旁馳過。小二猛見了。忽的大笑大叫。紅英登時一忙。正是。

當局輸贏方過眼、旁觀悅服已傾心

要知後事如何。且俟下回分曉。

第三回 花娘子隱約逗春光 紅英女飄零觸幽感

且說紅英。忽聞小二大叫。忙望着望去。便見小二。正在自己身旁。手舞足蹈。指着那丫頭大笑道。原來是你呀。那丫頭一楞。猛然想起。便道。阿姐站牢些。仔細着鷹翅膀。說着一笑馳過。茹小娘子在後邊。不由向紅英打量幾眼。然後走過。紅英恍惚如有所失。只得定定神。大家走回長春店。一路上還聞得沸沸揚揚。大家說較拳之事。陳敬笑道。這茹家拳法。真可以罷。紅英正心頭結個疙疸。欲知端的。忙問起他來。他又不語。只望望日色。還未及午。便道。我們緊一程跑去。還可抵家。於是略爲歇息。即便給了店資。登時起程。這且慢表。且說老僕梁方。自陳敬起意欲接紅英來家。心下便十分怙懣。暗想青年男女。長日價耳鬢廝磨。須不像回事。後來聞得紅英。要就茹家習藝。心下少安。陳敬自携其子國安去後。他越發夙夜小心。正飭家事。許多僕人。都聽他節制。自君佐亡後。內院中沒多事體。便去掉了幾名雛鬢豔婢。一來穴指須汰。二來却防閑陳敬。這都是梁方一番深心。這當兒內院僕婦。只有他的老伴兒袁媽媽。還有個三十來歲的僕婦。姓花。因他生得身裁去秀。纏得雙小腳兒。妖妖嬈嬈。又好插戴個鮮花嫩朵。大家便隨口喚他作花娘子。這人却機伶不過。差不多眉毛兒都是空的。因見袁媽媽得勢得地。他便一路溜

哄奉承敬。三不知拜倒膝前。認作乾女兒。叫得媽一片聲響。好不親熱。梁方雖不耐煩。却也沒法兒。這日天色將晚。正在門首上馬石上閑坐。只見一騎馬飛也似跑來。忽的跼住。馬上人翻身跳下。仔細一望。却是國安。梁方出其不意。驚得直立起來。亂問道。主人現在那裏。你怎的自已轉來。難道中途有。(句)說着臉色竟倉皇不定。國安方要回答。恰巧那花娘子嬈嬈走來。忽見國安。便拍掌笑道。呵。怪道今早喜鵲兒。只管浪噪。原來是阿弟轉來咧。多時不見。越法肝壯了。你看你這頭塵土。不像土地老兒麼。待我與你擲掉。說着掏出塊絲巾兒。走到國安身旁。一手扶住他肩胛。笑吟吟便擲。國安忙道。不消不消。不想腳下一移動。却踹了花娘子的的脚尖。花娘子眉頭一蹙。道。呀。你怎的大山水。繞了一週遭兒。還是慌張馬似的。原來花娘子好說好話。和氣不過。國安毛頭小斷的當兒。他便以老姊自居。時常與他洗衣梳髮。自認梁媽媽乾娘之後。更近了一層。他越法來得老氣橫秋。通沒避諱。有一日早晨。花娘子偎坐衾中。方要起來。正睡眼惺忪的。被上衫兒。露着白馥馥胸乳。方蹣起兩條光腿兒。要去穿褲。忽的一掀簾兒。國安一脚踏進。不消說花娘子一段色身。軒豁呈露。耀入眼中。不由回頭要跑。那知花娘子倒格格一笑。連忙喚住道。你跑怎的。誰沒個身體呢。你且望望我小腿裏上。這個小癩子。可還不得事麼。說着竟將褲兒一拋。抬起支藕也似的小腿兒。國安趕忙道。不礙事的。飛也似跑出。還聽得花娘子笑道。小猴兒忙得甚麼。又有一日。六月天氣。花娘子新着了一身羅褲褂。立在穿堂前門口。迎受涼風。時當正午。被日光一照。那赤條條玉體。不消說望得清清爽爽。隱微畢露。恰好國安由後門口走來。花娘子便兩臂一伸。又住門口道。你且慢着過去。我這身衣料兒。是

央人買到的。我總覺成色低薄。你細看看。可還不上當麼。說着揭起前襟。又開腿兒。裏面一團暖玉。先自映出。倒弄得國安進退不得。花娘子却臉生薄暈。咬唇微笑。便是這樣光景。非止一端。國安見慣。知他是慌蝴蝶似的性氣。也便不甚理會。這日方抵家。一肚話不會說。却逢着他囉嗦一陣。當時梁方却急得甚麼似的。便道。且攔起沒要緊。畢竟你爲何獨自轉來。國安這時方騰出嘴。夾七雜八以敍說一陣。花娘子也聽得入港。竟靜悄悄的。及至說到慧照寺被險。並盤陀山收留小二之事。梁方又驚又歎。不由合手向天。花娘子却聽得身兒一顫。雙手一拍道。呵呀。我的媽呀。怎竟有這生刺刺的事。真是俗語說得好來。在家千日好。出外一時難。阿弟。(句)梁方聽得。生恐他又接續下去。便搶說道。你快些進內料理屋子。怎樣安置。合你乾媽弄去就是。花娘子笑道。真個的哩。鋪陳洒掃。倒誤不了差事。只是這許多新聞。須快向乾媽報報。方纔快活。我這會子肚兒內已甃得生痛了。說罷一扭身。一溜烟跑去。這裏梁方。又細詢一回。方纔心下安貼。父子相隨進內。忙碌一切。不必細敍。次日梁方又指揮衆僕。內外忙碌了半日。特在一所跨院內。給紅英收拾住室三間。另有東西廂房。便命花娘子移入東廂。預備伺候。都分布停當。日已平西。大家歇了一霎。這當兒花娘子已急得熱鍋上螞蟻似的。一來想看看紅英人物兒。二來聞得小二會作那種把戲。不定是甚麼稀稀罕樣兒。神叉子面貌。(北語謂粗魯女曰神叉子)因此跑來跑去。只望那日影。那知梁方亦復如是。却是因放心不下。不想越等越不見到。堪堪日色將落。梁方焦燥起來。便命國安快快馳馬接探。國安應諾。當時鞭馬跑去。且說紅英等一路行來。陳敬小二。都歡天喜地。紅英將到異鄉。却頓然有些感慨。好在他天性飛揚。一會子也便拋

開。只見所過鎮聚。一處處十分繁囂。人民輕銳。與邊省質朴氣象。大不相同。並且楚人尙鬼信神。人家齋醮。焚響鈸鏡。時時不斷。路口並郊野外。冥紙積灰。往往成堆。那經過的琳宮梵宇。僧道浮華。更不必說。(放筆寫來。爲鬧教匪張本。)紅英耳目一新。心下舒暢。對着雄麗江山。不由又想到茹家拳棒。等時覺雄心勃勃。將來事兒正未可量。不禁馬上顧盼。連加幾鞭。潑刺刺跑去。大家廝趕一程。日色將暝。陳敬道。莫耽延了。距家還有二十餘里哩。於是大家又緊轡趕去。那一團暮色。早沉沉壓下。幸得有些月色。路徑可辨。走了一個更次。忽聽對面一陣馬嘶。順風吹來。曠野傳聲。便聽得馬蹄震動。紅英心疑。忙一手按定刀靶。頃刻間一騎闖到。却高叫道。來者莫非是主人麼。國安在這裏哩。說罷下馬叩見。並述梁方之意。紅英等方纔放心。小二笑道。國安哥早去一夜不打緊。却有人舒舒齊齊。作了樁妙事兒。你却沒看着。(雙關語絕倒)他這話本是說茹小娘子一段事。那知言者無心。聞者刺耳。倒累的紅英心頭登時一跳。可見人若有虛心事兒。處處時時。都是杯弓蛇影。所以孔夫子說君子長坦坦。小人長戚戚。神明負疚。是終身不能安貼的。當時紅英嘆道。那裏這些沒要緊。快走罷。說着主僕四衆。合作一處。直奔襄陽府城。及到城關。已有二更天氣。却是環城街道。燈火如晝。並那江干泊集的商船客舫。桅檣如林。密層層遠布數里。江面上條條燈火映射。繁星一般。喧語如雷。絲竹間作。真個是名邦大郡。旣庶且富。爲用武必爭之地。當日蘇學士東坡。有詩一首。單道這荆襄形勝道。

柳門京國道。驅馬及春陽。野火燒枯岸。東風動綠芒。北行連許鄧。南望極衡湘。楚境橫天下。
懷王信孱王。

且說紅英乍見這等勝地。心下大悅。匆遽之間。無暇細賞。便大家忙忙入城。城內街坊。越法齊整。穿過市心文昌閣。向北趲過一條街。便到陳敬門首。紅英一望。宅舍寬大非常。儘是個豪富氣象。這當兒。門首燈火。點得燭龍一般。直接院內。老僕梁方。早率衆迎上。亂騰騰接卸鞍馬。一面叩見過。先捧紅英入內。小二百忙中先提了雁翎刀。並自己鋼叉。雄赳赳跟在後面。衆人望去。都暗暗納罕。這當兒花娘子抖起精神。忙得褲兒要掉。東指西揮。嘴內吱吱喳喳。猛一抬頭。忽見個絕世美人。十分風致。料得是紅英。便登時一凝眼光。不由噫了一聲。(徽筆)便趕忙搶進。頭前引路。一面回頭笑道。姑娘仔細些走。這細石子砌路。慣好蹶人脚哩。又向小二道。這位阿姐。拿這些零碎。我替你提一件罷。小二笑道。這樣敢好。說着真個將叉桿兒伸過。花娘子一接摸。只覺沉重非常。冰涼挺硬。趕忙一吐舌。笑道。這物件我可頑不來。還是你自己抗着罷。一路說笑。已到跨院。梁媽媽早伺候多時。忙接出來。大夥兒擁入住室。紅英一望。只見樺燭高燒。四壁雪白。幃幔牀几。件件精良。牀上衾枕羅列。煥然一新。以至粧篋鏡台。文梳犀篋。並脂粉之類。都置備得齊齊全全。不由十分不安。便一面落坐。一面笑道。我一個客中暫住。還累你家主人。費許多事兒。花娘子這時正暗地裏目不轉睛。盯住紅英眼頭。(刻毒)不由笑道。娘姑直怎的客氣。到了這裏。還不合到家一樣麼。我們服事你。還不合主人家一樣麼。說罷背轉頭。抿嘴一笑。紅英聽了。那裏理會。這當兒梁媽媽却老老實實。與紅英安置行裝。一面又打臉水。泡新茶。忙作一團。忽一回頭見小二還提刀拄叉。山漢也似。站在那裏。便笑道。人要老了。真是顛吹倒打。阿姐快隨我到西廂中安置去。花娘子道。便是哩。等會子消停了。我須與

這阿姐長談談哩。小二一笑。便倚定叉。將雁翎刀懸在牀頭壁上。然後同梁媽媽提叉覓出。（花娘子尖嘴利舌。處處是機鋒語。活畫一點滑婦人。）這裏花娘子却一面殷勤。一面尋話來說。又與紅英換了一身便衣。不一時外邊小廝。傳進膳來。花娘子伺候紅英用過。便撤到外間。剛要去喚小二並梁媽媽。只見陳敬。笑迷迷跑來。一嚷道。紅姐吃過飯不曾。這場場兒還將就得麼。說着一脚跨入裏間。見紅英一身便衣。越法態度風流。不由愁着臉。呆了一回。剛要覘近身低語。紅英趕忙眼兒一擠。不想這段光景。又被花娘子偷見了。便委實瞧料了三分。不禁肚兒內暗笑。索性將餘膳。端入西廂中。與小二等同食。由他兩人款款談話。且說小二隨梁媽媽趁入西廂。將鋼叉先安置在壁角。見衾枕桌橙。停停當當。不由大喜。兩人便坐下來。一面歇息。一面談話。梁媽媽爲人。慈和不過。見小二醇醇實實。又知他那一段遭遇。不由十分讚歎。便道。阿姐。莫怪我說。虧你在深山裏面。怎樣過來。我聞得國安兒說起。歎得我甚麼似的。被我看實數落了他一頓。爲何冒失鬼似的。射你那一箭。這會子傷可都好了麼。小二道。這打甚緊。說着竟脫出腿來。給梁媽媽看。果然光光溜溜。癩痕都淨。梁媽媽道。阿彌陀佛。這樣還好。倘若不好。遲幾天我想領你到朱仙娘那裏。求些符水吃吃。馬上見效。我與他甚是熟稔。不須謝儀的。小二漫問道。甚麼朱仙娘。梁媽媽吐舌道。好個能幹俊人兒哩。他的本事。三大車也裝不盡。我們這裏。都有口號的。是天不怕。地不怕。只怕仙娘一扎煞。（北語謂發作曰扎煞）等我閒時說與你。（伏線）可歎你的娘。病煞在深山中。若在這裏。怕仙娘治不好麼。這句話不打緊。小二一陣錐心。登時眼淚如豆子大小。落將下來（至性人如是）梁媽媽道。快莫傷心。便想岔開話頭。卽問起

小二怎樣裝獸。兩人笑了一陣。正這當兒。花娘子端膳走進。笑道。甚麼稀罕話兒。我也拾個笑何如。小二連忙接置桌上。大家坐下來。一壁吃。一壁講話。不由又提到章華駟耽延情形。花娘子聽了眼珠一轉。笑道。那麼國安阿弟。既先趕下來。不消說。那一夜主人家。缺個伴兒。小二那知就裏。便笑道。偏巧那夜主人家。命我宿在馬棚旁室內。便是姑娘也缺我作伴哩。花娘子聽了。不由撲赤一笑。連應道。哦哦。心下便已恍然。頃耳聽聽紅英室內。兩人一會兒切切低語。一會兒笑聲嗤嗤。直至三人飯罷。收拾停當。方聽得陳敬走去。梁媽媽連日忙碌。便同花娘子到紅英那裏。伺候安息已畢。自去困覺。這裏花娘子。也便關好院門。與小二各自寢息。一時間思索起紅英事兒。倒弄得自己翻來覆去。有些火騰騰的。暗笑道這是那裏說起。管人這隔壁賬作甚。便重新爬起。飲了半杯冷茶。方纔入夢。次日陳敬方纔起身。便有當地許多朋友。川流不息的來看望。這都是當日君佐。糊糊塗塗結識的許多五顏六色諸般人物。一來熱灶門。不肯掉。二來瞧陳敬是個雛兒。都想瞅空兒撈他一下子。接着又是各處木行商夥。不斷的來說貿易情形。直將陳敬吵得發昏。一連十餘日。酬應不暇。連紅英都無暇溫存。只好抽空兒打個照面。紅英悶來。只與花娘子等。談笑一回。或教小二些拳棒入門的功夫。花娘子一張嘴。好不甜密。不幾日紅英已覺他是個趣人兒了。只是五夜夢迴的當兒。未免思量起自己終身。便留神陳敬家中光景。只見他豪侈闊綽。聲氣廣通。真有少年遊俠的風致。不覺暗暗心喜。轉間已過了個把月。陳敬方纔稍停下來。一日紅英早飯後。悶悶的坐了一回。一眼望見壁上掛的那雁翎刀。多日未動。靶穗兒上塵淹土漬。不由取下。摩拭一回。微微一歎。（隱然有髀肉復生之感。是何女子。必能作賊。）

恰好陳敬走來。見左右無人。便走近並坐了。一手攬定他肩兒。一手按了那刀靶。笑道。紅妹又無端弄這東西作甚。依我看來。人生及時行樂。也便罷了。你看我這裏。那些缺少。我們兩人享用起来。趁了這如花美眷。消磨那似水流年。那些不好。還爭名奪利的怎的。由他們鑼鼓響得振天。我只給他個猴兒不跳。難道你真還想往茹家去麼。說罷一笑。猥瑣猥瑣着臉。端要去吻紅英。只見紅英猛的香肩一晃。陳敬大叫栽倒。正是。

雌伏端宜頭搶地 雄飛惟望翼垂天

要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陳二官荒園續佳會 茹南池跌坐證初工

且說陳敬。本是一腔情思。去湊紅英。說幾句閑扯淡。打個趣兒。便如俗語說得。管丈母娘叫大嫂。沒說強說。那知紅英。真個氣將起來。當時一晃肩。陳敬冷不防。屁股一歪。跌落牀下。便稱勢撒起賴來。一面笑着廝喚。一面作鬼臉。央紅英扶他。紅英見那樣兒。不由撲赤一笑。恨道。我我真眼犄角裏。也不待見你。我不往茹家去。是作甚麼來哩。陳敬得意搖頭道。噫。我可知你作甚麼來哩。紅英臉兒一紅。睡道。享。沒的嚼舌根。仔細我捶你一頓。說着一伸玉臂。陳敬便如猴兒爬竿一般。跳起笑道。我怕你胸中作悶罷了。這長天大日。儘管悶坐。也不是頑法。我們且向城外江岸。盤回馬何如。紅英欠伸道。也好。陳敬大悅。便跑去命人預備鞍馬。這裏紅英重新結束。小二也要跟去。花娘子笑着。捻了他一把。小二嚷道。你儘管頑皮。弄得人痒憎憎。

的。花娘子笑道。便是這些日。脫換衣服。積了一大堆。你幫我漿洗些何如。紅英隨口道。也是呢。你替替花嫂兒手脚。豈不好麼。花娘子用手指搭着鼻梁。搖着頭向小二道。你看怎樣。小二沒奈何。撇了嘴。只狠狠瞅了花娘子一眼。這當兒陳敬已喜匆匆跑來。扯起腔調叫道。有請姑娘上馬。花娘子素以老人自居。知陳敬沒脾氣。便一整面孔。噉應道。瞧。這一來鬧得大家闔堂大笑。紅英陳敬。已斷趁着走向院外。百忙中梁媽媽忽走了來。便道。怎的小二阿姐。不跟去頑頑。花娘子眼兒一瞟。儘力子暗扯了梁媽媽一把。紅英等早去得遠了。待了一霎。花娘子方笑道。媽胡噪的是甚麼。人家隨便散散心。還必得帶些丫頭小廝去。我知國安阿弟。也不會隨去。梁媽媽道。正是哩。花娘子向小二道。你看如何。你可心平氣和了。(隱隱躍躍。傳神阿堵。此方當得婉字。)按下這裏慢表。且說紅英陳敬。輕鞍軟轡。縱馬出城。且喜天氣晴爽。紅塵不起。一路行來。市囂漸遠。兩人馬頭相並。且行且語。只見江干一帶。許多的貧民雜居。結起團瓢似窩鋪。蘆壁土門。一般的望衡對宇。竟有三四條街。遠有二里餘。一羣羣老幼婦稚。纏纏縷縷。都聚在各門首。喧鬧作一片。其中也有操作生活的。還有些牛鬼蛇神模樣的婦女。一般價塗脂抹粉。分開八字念魚脚。坐在門首。丟眉扯眼。不住的暖攬顧客。那一種狼狽淋漓的情形。十分可憐。却是其中。還有數處房子。稍好些的。不斷的有人出出入入。都是些歪戴帽。立楞眼。廠披大衫。提了畫眉籠子的脚色。還聽得裏面。一陣陣大笑大叫。胡罵亂捲。夾着些呼么喝六之聲。順風吹來。大概是甚麼賭場兒。紅英不由皺眉道。這裏沒甚看頭。怎的這樣雜亂。陳敬道。便是哩。這都是逐年價來的客民。甚麼人都有。我聽得老年人說。從他們麩集在這裏。地面上甚是

不靖。官中雖照例想法安插。並嚴厲約束。只是那裏管得許多。娼賭自不必說。聞說他們裏面。還有甚麼會黨。暗地鬼鬼祟祟。也不知幹些甚麼事。正說到這裏。恰巧一個少年。生得兇兇實實。袒着一支胳膊。從一家門口。跳着罵將出來。道。甚麼臭淫婦。還裝腔作勢。老子不頑咧。隨後便有一個蓬頭散髻的中年婦人。拖了纏足布追出。一把扯定。陪笑道。大爺快莫要這樣。那妮子委實害了兩天病。方纔起牀。您這麼一來。不把人家坑壞了麼。那少年還掄起胳膊。槪頭槪腦。當不得那婦人作好作歹。拖轉進去。紅英眼快。却見那少赤膊上。青滲滲涅着一條小龍。有五寸長。不由詫異。便問陳敬。陳敬道。喲。這些人兇得緊哩。此名青龍黨。蔓衍甚廣。其中詳細。外人不得盡知。我只聞得當年茹南池老頭兒。曾折服過這裏面一個首領。因此近年來。還不大生甚麼是非。說着兩騎馬前後銜尾。盤旋了一回。只見碧蕪芳草。一望無盡。行人漸少。十分清曠。這當兒兩人不謀而合。笑語漸稠。垂鞭倘佯起來。少時渡過一座溪橋。境界越法幽祕。只見長松巨榭。接連不斷。還有一帶竹林。清陰蕭爽。却遠遠從萬綠低迷中。露出朱樓一角。兩人徐徐行來。却是一家荒園。封鎖在那裏。牆垣剝落。獸鏤鏽澀。是個久無人跡的光景。那牆缺處。還不及肩。兩人相視微笑。各下騎來。就缺處向內一張。只見亭榭參差。頗頗不惡。就是荒涼些罷了。陳敬一面就樹繫好馬。一面笑道。我們跳向裏面望望何如。紅英聽了。掠髻沉吟一回。少時眼波一轉。微笑道。呵。那裏面虛空空黑魘魘。我怪怕的。(斌娟之至)陳敬笑道。這真是太陽從西出。你幾時又會害怕咧。說罷。不容分說。也將紅英馬兒繫好。那消一簣。已上缺垣。騎馬式蹲住。道。我拉你一把兒。紅英笑道。我謝謝你罷。且老實閃開是正經。陳敬一笑跳入

紅英趁勢一扭纖腰。早花蝴蝶似的。飛落園內。此後情節。且請讀者打個悶葫蘆兒。作者歇歇禿筆。也是好的。直待好久。紅英先自越出。陳敬方跳上缺垣。呿牙一笑。却見一個老媽媽子。一拐一點。手內提着挑菜荆筐。遠遠走來。忽見陳敬從內跳上牆。登時大喊道。幹麼的呀。須說個分曉。別的不打緊。我許多家當都在裏面哩。這當兒陳敬已經跳下。那老媽媽子三脚兩步搶來。一把拖定。只是不放。陳敬倒好笑起來。問起他。方知是專看守園子的。姓賀。有個兒子。不成材。賀婆子便仗着守園度日。方纔是出去挑菜轉來。當時陳敬笑道。不論別的。你只看我這樣兒。可像偷兒麼。紅英攪說道。正是哩。賀婆子將老眼一睜。向紅英道。姑娘家。你知道甚麼。誰家三支手。腦門上貼帖來。總須同我進去驗驗。我纔放心。陳敬沒法。只得依他。這回賀婆子。却將出鑰匙。投開鎖。由園門而入。賀婆子東張西望。同陳敬各處走徧。見自己兩間草窩窩。鎖得好好的。只那邊幽賞軒內。舊本榻上。光溜溜少了一片塵土。(微筆)賀婆子纔心安。又覺有些不好意思。不由拍手打掌的乾笑。向陳敬沒口子道歉。陳敬方要發作幾句。忽然心有所觸。反笑道。你這老人家。孤另另住在此。原該事事小心。倒累你吃了一驚。說着從懷內掏出一錠碎銀。遞給他道。且將去壓壓體能。賀婆子有生以來。何曾見過這東西。登時反戰抖抖的。不知是驚是喜。只覺心頭亂跳。亂噪道。我的佛爺棹子。莫便折殺我。這個怎敢。只是那接的手兒。不由自己。早嚇得結結實實。惟恐那錠銀掉了渣兒。陳敬這當兒。便向外走。賀婆子千恩萬謝的送出。忽笑道。我真發昏了。那麼官人貴姓。想是城中住麼。陳敬道。我便是城內木行陳家。陳敬的便是。賀婆道。呵。怪不得這樣大氣哩。當日陳老爺在世。左近窮苦人。那個不沾恩惠。便

是我老婆子。也不斷的去到宅上。漿洗衣裳。官人那當兒還小。想不記得大家都叫老賀了。一路絮叨。陳敬也恍惚憶得。便趁勢道。我閑時說不定還來遊逛。你看得暇。也向我家中走走何妨。賀婆子喜道。敢是好哩。說着已到園門。那紅英已等得不耐煩。正在松樹下。用石子打松塔兒耍子。一下一個。落了好些。賀婆子讚道。這位姑娘。好巧手兒。說甚麼茹家娘兒們。紅英等也沒理會。當時各自上馬。直奔歸路。賀婆子望了良久。方纔神定。暗自心喜不題。且說陳敬紅英。這一遊十分得意。便無意再流連風景。及至到家。業已黃昏。花娘子忙掌上燈燭。服事一切。小二也端了臉水泡茗。置在那裏。紅英整整衣襟。先去揩面。順手脫下一件外衣。花娘子連忙接過摺疊。却見底襟上。皺了一片。忙留神衣背上。恰又有一片塵迹。都漬入絲紋中。比別處格外分明。不由嗤的一笑。(春色深藏)紅英忙一望。恰好小二走進花娘子身旁。花娘子便笑着遮掩道。只這半日。小二姐通不會舒齊。一張嘴。概得拴住驢。遲會子姑娘快講些景致兒。讓他快活快活耳朵眼罷。別的是莫打算咧。(筆鋒銳甚餘勢猶勁)小二聽了。輕拍了他一掌。大家亂過一回。用過晚膳。紅英自覺懶洋洋的。對鏡端相一回。用了一杯茗。一伸纖腰。大大打了個呵欠。方要和衣臥倒。打個盹睡。忽聽隔院梁方櫃聲概氣的叫道。偏作這沒腳蟹老婆子。慣會蝎蝎蜚蜚。鬧神鬧鬼。甚麼仙娘仙爺的。卻哄得你團團轉。便是偶然不舒齊。也不值得巴巴的讓國安向他找藥去。那裏作怪女人。理他作甚。又聽梁媽媽也說了幾句甚麼。百忙中還夾着陳敬笑語的聲音。紅英方在尋思。便見花娘子笑嘻嘻走進。道。針鼻大的事。也值得拌嘴。越老越成了孩子腔了。方要說下。恰巧陳敬跨進。花娘一泛眼。隨手拿起茶壺道。這茶須換泡了。便搭趁着走出。陳

敬這裏。便接說道。都是些沒要緊。便是梁媽媽昨天有點不舒齊。他本來信神佛。便命國安到朱仙娘那裏。求了個藥方。他兩口因此吵起來。紅英道。那麼朱仙娘。是甚麼人。陳敬道。這個倒說不清爽。橫豎梁媽媽誇得神仙一般。走動得好不親熱。你閑時問他。便知分曉。說罷望望屋內無人。不由低笑道。這會子你還覺疲倦麼。這當兒紅英已惺忪倦眼。亭亭跼起。就案上剪去燭花一兩梢語道。你總是破嘴淡舌。少說句罷。於是兩人相對坐下來。恰好花娘子泡了茶來。兩人用了幾杯。紅英困魔早退。便談了回江邊風景。紅英忽想起賀婆提那茹家娘兒們。登時勾起心頭正事。便歎道。我到這裏。泛泛眼已經多日。你這會子。也消停下來。究竟我投拜茹家學藝的事兒。也該料理了。儘管住在你這裏。不稂不莠。算甚麼呢。陳敬道。不要忙。這事都在我肚內。左右是閑談。我且將茹家大概。演說出來。管保比聽段評書。還有趣哩。紅英大悅。登時滿面堆下笑容。只見陳敬。不慌不忙。說出一席話。原來黃岡縣茹家拳棒。在當時天下聞名。茹南池雖得重名。卻是他學藝之初。不知受多少艱險痛苦。真是橫了心。不顧生死。熬出的骨架兒。他少年時節。便酷好武功。不消說聲氣相應。便有左近縣花拳繡腿的少年。都來納交。大家聚在一處。較量起。南池居然坐了第一把交椅。那知南池識見不凡。知這些人不足取法。聞得潯陽白玉峯。頗負盛名。便裹糧徒步。授在門下。一見玉峯。果然魁梧奇偉。門下徒衆。頗頗不少。但是教授起來。十分鬆懈。沾些江湖派。南池心下悶悶不已。一日正在院內低頭閑踱。卻值玉峯妻子曾氏。偶然走來。南池趕忙斂容立定。曾氏見南池氣概不凡。便問些學藝之事。無意中笑道。你這姿質兒。若到我父親門下。怕不成就麼。說罷即便走去。南池卻記在心裏。及至向同學們探聽起。

不由又驚又喜。原來玉峯岳父。名叫天祐。江西南昌人氏。一身武功。真是天下無雙。這玉峯所能。那裏及他十分之一。當時南池更不遲疑。便託故辭掉玉峯。直赴南昌。恰好天祐晚年倦遊。也思量教幾個弟子。傳他絕藝。那當兒已有個高足弟子。姓劉名延。學成出去。既負高藝。狠作些事業。當時南池投拜之下。見這曾天祐短小精悍。一部花白短鬚。雙眸開闔如電。談起話來。聲若洪鐘。只就這精神上說。已與白玉峯大不相同。不由傾心拜到。天祐扶起。端相一番。十分歡喜。知他從玉峯處來。大笑道。玉峯功夫。所欠的是不到家。便是吃了脆弱的虧。你若能返其所爲。破着身兒受苦。老夫方有教授之法。不然是不成功的。南池聽了。登時雄心勃起。朗然答道。弟子一如師命。但使一息尚存。必不退萎。說到喜感處。竟至泣下。天祐喜道。好好。如此方是。當時各散安歇。次日南池絕早起來。便執洒掃之役。天祐家中。本有處藝場。十分寬大。其中諸般武器。件件都有。南池見了。甚爲合意。轉眼過了個把月。卻不見天祐談論武功。南池好不着急。一日午後。南池正在藝場。徐步徘徊。昂首四顧。忽見一縷白雲。頃刻間變幻了許多形態。不由想到人生遭際無常。也是如此。便如我開關從師。滿望藝就。不想又耽延到這裏。正在慨然。偶一回頭。却見天祐露着禿頂。只着件短衫。長襪兒直到膝蓋。拖着雙螞蟻嘴鞋。手內提了支三尺餘長的旱煙筒。一面就地磕那煙爐。一面笑吟吟望着他。（饜鑠如畫。）南池趕忙悚然立定。天祐道。這些日總不得暇。今天且喜無事。你且將所能工夫。演個大略。我便曉施教之法了。說罷跼向一旁。南池這當兒。好不忸怩。沒奈何儘所能演了一回。兔起鶻落。果然矯捷。天祐却兩目灼灼。只盯住他脚跟。並躡聳高下。少時南池演罷。卓然立定。天祐笑這。你這手段。

若在尋常武功中。也儘去得。若想出人頭地。還須另費一番功夫。南池聽了。不覺頹然拜倒。天祐道。不消如此。且隨我來。於是師弟兩人。同走到一所靜室。室門有一小橫額。上寫養虛籒三字。其中清潔曠朗。只靠後壁。有一白木長榻。臨牕棊几上。供瓶花一枝。就地下設兩個蒲團。其餘絕無他物。原來是天祐習靜之所。那一種靜寂光景。便如高僧禪房一般。南池見了。暗暗納罕。當時天祐便命南池就下首蒲團坐了。自己也坐在上首。便垂眉定息。足有一個時辰。南池是初嘗這種滋味。剛坐下來。只覺一陣陣面燥耳熱。心頭如萬馬奔馳。越要收攝神思。越覺紛擾。只覺得耳際蟬鳴。少時竟越響越大。嗶嗶的如撞鐘伐鼓。震的一顆心。差不多要躍上咽喉。這當兒萬種思潮。也便聚湧上來。無頭無緒。接連不斷。只弄得燥汗如雨。不由長舒一口氣。暗想道。若只這樣頑下去。敢怕要交代咧。微一睜眼。卻見天祐坐得石佛一般。精神調暢。十分舒適。暗道。却又怪咧。怎人家便能這樣。一定其中還有微妙境界。我只給他個耐性坐去。譬如這裏面沒有我。看是如何。(已得妙解)那知這麼一來。恰成了彎刀正遇瓢切菜。非常合式。漸漸覺氣勻慮靜。遍體清涼。末後竟栩栩然異常快活。靜極之中。忽聞院內一陣噲啞鞦韆南池大驚。正是。

箇中消息蒲團得 悟後功能鑪火青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五回

刺梁燕氣懾羣兇 賞中秋恨思往事

且說南池忽聞怪響。仔細一聽。卻是雀噪。方纔兀然悟來。這時天祐。也微笑而起。南池叩問。所以天祐道。天下事惟靜能制動。武功工夫。更須由此入手。此節是跌坐靜功。爲鍛鍊罡氣的基礎。由此習之純熟。然後能運用罡氣。呼吸之間。惟意所適。週身三百六十度。無所不到。以氣御體。所以能捷比猿猴。搏及鷹準。此等內功基就。然後方及緊刺諸術。並筋骨勁越之功。習練既久。豈但遇無堅敵。更能飛行絕迹。昔人劍俠諸傳。原不是誰人虛語哩。南池聽了這番議論。真如久處陰霾。忽的晴光豁然。不由喜得抓耳撓腮。納頭便拜。天祐道。從今日起。日間練筋力。習超躍。夜課便是靜坐運氣之術。說罷。喚小僮取來一雙鞋子。並一個水筒粗細的布袋。礮的聲墩在那裏。南池莫名其妙。只好呆望。天祐笑道。今且先練些手足功夫。說罷將南池喚到跟前。取過鞋子。指給他看道。此名飛雲履。是助快脚步的。鞋前後都是精鐵爲底。其重量逐日加增。習之既久。便如穿尋常鞋子。一旦脫去。登時走及奔馬。南池唯唯受教。天祐順手又解開布袋。南池偷眼望去。越發不解。原來袋裏面是滿貯鐵沙。天祐道。這袋兒爲磨練手掌之用。昔人說伸指可洞石壁。駢掌可斬牛項。便是此等工夫。你只按時探戳這砂。久而久之。能使指掌如鐵。銳不可當。此後還有一層練掌功夫。待你皮膚堅老後。再教於你。南池一一謹記。習將起來。天祐指示一回。便信步蜚向花園。徜徉去了。這裏南池依然習練。只是那鐵鞋子。不過笨重罷了。便如加了付腳鐐。還可支撐。惟有探戳沙袋。將手上皮肉。磨刮得痛疼非常。不消半晌。已爪甲俱秃。絲絲見血。南池氣兒英銳。一切不管。只是探去。數日之後。掌指粗堅。便如裹了牛皮。便是臂力也都增進許多。及至夜課當兒。天祐必研問日間所習。然後次第傳他運用罡氣之功。南池

心領神會。工夫日進。一日天祐道。這探砂之功。業已不錯。待我與你再進一層。說着笑吟吟走去。少時從容走來。手內握着一件東西。只紅熒熒露着個頭兒。南池暗想。莫非是個紫晶煙壺兒麼。但是他老人家。從來不會鬧這個排場。及至天祐一開手。險不曾將南池驚倒。原來是一段木炭。燒得透紅。天祐卻把來作個暖手。你道奇也不奇。南池見了。不由悚然失色。天祐道。不要氣餒。你既有探砂之功。這一節必然無碍。說罷教與他搏弄之法。由漸而入。初時兩手掉換。不消囑咐。自然疾於擲梭。因為稍一遲慢。那手兒便當不得。如此弄去。直至不須換手。一手搏弄。功夫到家。便握在掌中行若無事。那皮膚自然堅實。卻是那種痛苦。也就可想而知了。真好南池。絕無畏縮。只咬定牙關作去。不消數月。已然成功。天祐歎道。這人材質天授。應得大名。可喜可敬。從此越法盡心教授。一日師弟閒步藝場。又談到運氣之法。那時瞳瞳赤日。十分晴朗。天祐道。你週身運用工夫。儘有可觀。但不知凝聚火候怎樣。且就這日影中。試驗一番如何。南池聽了。不覺技癢。真個卓然立定。低頭調息。須臾一股氣。線也似的。從右鼻孔吹出。直及臍下。却是有點晃搖不定。少時徐徐收入。天祐道。也還罷了。只是還欠三分火候。說罷自己立定。只微微一凝神。登時一股氣。也從右鼻孔吹出。却是直及膝蓋。凝然不動。頃刻間伸縮數次。便如靈蛇吐信一般。直將南池驚得目定口呆。天祐道。此名金剛杵。在內功中是絕頂火候。習之純熟。可以蹈刃入火。久而久之。還能輕身如羽。高躍橫躍。可及十丈遠近。然後能捷搏隼鶴。猛擒虎豹。飛行之速。頃刻百里。這方爲功力圓滿哩。南池聽了。只喜得心花大放。從此專心一志。轉眼三個年頭。武功大就。天祐欣喜。自不消說。一日在養靈籬內。將南池喚到跟前。慨

然道。你學業已成。便當出而問世。老夫所能。也不過如此。卻是有句話。切須謹記。便指門上橫額道。這養靈兩字。卻要牢記心頭。靈以立身。便是退藏於密。靈以接物。能免太剛則折。果能如此。方是我教誨之意。此後遭際。在你自爲罷了。明日你便回家去罷。南池聽了。頓首受教。只是霎時間熱刺刺便要離別。想到天祐諄諄教誨之恩。登時從性天中。落下兩點英雄淚來。自來英雄。斷無寡情者。天祐也十分淒然。躊躇一回。便道。你如不耐家居。我與你作封書札。你更投向我弟子劉延那裏。他那裏既不寂寞。有甚麼機會。你也可以發展所能。豈不甚好。南池應諾。當夜師弟談至夜深。天祐寫好書札。珍重付與南池。次日南池束好行裝。叩謝了天祐。淒然而別。一路沉思。且先到家。再作區處。不多日安抵故里。妻子徐氏。接見了。夫婦欣喜。自不必說。這徐氏名蕙仙。也是一身武功。母家碭山。世習武科。還是徐偃王的苗裔。與南池結褵以後。越法武功精通。膝下只有一個孩兒。取名植生。已有十餘歲光景。便跟母親學些淺近拳棒。十分伶俐。當時一家兒細談起來。南池說到自己所能。徐氏母子。登時都眉歡眼笑。恨不得頃刻便學會。只魔着南池。問長問短。南池笑道。這會子且不要忙。俗語云留得青山在。不愁沒柴燒。我既都學會。自然抽空兒教於你們。卻是遲數日我還有事出門哩。因將天祐致書劉延之事。說了一遍。徐氏等聽了。也自欣喜。果然不多日。南池結束行李。長行去了。那知事不湊巧。到得那裏。正值劉延因朋友有些重要事體。約他遠行。一去幾年。都不能定。南池到的當兒。劉延正匆匆歸束一切事務。並料理遠行裝具。忙得一團糟。當時兩人廝見了。既是同門。分外親熱。優禮款待。自不必說。及至談到武藝。越法互相愛敬。相見恨晚。便邀南池到內室。命妻女出來廝

見。原來劉延膝下卻有一個女兒。年方十一齡。生得甚是乖覺。取名嬰如。不消說虎父虎女。講到武藝一事。自然綽有家風。但是這女兒性子英敏之中。卻慈厚不過。安安詳詳。好觀經史中貞義節烈等事。因此他舉止行動。格外大方。當時南池見了。讚異不置。大家叙過一回。劉延道。抱歉得恨。偏偏我兩人踪跡相左。有負老師書札之意。那麼茹老弟。如不相棄。何妨隨我同行呢。南池聽了。沉吟良久。究竟覺初交不便。便道。此後我們書札相通。再作後議罷。小弟便當歸去。說罷執手告辭。劉延那裏肯放。硬拖住。留了兩日。廣招賓客。大排筵宴。痛飲極歡。然後兩下分手。南池悶悶的自尋歸路。原想到家再作道理。不想半路上。卻遇着個總角交的好友。此人姓江名良楫。家資豪富。經商爲業。武昌漢口等處。都有他的店面。當時故交忽逢。各各歡喜。旅次銜杯。便談將起來。知南池投友相左。良楫便笑道。依我看你便幫助我作些商業。也還不錯。況且江湖不靖。運貨往來。動不動便出岔子。有你這面亮招牌。掛將出去。問問這羣鷄零狗碎的人。那個是吃了大蟲心肝豹子胆。誰敢向我江大爺滋滋毛兒。說罷瘦勃兒一挺。胡椒眼睛一瞪。就仿佛南池這身武藝。是他的一般。南池見了。不由好笑。尋思一回。左右是沒有定向。當即應諾。作了書信寄家。便同江良楫。且赴武昌商店。這麼一來。直將良楫喜得要命的。原來他商業既多。逐年價賒欠出的賬目。那裏都是正經戶。索討起來。打架嘔氣。甚而至於鬧起官司。因這省會地面。要臆膊報字號的匪人甚多。便如雨後的菌茹。爭着向上露頭兒。若該到老實商店裏的賬。那算是寫到水瓢上咧。因此一年到晚。將江良楫嘔得七佛出世。其中還有一個潑皮遠賬戶。這人姓張。狡黠異常。卻住在湘潭縣地面。家中儘有田園金費。他却慳吝得沒入腳處。因此大

家上他個徽號。叫糖粘琉璃球。言其又黏又滑。只他該店中之賤。足有兩千餘金。齊頭四五年光景。通沒個亨哈。這當兒良楫忽得南池。如何不喜。當時到商店。一連飲饌了十餘日。果然盛名之人。到處傾動。不多幾日。已聲聞遠近。這羣匪人們。還不知南池手段。正大家商量着。要試他。恰好良楫與南池也密計停當。忽的請吃酒的帖兒飛來。是某日潔樽。請台駕辱臨敵號。衆匪見了。登時七嘴八舌。胡噪一陣。有的便主持不去。有的便叫道。若縮頭不去。太不夠瞧咧。再者我們這桿大旗。以後便概了桿兒咧。茹南池也不過是骨肉氣血。拚湊的人兒。(奇語)難道是抽龍筋。剝虎皮。三頭六臂的哪吒三太子麼。那個再說不去。裝膿包。我便撲他婆子困覺去。(這是無賴口吻。)衆人一看。卻是花刀呂四。這人在衆匪中。卻是錚錚響的脚色。當時大家真個提起氣來。又計議一番。紛紛各散。到了請酒那日。良楫早端正停當。便在廣廳上。排列筵席。真個是肉山酒海。十分豐盛。南池且躲開不出。由良楫先自接待。少時衆匪次第都到。一個個札括得五顏六色。吹氣冒泡。惟有呂四更加別緻。廠披了短衫。腰束皮帶。漆黑的胸脯。卻穿了大紅兜肚。上面還繡着繭月下佳期。良楫周旋一番。長揖敘座。呂四擠着眼兒道。江老板。莫要弄這個陣仗。吃酒自是吃酒。你如有甚麼寓朋貴客。承你瞧得起我們。快些請出來罷。難道是二天的新媳婦。怕人瞧了樣兒去。說罷哈哈大笑。礮的一拳。打在桌上。震的碟兒碗兒筷兒杯兒。一齊亂響。衆匪一起勁。登時狼嚎鬼叫一陣闖。險不會將廳瓦掀去。就這聲裏。却見一人慢步而入。跼立當筵。微微含笑。良楫忙指引道。這位便是敵友茹南池兒。衆人一怔。少時只聞得東也撲哧一聲。西也格格一響。只是發笑。原來南池斯文不衫不履。乍望去便如酸秀才一般。這羣

脚色。那裏看得入眼。呂四這當兒。竟高據中席。抬起一條腿。置在椅圈兒上。只將眼向南池一瞟。然後慢慢欠起半個屁股。謙了句請坐。即便別轉頭。向衆匪道。我們今天可要長見識了。少時一定要請教這位茹兄的武藝的。說罷由鼻孔裏哼了一聲。衆匪也便冷譏熱諷。南池那裏在意。且會湊個趣兒。當時便端相準呂四這廝。趁良楫一讓座。忙順勢與呂四對面坐定。大家也各就坐。登時酒菜齊上。飲過三巡。南池只老實實飲酒啖菜。好似個飯桶。呂四肚內。越法得意。便要賣弄他那半瓶醋。恰好席間上了盤整塊焜肉。大家箸兒下去。都碰轉來。呂四趁勢道。我有道理。便從皮帶內。飀的聲掣出把風快的匕首。向盤中一陣剝。隨手戮起一塊。忽的兩眼一翻。向南池道。沒別的。在下要借花獻佛。足下是遠客。理當先嘗這塊。說罷。一挺手腕。竟送向南池口邊。那知這等把戲。南池通不理論的。恰好聽得廳梁上燕語呢喃。便就勢各登一咬。呂四剛要攢勁猛戳。那七首尖兒。已脆生生咬落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見南池面孔略一揚。一口唾。吐向樑間。合當那燕子晦氣。一個折刀尖。正穿入頷下。登時跌落。衆人不由大驚。頃刻間鴉雀無聲。許多眼睛。注向南池。再看那呂四。業已羞得紅蟲一般。卻還不肯便塌那架子。虧他竟老這臉子。瞎讚一陣。卻是那氣餒立時挫了半截。良楫抽空。又酬酢一回。這酒已至半酣光景。俗語說得好。光棍不吃眼前虧。呂四這廝。好不狡猾。那肯還裝呆鳥。正思量推故逃席。忽見南池呷了口酒。笑道。這酒好冷。待我來替值席的代代勞。說罷霍的起去。竟由廊下端起一座大鐵鑪。這鑪高有三尺。重可八九百斤。原是店中焚化字紙的物件。南池笑吟吟端入。置在席前道。快取些燒炭來燙酒。便有服役人。應聲出去。這當兒呂四等已嚇呆在座。恍惚之間。早見服役人。熱烘

烘用鐵篩取到許多赤炭。亂糟糟向鑪便傾。刷一聲掉在地下四五段。南池笑罵道。真正蠢材。這樣珊瑚枝似好炭。豈可站污塵土。還是我來罷。說罷。用手一段段拾起。逐段摩娑的乾乾淨淨。然後從容插列鑪內。向呂四笑道。呂老哥你看溫熱酒。須這等佈置罷。呂四聽了。登時一個寒噤。那執杯手兒。接着顫作一團。南池大笑道。如何。這冷酒毛病發作了。還須火旺些。暖暖衆位纔是。說罷伸開五指。便如鋼叉一般。就鑪中一陣攪。那火簇騰騰燒起。好不有趣。這當兒呂四如坐針氈。那裏還敢出大氣兒。良楫知時機已至。便挨席親斟了一巡酒。笑道。敝友茹兄。是新到敝號。所以請衆位認識認識。將來代小弟或辦些事。諸位關照一二。便感荷不盡了。衆匪聽了。惟有唯唯諾諾。那心很快的。早想到自己還賬的那一天。就要來也。當時飲罷酒。逡巡各散。果然不幾日。南池出去索賬。到得門不消言語。只將欠單一遞。登時如數交出。還沒口子的抱愧道歉。倒將跟去管賬先生。恭維的成大家祖宗了。木消半月。都已清結。良楫一核算。竟得數千金。只喜得打跌。便提出千金。作爲謝儀。這風聲不多時早已傳遍。那湘潭張姓。便也聞得。還僥倖找不到自己。且聽消息再處。轉瞬已是一年有餘。南池威名。越法遠播。往來助運貨物。甚是忙碌。良楫異常得利。便陸續又在相宜之處。添了兩爿店面。瞞過南池。累次的向他家寄些銀兩。因事體太煩。竟將張姓那筆賬。忘在腦後。一日節至中秋。商店中照例盛筵賞月。黃昏時節業已滿城絲竹。歡呼痛飲。少時一輪皓月。飛上東溟。照得街衢上水也相似。南池隨步走出。轉過兩條街坊。只見一處攢三聚五。攜朋呼友。轟飲如雷。好不熱鬧。還有在臨街高樓上。特設家筵。一家兒團圓笑語。這種景况。客子見了。最易生感。當時南池踽踽然走了一回。覺得沒甚意

思。便悶悶轉回。恰好遇着個店中夥計。慌張跑來。一見南池。忽笑道。原來茹爺卻在這裏。我們東家尋您不着。急得甚麼似的。這當兒敢好有四五個人。分頭尋去了。南池笑道。左不過吃酒罷了。說着同店夥走回。早見良楫笑着跳出。拖定便走。直來至一座幽軒內。業已蘭羞蜜醴。擺列停當。當時兩人就坐。吃了一回。南池雖是笑語。有時節卻停杯發怔。兩人本是老友。不拘形迹。良楫便笑道。這中秋令節。不但客子思家。便是老嫂這當兒。怕不對月懷人麼。說罷鼓掌大笑。南池搖頭道。不是這等說。我因見人生聚散。便如月之盈虧。想我那年在南昌曾師那裏。恍如一夢。不想因緣展轉。而今在這裏又度中秋。古人說得好來。人生幾見月當頭。對景興懷。不覺有些感慨罷了。說罷一望良楫。只見他頓時眉頭一皺，仿佛勾起甚麼心事。拍的聲將酒杯擲在案上。南池驚得直立起來。正是。

酒逢知己傾來少 話到當年觸不平

要知所驚爲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走深山誅蟒奮神威 鐫石壁題名誌大德

且說南池。忽見良楫那種嘴臉。便笑道。哦。我知道了。俗語云。客久主生厭。是也不是。明日我便轉去何如。良楫聽了。一面笑。一面斟起一巨杯。飛向南池道。罰你罰你。快些乾了。我細細說與你聽。南池真個一起灌下。舉杯一照。良楫叫聲好。便一五一十。道其所以。原來五年前。中秋這日。良楫吃了場大虧。便是那湘潭張姓。因良楫累次討賬。激羞成怒。暗地裏唆使花刀

呂四這班人。在他店中。借買物挑選爲名。一言不合。登時打得落花流水。商夥們都嚇得東藏西跌。頭破血出。事後檢點。失落許多貨物。不消說被他們撈得去了。良楫憤得要死。想去報官。一來尋常鬥毆。二來又恐結怨。沒奈何將這股氣。咽在肚裏。後來探知是張姓作祟。越法無如何。一直到今日。隔在心裏。卻因南池提起中秋。不由想將起來。當時良楫一面說。一面摩肚。頭上筋條條漲起。南池笑道。有這事。爲甚不早說。我若早知。只怕這當兒料理清楚了。良楫聽了。略一沉吟。便搖頭道。難難。南池不悅道。莫非我的手段。還不夠用麼。良楫嚙嚙道。不是這等說。南池趕忙追問。他又沉吟不語。南池不由焦燥。越法跟問。良楫道。一來道遠。勞兄跋涉。二來張姓這廝。委實狡黠非常。兄到那裏。究竟人地生疎。強龍不壓地頭蛇。這話。兄還不懂麼。南池撫掌道。快不勞你來激將。我生平作事全是興之所至。若興會不到。便是雷霆之威。萬金之富。也休想使動我。(俠士本色)今我偏偏興不可遏。明日便尋這廝。理論個分曉何如。良楫大悅。當夜盡歡快飲而散。次日南池攜了張姓欠單。束裝起行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那湘潭張姓。自聞得良楫那裏。無端的出了個甚麼茹南池。許多強賴債戶。都被人家折服。自然狗拉屎狗知道。便想到下官身上。畢竟是耳聞。也還不甚在意。一日正在家閒坐。忽見僕人傳進一張名刺。正是茹南池。不由頓然一驚。略一沉吟。便命快請。自己早滿面春風。笑着接出。老遠的便撫掌讓道。幸會幸會。怎的茹老兄這當兒纔來。端的想煞人哩。說着搶去。握住南池的手。連說帶笑。直讓入一所精緻書室內。南池一看。居然文史羅列。書畫滿壁。短琴長劍。位置井然。居然有些雅氣。比良楫那裏市井氣象。迥乎不同。不由暗暗納罕。當時賓主分坐。南池仔細一望。只見

那張姓。瘦削削身軀。面目白皙。三角眼精神流露。十分和氣。談起話來。真是頭頭有道。很夠外面朋友。兩下寒溫過。又說了番客套。南池道。不怕足下見怪。便是敝東江良楫。特使小弟奉候。還有點未清賬目。懇請賜還。說罷取出欠單。遞將過去。張姓笑道。便是哩。這筆款。早就當還。只是兄弟窮忙得緊。良楫兄那裏。或遣人來要。往往值弟出門。家中人通沒個料理。直有四五年光景。却是抱歉得緊。好在良楫兄與兄弟。如同一個人兒。都有優待。若使別個。誰肯壓了血本兒。願朋友呢。今你老兄到來。是再好沒有。我們盤桓幾天。便將這項帶去就是。說罷哈哈大笑。一迭聲喊僕人泡茶備酒。周旋到十二分。南池見他這光景。竟是個慷慨脚色。不由想到他唆使呂四胡鬧。或者傳聞之訛。推在他身上。也未可知。因此心下釋然好些。少時晚膳齊備。儘也成個禮數。賓主入坐。且飲且談。偶說到武功。張姓也頗有些書本上的議論。兩下倒十分款洽起來。這夜南池便宿在書室。正朦朧當兒。偶聽得張姓在院中。與一個僕人竊竊低語。相距稍遠。聞不甚真。但聽得張姓連說道。不妨不妨。紅柳溝有岔道兒的。南池睡興方濃。也不在意。次日起來。便要告辭。張姓笑道。茹兄直如此見外。且住住何妨。南池道。事體忙忙的。改日再會罷。但是尊欠。(句)張姓接說道。不消慮得。都已停當。却是還須勞步。辛苦一趟。說着湊近南池。低語道。我們都自己。不怕見笑。小弟這裏是個強撐局面。走外面的朋友。全仗紙糊不破。把勢打的圓。便如茹兄搖旗吶喊的。來到這裏。總算是討賬。若從此間起得鏢去。小弟這假面目揭破。許多不便。還求體諒一二。說罷連連拱手。南池道。那麼怎樣呢。張姓道。故此我想了一個兩便之策。距此三十餘里。我有片糧莊。每年收入。足有三千餘金。一向託我族伯張翁管理

便是左近佃戶。都借貸去用。因此每年所收子金。也着實不少。都是他一手經營。茹兄便到那裏。去取此款。神不知。鬼不覺。輕輕全掉我面孔。豈不好麼。說罷從懷內掏出他給張翁的書札。寫得十分切實。大略道。見字交款。並押尾都有圖章。交南池看過。南池是直爽性子。聽他一席話。在情在理。當即應允。那知這一去。險些性命丟掉。可見人心巨測。處事不可大意的。當時張姓見南池允下。暗暗歡喜。便喊道。張安這裏來。便有一健僕。應聲而入。原來伺候多時了。張姓分咐道。茹爺赴糧莊取款。不曉得道徑。你便導引。並可伺候一切。不得有誤。將到的當兒。你便先趕去。知會你張太爺。也省得尊客到門。手忙腳亂。張安道。小人理會得。那麼茹爺的行裝呢。張姓道。左右茹爺事畢。便回貴府。你便備頭驢子載好。一同帶去就是。說罷又握了南池手。殷勤一番。這當兒張安都整備停當。南池便欣然告別。隨張安而去。張姓趕回。暗自得意不題。且說南池。行了一程。道路兒漸漸荒僻。細石滿地。窄徑平削。仔細一望。前面橫截一座山口。便問張安道。這是那裏。張安道。此名來鳳山。小人主人的糧莊。便在裏面。進山口。約有二十來里地。也敢好到了。說罷依然前進。入山後。又行了一程。越法荒涼不堪。豐草長林。綿綿不斷。一處處禽啼獸迹。山風蕭颯。好不可怖。南池暗詫道。這樣所在。虧他孤另另在此設糧莊。難道不怕虎狼強盜麼。正在沉吟。忽見前路。一帶長溝。夾溝都是檉柳。遮天蔽日。直接着一座峯頭。高高下下。張安這當兒。忽有些毛手毛脚。兩眼烏鷄一般。四外亂望。少時行到溝前。却有一條小路。十分荒穢。張安到此。忽的頓然站住。向南池道。轉過這峯頭。四五里路。便到糧莊。小人須從這小路。先去知會。說罷三脚兩步。驅了驢。飛也似轉向小路。撥草穿林。

。登時不見。南池忽想起昨夜所聞的話。略一沉吟。也不在意。便依然緣溝蹙去。竟過峯頭。不想這境界越法奇僻。深林幽暗。荒草沒膝。沒奈何尋徑前進。剛走了里餘。忽的刷刺刺一陣怪風吹起。塵沙漲天。一股腥穢之氣。順風撲到。四面草木。檝檝有聲。距南池一箭之遠。那片荒草。登時高起凹下。前推後擁。便如麥浪翻捲一般。林鳥驚飛。儘力子亂叫。(體物甚工。精彩百倍。)南池方纔一怔。忽覺眼光一耀。登時有一股異光。對面射來。接着一股非常濃的臭氣噴到。仔細一望。却是一條怪蟒。渾身青黑色。鱗積如鐵。長有十餘丈。張開血盆似的口。磨牙奔來。南池叫聲不好。忙躍登一株高樹。隨手攀折了一根巨枝。尙未棲穩。那蟒已躡到。略一揚頭。那毒舌竟舐到南池脚跟。許多饞涎。鬧得黏黏連連。南池大怒。就勢用巨枝搗向蟒額。那蟒負痛一躍。半段身昂起。黑塔一般。已有四五丈高。怒目如電。直取南池。南池那敢怠慢。忙運氣躍起。聽的聲高可十丈。那知那蟒也委實有些氣候。一張嘴。毒氣湧出。灰漫漫臭霧一般。頃刻長風怒號。他也飛向南池。還虧得起不甚高。離南池丈把遠。兩下便在空中廝鬥起來。好南池往來騰蹕。捷疾如風。或高或下。一面躲他毒吻。一面窺他要害。惹得那蟒性起。天矯如龍。力無所施。少時怒甚。忽的一掉尾。却盤繞住一株古樹。一挫身向下便捲。南池趁勢。覷準他一張大口。儘平生神力。將手中巨枝。撒手戳送入去。登時送進喉嚨。那蟒痛極。便顧不得追吞南池。一聳長軀。蹣跚聲遠出一二里外。跌落地下。一陣盤擎翻滾。天崩地塌。合抱的老樹。都摧拆許多。少時氣盡。方僵挺死掉。這當兒南池也累得神疲力軟。坐歇少時。緩過氣來。忙趕去仔細一望。不由自己也蹣跚舌不下。後怕起來。望望日影。業已過午好久。還暗想道。幸虧張安去走小路。

不然這怪東西。他如何當得。徘徊一回。依然前進。少時已有四五里路。留神四望。但見荒地廢墟。那裏有甚麼莊院。却見道左數里外。隱隱有個山村。只得歇息一回。暫待張安。那知望得眼穿。張安的影兒。也不見到。這當兒南池却有些疑惑起來。便趕向道左山村。一問張姓糧莊。村人道。我們世居這裏。不聞得張某有甚糧莊。那麼客官。獨身兒真個從紅柳溝嶺頭來的麼。說罷。此家相視。那神情很透着詫異。南池道。正是哩。衆人聽了。越法驚聳。搖手道。不對不對。你這客官。怎無端湊空掉謊。那片所在。兇得多哩。有一條老年毒蟒。盤據肆虐。居民行旅。被害的不計其數。喧傳日久。難道客官不曉得麼。那個發昏咧。去在那裏設糧莊。今你又說從那裏獨自來的。真是鬼話連篇。豈有此理。一頓搶白。竟將南池鬧得摸頭不着。沉吟良久。不由恍然大悟。便頓足道。這一定是張姓這廝。設的圈套。氣憤中也將誅蟒之事忘掉。這當兒便有兩位衣冠父老走來。問說原委。便道。這定是張姓毒計。論理說足下趕回。向他問罪。只是足下此來。業已冒險。我們招集多人。送足下轉去何如。南池一聽。忽然想起。便笑道。多謝厚意。只是那條毒蟒。業已被我搗佈殺咧。這句話不打緊。衆人都笑道。噫。這位客官。倒會取笑。便是吃酒多了。也須醒醒罷。說罷都大笑。便連這兩位父老。也含笑。足下且說正經事兒。端的須人送回方好。南池焦燥道。沒來由。我打趣衆位作甚。便如此這般。述說一番。衆人雖是吃驚。却半信半疑。那兩位父老。見南池氣概不凡。便正色道。那麼足下貴姓大名。南池道。在下黃岡縣茹南池的便是。兩位父老驚喜道。原來是茹兄。怪道有這樣本領。衆人都素耳其名。登時一聲闐。村中集了許多人。便連兒童婦女。都圍攏來爭看。一個個眉歡眼笑。交頭接耳。便由那兩位父

老。招集了一羣精壯。帶了繩槓斫刀。吆吆喝喝。同南池直奔殺蟒之處。到得那裏一看。直將大家驚得顛顛倒倒。望着南池。竟疑惑是甚麼神道似的。當時大家動手。將死蟒斫作十餘段。擡將回來。且堆置在村廟。南池自有兩位父老接待款宿。這破天奇事一闋。左近數十村莊。首事人都到。南池急欲要走。他們那裏肯放。一連公讎了兩日。還暗地裏措辦停當。第三日早晨。南池一定要去。那兩位父老道。足下神勇。爲這一方除去大害。我們感德不盡。却須恭送一程。南池聽了。辭謝再三。他們只是不聽。頃刻之間。各村首事人。衣冠齊楚。由兩父老率領。便送南池出村。主客且行且語。直送過嶺頭。南池累次遜步。衆人依然行去。少時將到紅柳溝。那兩位父老忽笑道。茹兄且請回望。南池忙扭頭一看。只見嶺半有一段峭壁。磨得鏡面一般。上面深刻着壁窠大字。是茹公除蟒處。南池惶愧道。衆位快莫這樣小題大作。傳之遠近。豈非笑談麼。那兩位父老正色道。古人斬蛟殺虎。還有廟貌千秋的哩。我們略盡寸心。不過箋箋之誠罷了。衆人也便道。理應如此。足下若再謙遜。到顯得不誠實了。南池無奈。只得謝過大家。一定告辭。那兩位父老還叮嚀道。茹兄轉去。如那張姓還狡展不情。我們使弟兄共聲其罪。看他賴到那裏。南池道。這倒不消慮得。他便兇煞了。難道還勝過大蟒麼。衆人聽了。都笑將起來。當時大家轉去。將鱗皮剝下。肉便分享。暫且不表。且說那張姓。當日黃昏時分。見張安驅驢轉回。細問一番。甚是歡喜。暗道。饒你是鐵漢。這當兒恐怕早成了糞渣兒了。便將南池行李。隨手拋在一旁。過了兩日。安安穩穩。越法得意萬分。這日正在書室閒坐。方合着眼兒。晃着頭兒。一面用瘦指畫膝蓋。一面簸得腿簌簌亂動。嘴內嘖嘖了兩聲。拍膝道。造化造化。忽的一睜眼。只見簾角一宕。

便有張面孔。笑吟吟鑽入。却是南池。張姓登時腿一軟。竟癱坐在地。張口結舌。亂喚道。茹兄饒命。待我請高僧高道，懺度於你。說罷面色大變。就要昏去。南池唾道。你這斷沒的咒我作甚。須知姓茹的是捨命不捨財的。命倒不要緊。快些拿欠賬來是正經。說罷。一手提起他。推在座上。張姓戰抖良久神定。見南池好端端坐在對面。方曉得他竟不會死。不由從驚惶中。又透出詫異神氣。南池正色道。你這斷立意害我。本當殺掉。但我生平重仁尚義。你這等豬狗似的人。也不值得與你較量。閑話休題。快些交出銀來。我沒工夫陪你頑咧。張姓聽了。不由拜服在地。原來爲南池意氣所動。良心發現了。當時沒口子認罪自抓。南池氣兒略平。也便將遇鱗殺掉之事。說了一遍。張姓越法媿服不已。當日盛筵款待。自不必說。次日張姓絕早將銀兩並南池行李。收拾停當。特選了一匹健騾。一一裝載好。恭恭敬敬送出大門。南池方要登程。只見一個官中差役。手擎紅帖。飛步跑來。不由分說。一把拖住南池便走。張姓大驚。正是。

山中纔戮龍鱗鱗 門外忽驚狗腿差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薦豪客賢令修書 報師恩義士擁帚

且說南池正要登程。忽見個差役。匆匆跑來。拖住南池道。這位敢是茹爺。我們大老爺特請相會。說罷遞過名刺。只見上書廷魁兩字。張姓與公門中人。最是熟習。便搶上陪笑道。那麼貴差。可曉得爲些甚麼事體。差人撓頭道。我也不甚明白。但聽得某村地保。稟有甚麼殺鱗壯士。大老

爺知得了。纔命到此。請這茹爺。原來昨日各村人衆。送南池行後。便由那兩位父老。分斤播兩的。將蟒分掉。卻選了一塊上好脊皮。存在村廟中。打算製一面大鼓。留個古迹。也是一時疏忽。竟忘掉村中地保。你想在官人役。那個是吃渣兒的。蟒肉既嘗不着。便思量攘那脊皮。偏搭着村衆們概氣發作。都罵道。沒的扯淡。你當是賊贓盜累。由他任意詐取。這是人家茹客官。留的好體面紀念。你且縮縮龜爪兒。好多着哩。一頓搶白。登時將地保觸怒。便拿出看家木事。一五一十稟到官廳。未免還枝枝葉葉砌辭動聽。竟說這蟒。精怪非常。已成氣候。單是脊骨節中。便有許多大珠。至於兩支睛珠。更是夜光無價之寶。都被村衆藏取等語。一席話天花亂墜。比鏃的還圓。他的用意。是飾辭款動官兒的貪慾。不消說。追究起來。一拖累。這干村衆。便吃不了的苦。兜着走了。却是不期而然。已暗含着將個茹南池擡在雲彩眼裏。南池竟因此遨遊帝都。聲名大播。算將起來。竟虧了這地保歪斷纏。你說天下事。那裏刨根兒去。這當兒湘潭縣官。却是個滿洲世家子弟。名叫廷魁。爲官清正。精於騎射。並且意氣如雲。疏財好交。頗有游俠風致。當時接得稟辭。正值他賞花獨酌。吃得熏熏的懶於自閱。便命個機伶小僕。就花前誦來。他却按杯傾聽。一會兒點頭。一會兒微笑。一會兒罵地保道。你瞧這小子。幹麼去來。這當兒却來個馬後炮。一會兒又搖頭。荒唐荒唐。一會兒忽大笑起來。霍的雙眸一閃。踉跟跣起。隨手舉起一巨觥。一飲而盡。擲杯在案道。這倒痛快得狠。奇人。此段筆情空靈透徹。面面俱到。神致躍然。近日稗官家。少此筆仗。說罷。一迭聲命傳差役。將了自己帖兒。去請南池。倒將傳質村衆。丟在一旁。只是這當兒。業已天晚。所以那差人次早跑來。當時南池聽差人說罷。料沒甚緊

要。只得託張姓將騾兒牽入。且隨差人赴官。不一時已到縣門。大家都擁擠擠。光着眼望。那差人早飛也似報入。少時中門大開。便有個青衣家人迎出。垂手道。家爺在花廳相候。說罷側身。前導。轉過二堂。從一角門進去。早見廷官兒笑吟吟迎下階來。相讓而入。階下廝僕。都相顧驚異。南池剛要拜下去。廷官兒大笑扶住。道。茹壯士莫便拘禮。弟雖在風塵。尚非俗吏。請你赦過我罷。（英奕之至）說罷。兩人長揖就坐。南池道。茹某草野微賤。忽蒙寵召。還請台端諭示。廷魁拍手道。便是哩。一回頭命僕人取過地保稟辭。遞給南池道。壯士有這等偉舉。故欲一接談論。實不相瞞。弟終年困於簿書敲扑。直將個活跳跳的人。悶得郎郎當當。快請將快事細談。砭砭俗耳。也是好的。南池一面草草看過稟辭。一面笑道。這却未免言過其實。因將殺蟒事。說了一遍。廷官兒只聽得眉飛色舞。稱讚不絕。又詢知南池武功。越法傾倒。不由握手歡笑起來。南池便欲辭出。他那裏肯依。登時酒筵羅列。款待起來。他酒量本是絕頂。快友忽來。竟吃得主客熏然。一連留住了三五日。南池一定要去。廷官兒十分悵然。便道。茹兄這樣人物。只埋在草野間。也覺可惜。如有意北遊京都。却有一甚妙事兒。刻下北京御撲營。正缺一位教練武師。若欲屈就。弟能宛轉薦致。你道這御撲營。是甚麼所在。還是清朝國初。留的貽制。是專選滿蒙健兒。八旗子弟。並勳臣世爵散秩侍衛等人。入那御撲營。學習揮打武功。俗名兒叫作捧交。便是古來那角觝一套功夫。與騎射一項。都為清祖的深遠計畫。恐滿洲剽勁尙武家風。一旦墮掉。據個中人說起。此制與精力筋骨上。真有莫大之益。不過後來越辦越沒勁。馴至視為具文。有工夫。大家還提提鳥籠。品品鼻烟。再高興坐坐茶館。評論評論甚麼致美齋咧。吳德泰咧。那家的

菜得味兒。那家的茶有口力。便是那疙疙疸疸所在。尋常的小羊肉館兒。他都要品題出一樣特色的菜來。却是荔南池那當兒。所有在御撲營的。還是些精銳少年。很有可造之材。當時南池聽了。甚爲合意。因帝都人材會萃。既負了一身絕藝。不向這等所在。轟烈烈幹他一場。豈非馱子麼。隨即欣然起謝。廷魁大喜。當面修書一封。與管領御撲營的某伯爺。大略說南池拳勇。天下無雙。俾之作育人材。定能爲國家添許多干城之選。又隨筆將殺蟒之事。敍在裏面。南池收書起別。廷魁覺這事。十分痛快。過了幾日。方纔將地保敲了一頓小板。扯個澹。革掉了。村衆人等。頌德不盡不題。且說南池轉到張姓那裏。說出廷官兒一番美意。倒將張姓喜得打跌。道。弟兄將來到京。怕不鵬程萬里。只是後日莫忘掉我的作成。說罷大笑。南池也笑着別過他。驅驃登程。一路無話。他到得店中。良楫正盼得眼紅。因耽延多日。十分懸念。既問知就裏。方纔心安。復因南池不久要去。未免心下怙懣。却是也無法挽留。南池將索賬款。交代清楚。便要先行回家。良楫苦留了三兩日。方纔盛備贖儀。送南池起程。這小小歸裝。竟有兩千餘金。南池一路尋思。倒覺好笑。不幾日抵家。蘊仙喜慰。自不必說。南池說起許多經歷。母子都駭異非常。植生登時將小眼一瞪。拳兒一擦。道。張姓那混賬行子。爹就該揪下他腦袋來。南池笑道。我生平和義待人。是奉過我恩師教的。左右我好端端一毛不損。還與他較量些甚麼。植生聽了。方瞪着眼兒。不言語了。過了幾日。南池草草將家事安置妥當。留了一半金貲。家中用度。自己攜了千金。東裝起行。依然跨了那頭健驃。走了一程。忽的心煩慮亂。只是思念起曾天祐來。(至性相感。確有此理。)暗想道。我此次北上。總算是出頭露角。這等要事。也應與他老人家商談商談。二來

趁便聚會一番。那些不好。如此一想。便取道向南昌而來。不幾日。到了府城。且就旅店內。安置行李。匆匆飯畢。便赴曾家。一路上越法心亂如麻。到得門前。猛一抬頭。不由驚得目定口呆。痛淚交流。只見門兒上。糊了塊長方白紙。迎門照壁下。還豎着塊白木牌。上寫着曾天祐六十有九之喪。南池恍惚如夢。拭淚怔了一回。靜悄恨四無人聲。只有羣家雀兒。吱吱啾啾。正在階下跳叫。忽見人來。撲刺聲飛上簷頭。還側着眼兒。瞅這新來的舊客。(閒中著筆。越顯得淒涼滿目。此之謂文生於情。)當時南池心如刀攪。忙搶步走進中門。剛要聲喚。恰好於個老僕婦。手內拿了一串錠。燕窩似的白髮小鬟兒。還箍了一條白布。顫着頭兒。口內嘟噥着走來。忽見南池。拭目問道。客人是那裏來的。南池認得他是宅中的溫媽子。不由落淚道。溫姆姆便不認識茹某了。但是你家主人(句)那溫媽子猛然憶得。不由指手打掌。先三行鼻涕兩行淚的。鬧了一陣。然後方夾七雜八。敘說曾天祐怎樣得病。怎樣病沒。刻下家中怎樣。却是沒頭沒腦。驕唇不對馬嘴。南池只得拿他一片話。合攏來一揣度。大約是天祐病沒。剛剛三七。家道蕭條。師母因痛急。又在病中。不由越法傷感。便道。靈位現在那裏。溫媽子忙轉身前導。到正廳前。將簾兒一啓。只見圍帳高懸。冥燈閃綠。靈几後桐棺停穩。可不正是那天下聞名蓋世英雄的曾天祐。南池踉踉蹌蹌。想起師生知遇之感。一陣奇痛。錐入心窩。那眼淚便如黃河開閘般。直洩下來。不由撲地大哭。真個是白日遲回。飛鳥遠避。倒招的那溫媽子。也痛倒在旁。這當兒天祐老妻。在內室也自聞得。雖不知是那家弔客。卻是十分傷心。正在病榻假坐。嗚嗚咽咽。只見溫媽子。紅着眼圈走入。告知南池到來之事。曾奶奶又悲又歎。洒淚道。他們爺兒倆。也沒有一面之緣了。茹

爺呢。雖不是外人。只是我病得的草鷄團一般。怎好見見他。溫媽子道。這倒不打緊。左右是您的弟子。還不合家裏孩兒們一樣麼。他現在前廳等候哩。曾奶奶沒奈何。只得整整衣衫。重新攏攏頭。將室中場上。略爲收拾。然後命溫媽子去請南池。少時南池進來。拜見過師母。相對傷感。大家落坐。南池問了回天祐病狀。又將自己一番近狀。說了一回。便道。方纔聽溫媽說起。不想老師身後蕭索如此。弟子此次出遊。行裝中還有些銀兩。便當孝敬師母。略報恩誼。曾奶奶落淚道。你這番厚意。倒不消得。怎麼呢。出門人兒。那裏不用錢。況且敝族中。因與你老師立嗣。便連喪葬之費。都有些打算。至於我呢。殘年風燭。爲日無幾。也可以將就度過了。南池道。雖是如此。但各人盡心。理亦當然。區區微意。師母不消推卻了。說罷便要辭出。曾奶奶道。方纔我也昏了。你怎的還寓在客店。難道你老師不在。便不許住這裏麼。說着又復哽咽起來。南池忙將原欲北上。忽的想念天祐之意。說了一遍。本是不能耽延的。曾奶奶歎異一回。只得由他回店。這當兒日色漸西。南池用過飯。枯坐一霎。只覺白無聊賴。便信步走到百花州。徘徊一回。只見流水殘陽。空明一片。一行行鷗鷺。不斷的在蓮徑蘆渚間。出沒取魚。隱隱漁歌。順風吹到。方心下稍爲舒適。忽見遠遠柳岸邊。聚攏了一叢人。喧笑不已。便走去一看。卻是兩個少年。正在那裏比試拳脚。若在平常的時。南池一定要看個究竟。這當兒猛觸起自己當年在天祐家來。心頭登時一發悶。昂首望望。只覺夕陽慘澹。觸景傷懷。連忙直了脚。走回店。納頭便睡。一夜價模模糊糊。何曾安生。次晨起來。便結束行裝。牽騾出店。直走向天祐家。曾奶奶接見了。南池便由行裝內。取下八百金。一一遞過。曾奶奶再三推讓。南池那裏肯聽。復走到天祐靈前泣拜。

畢。將棺儿上塵土拭淨。然後親執箕帚。將廳內打掃得乾乾淨淨。原來南池當年習藝時。天天如此。那溫媽子倒見慣了的。當時卻將他傷感的抽抽達達。忽聽南池頓足悲叫道。老師冥途安穩。弟子行程在即。不能待執紼了（嗚咽感慨。如聞其聲。）說罷揮淚。大踏步便走。溫媽子慌忙送出。早見南池騎驟而去。只得轉回。與會奶奶互相感歎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南池一路上曉行夜宿。取路河南。北地乍到。頗覺耳目一新。只見山川河流。都帶些雄壯氣象。比南省文弱之風。大不相同。只是一處處村聚。十分荒陋。終日價黃塵漲天。途中旅客。一隊隊都如土地爺一般。驟車驢馱。成羣結隊。偶然見個把婦女。都是梗着頸兒。挺起腰板。一團倔強之氣。要想見南省的風景人物。是夢想不着的。卻有一樁好處。是人情直厚。沉毅多材。有些大邦氣象。南池隨路寓目。倒添了許多閱歷。不多日行抵蘆溝橋。只見往來車馬。無日無夜。震的那橋。終年雷鳴。帝城烟樓一層層從前面浮出。人聲遠揚。早浩蕩隨風送來。南池四顧大悅。便縱驟跑去。頃刻間行抵國門。那熙攘壯偉之概。越法不同。南池無暇細觀。且先就客寓中安歇下。細一探聽這位管御撲營伯爺的府第。卻在甚麼鐵獅子衙衙。距他寓處。卻有十餘里。南池用了晚飯。思索一番。只好次日再去。掌燈時光。却落了一陣暴雨。少頃便住。南池便信步踱向店門前櫃上。與一位管賬先生。閒談起來。這先生姓孟。是山東人氏。年可六十餘。十分和氣。當時談敘起。知南池來京。要在御撲營找事體作。他那知南池本領。只當是尋常武客。不由嘖嘖了兩聲。一團好意的說道。尊客莫怪我說。若講起手腳上話兒。還有強過俺山東的麼。俺在北京。住了三十多年。別人俺不知道。只俺山東兩位大名鼎鼎武術家。一個是兗州鄒金標。一個是武定霍子淳。都曾在御撲營

。充過教練。卻有一件。不到個把月都跑掉了。南池詫異道。這卻爲何。孟先生嘆咷一笑道。挨不起打呀。你想那御撲營中。那羣大爺。差不多都是武世家。自福康安平定金川以後。又添了許多的大將子弟。也不是竟逞驕豪。他們手底下。真有兩下子。若教師稍爲含糊。登時給你們眼睛裏插捧槌。(俗謂遭欺侮也)南池笑道。這隔壁賬。且莫管他。孟先生也笑道。看你老這副精神。他們也得淹淹哩。正說到這裏。忽聽店門前衆夥計。一陣喧笑。便見一個瘦高條子客人。穿着簇新緞馬褂。天藍色長袍。却兩手掠起前襟。露出兩支襪。踏得泥母猪一般。一面罵道。真喪氣得緊。好好兩支新靴。誰想到是紙糊的。那騙人錢的王八蛋。叫他長大疔打藥吃去。便有個夥計笑道。貪便宜。卻上當。誰讓你老上小市買去。客人道。還是我們北京花樣多罷了。說罷咕咕咕。咕一路響。跑向自己屋內去了。原來是個販南貨的客人。頭些日興匆匆由小市上買了一雙靴。只花得吊把錢。覺着便宜的了不得。今日去赴人酒筵。便施展出去。那知歸途雨濼。那靴兒濕透。原質現出。方知被人騙了。所以光了襪兒跑回。當時大家說笑一番。南池方知北京人情。真個有些難纏。隨即回室安歇。次日早飯後。便整整衣冠。帶了廷魁書札。並自己名刺。一路詢問。直赴那伯爺府第。到門一望。果然潭潭嚴嚴。十分氣概。許多車馬。都輻輳在那裏。賓客廝僕。雜沓不斷。南池待了好久。方纔稍靜。剛搶步登門。要尋人通稟。只見一個挺胸凸肚的管家。大步走來。見了南池將眼一瞪。喝道。甚麼人這裏張望。快抓將起來。南池不由大怒。正是。

倒屣未看迎國士 當門忽見阻豪奴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曉。

第八回 項副教一味藏奸 御撲營五鬼鬧判

且說南池見那豪僕一陣眩暈。不由冷笑道。茹某湖北男子。有事上謁伯爺。你莫作尋常遊客相看。說罷大踏步便闖。那豪僕怒道。噫。怪道。你看這支怪鳥。這所在容你撒野麼。說罷怒吼吼奔來。恰好門房內。有個老管家。聽得喧嘩。忙走出一望。見南池氣概。便向那豪僕一瞪眼。豪僕登時斂容而退。南池一望這老管家。只穿身灰布袍兒。哈着腰。笑吟吟走上。便問所以。南池說明原委。一面取出薦扎名刺。老僕接過沉吟道。伯爺這當兒正在歇息。那麼茹爺且請到客室相候如何。說罷喚過小僕。引着南池。自己卻抓頂帽子。扣在禿頂上。恭敬敬賚了書刺。隨在後面。走過幾層門。方到客室。那裏自有當差的伺候一切。他却忙碌碌走向內宅去了。南池暗想這老管家。倒還罷了。便仔細一看這客室。只見陳設得疎疎落落。自然名貴。珠簾翠地。淨無纖塵。絕不似沒分曉人家。堆置的如古董店一般。正在徘徊閒踱。忽見當差的將簾一啓。低唱道伯爺出來咧。南池忙凝神恭立。便見位高聳聳身軀的老翁。高談大笑的走來。那形容衣服十分質樸。南池料得是伯爺。趕忙側身。趨至門側。那老翁已一脚跨入。捉住南池的手。老眸灼灼。先自端相一回。笑道幸會幸會。那麼我們廷老弟。近况還不錯罷。說罷拱手讓坐。南池忙趨向中案。就要拜將下去。伯爺道。莫要拘禮。推讓之間。南池已行下禮去。伯爺忙挽將起。主客落座。伯爺道。茹兄遨遊海宇。磊落可敬。既到這裏。自然長才可展。廷公囑委盛意。倒很是機會。說到這裏。忽皺皺眉道。刺下都門百事。都大半僅知奉行。便如這御撲營。也委實當振作振作。兄既到此。

却妙極了。南池謙遜一回。伯爺復詳詢南池生平。越法欣然。道聲。我這裏儘堪屈居。兄便移將來。早晚商些事兒。也方便許多。說罷問知南池寓處。喚當差的道。快傳話出去。將茹爺的行裝坐騎取來。南池連忙遜謝。伯爺笑道。不消辭得。我總不能廁你食客之數罷了。說罷哈哈大笑。南池趁勢跼起道。既如此。茹某便同貴管家去取。伯爺道。你瞧。這不結了麼。當時南池辭出。自有府中當差的跟定。直赴寓所。這一來却將寓中人驚羨的甚麼似的。孟先生好不殷勤。百忙中只表白他昨夜一番話。實是好意。並非打趣。一面草草算過店錢。一面照應着當差的取裝騎。低了頭笑迷迷直送出來。還向南池道。茹爺有空兒。務必到我這裏坐坐。這當兒那南貨客人。三不知也跑來呆望。便有個店夥。將自己鼻兒一抹。眼兒一擠。笑道。喂。那小市兒要散咧。還不趕便宜去。衆人聽了。不由大笑。就這聲裏。南池一行人。已匆匆而去。到得府中。安置好。暫聽消息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這御撲營。規制局面十分闊大。在營學技諸生。足有千餘人。都是些五陵年少。脚色。大半都有武職。還有些襲世爵的公伯王侯等人。單是教練武師。便是一正四副。分班教授。每日都有定時定課。這當兒只缺個正教師。便由四位副的。暫爲代課。這四位都是誰。不必細表。其中卻有個項有容。江南人氏。武科出身。累世富厚。未免虛驕之氣。高人一籌。生得黑不溜邱。能說善辯。更且圓滑非常。八面鋒來得真快。所以他能固其位。諸生都歡喜他。在營資格。屬他最老。至於真實本領。却不見怎樣。這時節正教師既缺。他暗暗心喜。以爲這個滾熱的大燙頭。冷手兒抓不去的。不消說肥豬拱門。一定要敦請自己。那知盼得眼紅。通沒些信息。不由心下怙愒起來。那脚踪兒不由自己。向伯爺府中跑得勤勤的。卻也探不出甚麼動靜。一日又

走來進謁。恰值伯爺不在。他便信步踱到門房。那位老管家。正因中飯多吃了口。肚內覺着悶漲。懶洋洋方歪在榻上。見他進來。只略略欠欠屁股。點頭道。項老爺請坐。項有容登時趕去接住。道。不拘不拘。請臥着罷。自己也便一屁股坐在榻頭。東拉西扯。老管家只合了眼。唯唯諾諾。怔了半晌。他覺着沒甚意思。便搭趁跼起道。我們過天見罷。老管家隨口道。再坐坐。有容道。不消。正要走出。忽的一陣風將壁上黏的一張名刺飄落腳下。便隨手拾起一看。却是茹南池三字。一面置在案上。一面笑道。這姓兒却稀稀的。那老管家忽然一個欠伸。翻身坐起。道。你看這姓兒稀呀。不消幾日。他與你便是同事了。有容怔道。我們四個人。沒有辭差的哩。老管家搖頭道。擰咧擰咧。我說的是正教師。有容聽了。渾如當頭霹靂。忙問道。那麼這事兒。幾時成的。說着重新坐下來。老管家從頭至尾。說了一遍。有容越聽越不自在。沉吟一回。道。這人既在府中。我可好會會他。老管家道。這有甚不可。便命人引了有容。到南池那裏。恰值南池負手。在院中散步。當時兩人廝見。相讓入室。各詢邦族職務。南池知不久便是同事。十分親近起來。有容一片客套。自不消說。他留神南池談論舉止。真是名不虛傳。不由越法嫉妬。便暗暗打他的酸辣湯。當時也便辭去。南池那知就裏。過了兩天。照例走去回拜。名刺剛投。不多會項有容慌忙接出。攜手直入。便在一所靜室內。長談起來。談至款洽當兒。有容忽的將座兒移近南池。湊耳低語道。我們外省人。在北京混起。真不容易。便如御撲營。這羣紈袴哥兒們。眼睛裏甚麼叫師長。所以對待他們。總須端起架子。鬧個巖巖氣象。上場扳他個下馬威。一下兒鎮住。他們還許是順溜骨頭。不然按下葫蘆瓢起來。是定規纏不清的。至於教授上。像茹兄這等本領。只好拿出

十分之一來。業已足足用不了。爲甚麼呢。因他們稍一煩難。便不高興。這就叫費力不討好。此中訣竅。兄弟却是過來人哩。說罷大笑道。茹兄懂不懂。南池忙道。承教承教。橫豎茹某是直性人。只按着實在教去。至於能否相宜。聽其自然罷了。有容聽了。登時又換出副懇摯面孔道。話雖如此說。茹兄還須當心一二。我們離鄉背井。爲甚麼來的呢。總要踮穩位子才好。說罷却暗暗好笑。南池那裏置念。又談了一回。也便興辭。果然不多日。伯爺佈置停當。命南池到營就職。這消息傳出。在營諸生。早將南池生平。探知大概。都高興的了不得。大家意氣飛揚。紛紛談論。彷彿初到的名角。就要登場。都拭淨眼睛。要看這齣亮台拿手戲。這日諸生課畢。正聚在一處。談得起勁。只見項有容徐步走來。他本來沒些師範。與諸生諧笑無忌。因他生得黑粗粗的。大家都叫他霸王席。當時衆生欠身道。喂。老霸。快來罷。你又添了位硬幫手。省起你的工夫。多到前門西走走。且是好哩。有容聽了。只鼻孔裏一笑。道。你們胡嚼是那茹南池麼。諸生道。正是哩。你如不曉得。再說來你聽聽。真是天下第一條好漢吶。有容又睜着眼問道。你們講的。不是我們老總。（指某伯爺）巴巴掏換。（北語謂搜求）來的那個湖北老姓茹的麼。若是他。還有甚說得。你們稱他是好漢。就算是好漢罷。說罷一笑。不住的點頭嘔嘴。諸生見他那副神氣。不由闕一聲。都圍攏來。道。莫非老霸。你見過他。知些底細麼。他到底怎樣。有容暗揣那話兒來咧。索性一言不發。只是乾笑。諸生越法起疑。一定追問。竟有兩人抱定有容的頭。東搖西晃。如要播浪鼓一般。道。老霸。你如拿腔。我只弄這席頭兒。有容一面笑。一面擋撥開。道。別這麼頑。太不雅相。過兩天人家茹教師到來。你們敢出個大氣兒。我便佩服你。說着整整衣坐定。正

色道。話不是這等說。一來伯爺高興興聘的教師。二來人家自己吹的狼烟大氣。說哄你們這羣巴巴蛋子。（俗謂屎曰巴巴。孩子曰蛋子。）只消隨便擠出點子來。便夠你們蹬踹一輩子。我犯的着洩人底麼。再者說。同行是冤家。何況同事。我還須留自己身分哩。省得人紅口白牙的說道。項有容這小子。暗地扒人。不夠朋友。說罷。跼起要走。諸生那裏肯放。早生拖活拽的捉住。有容知火候已到。便道。既如此。我們靜悄悄的談談。但有一件。你們毛包性子先得收起。那個要哇呀呀一下子。可對不住我。（此一段深深淺淺縱自如。說人可畏如此）諸生應諾。這有容便逞起懸河之口。將南池形容得一錢不值。大略是虛聲無實。卑鄙自薦。八字考語。諸生聽了。登時憤憤不平。面面相覷。却也沒作理會。有容道。這也是小事一段。好在皇上家。有的是虛糜廩祿。那裏沒有濫竽充數的人。諸位抬抬手。便讓他過去了。千萬別鑿四方眼兒。那還是我老霸好夥計哩。說罷額兒一縮。舌兒一伸。諸生叫道。攔起你那醜相兒。正這當兒。忽聞窗外有人拍的聲一頓脚。接着嚷道。豈有此理。難道國家這處御撲營。是兒戲的麼。甚麼不三不四的人。便想來插脚充教師。我的拳頭。須容不得哩。說着岸然闖入。一張臉憤得緋紅。劍眉直豎。衆人一看却是額勒登保。此人姓瓜爾佳氏。字珠軒。是滿洲正黃旗人。家業寒窶。只在本旗下充一名馬甲。領些口糧。奉母度日。却是生性至孝。志量超羣。生得虎頭燕頤。淵淳岳峙。真有籠罩羣倫。辟易萬夫之概。這當兒只好十七八歲。便在營習藝。一身武功。委實特出。諸生無不欽服。他年紀雖小。却因本領服人。諸生中總算他是個魔頭。當時諸生一見。登時亂叫道。好好。這事兒須與額君商量。有容這當兒小扇子業已煽足。轉一聲不響。給他個對岸觀火。且是寫意。便搭趁着溜

之大吉。這裏諸生胡議一回。也沒些道理。額爺道。且待茹某就職後再說。好便好。不好我自有的道理。當時紛紛各散。南池却老老實實瞞在鼓裏。到營之前。謝別伯爺。伯爺又諄諄勉勵一番。南汝便興匆匆前來就職。同事拜會。諸生參謁。又酌定着添改了幾條教課。一切瑣瑣。不必細表。過了幾天。南汝留神諸生所學武功。倒還罷了。只是那股飛揚浮躁的習氣。在所難免。又搭着他們已先入了項有容一席鬼話。越法看得南池質朴朴的村氣可笑。每逢教藝。南池當場指點起來。他們便忽忽略略。通似不屑的光景。南池不由暗含着上了有容的套兒。只得作出點師嚴道尊的意思。這麼一來。越法擰咧。那位額小爺。逞着少年意氣。便要想法兒鬧個小鬼倒金剛。南池看出他們用意。反覺好笑。也不理他們。一日午後課罷。諸生隨便在教場中。大家練習。南池只聽得一陣陣喧呼喝彩。恰好有容在坐。絮叨亂談。南池有些不耐。便趁勢道。我們也去望望。當時兩人走來。只見額爺。虎也似站在當場上首。手執怪蟒似一根大桿。足有丈八長短。笑微微一抖。桿梢點地。那面下首。却有七八個學生。都手執雪亮的單刀。一字排開。拉定架勢。便見那監場的學生。舉旗一揮。喝道。殺殺殺。下首諸生。登時一聲喊。七八把刀。潑風般捲上。額爺却不慌不忙。拖桿便走。忽的一旋脚步。趁勢抖桿。那桿便似個絕大風圈。團團的捲轉來。又復一攪手腕。那桿影直鋪開多遠。舞將起賽如神龍戲海。敵人兵刃。休想得入。頃刻之間。諸生跌跌滾滾。也有飛了刀的。也有傷了手的。都喘吁吁蹲在地下。只好乾笑。額爺得起意來。便趁勢丟開解數。吹吹地舞起。前超後越。左盤右旋。舞到酣暢處。便連人影都不見。有容最會湊趣。當時連連喝好。南池却笑而不言。等他舞罷。便走進指示他道。你這番功力。也還罷了。只是氣還

不靜。手脚出去。還欠沉着。輕捷有餘。却怕遇勁敵相持時久。所以以一當衆。須先習赤手奪刃的本領。然後猝遇大敵。便是千軍萬馬。也能出入無碍。額爺聽了。老大不悅。以爲南池是嘴皮上本領。登時面色一沉。反笑道。老師所說。許是書籍上所說的罷。這現在時光。就怕沒這樣能人。諸生道。便是哩。連我們項老師。也沒這工夫。南池笑道。豈有此理。這不過武功中一端罷了。如我這樣沒出息。還來得及哩。諸生聽了。登時疑信參半。便是一怔。額爺喜道。既如此。學生們斗胆請老師見教何如。南池道。倒也使得。說罷忽一沉吟。是盤算自己莫要重手重脚。傷了他們。那知有容偷瞧。以爲南池犯含糊咧。登時向諸生一擠眼。便有四個人雄赳赳提刀閃出。與額爺站在一處。都是銳不可當的脚色。額爺也使拋掉大桿。揀了把刀。自己居中。那左右四人。彷彿兩翼一般。齊簇簇擎定五把刀。日光一晃。銀光亂閃。好不兇得緊。這當兒在營執事人等。並聞信趕來的學生。足有數百人。早密密層層圍得風雨不透。許多眼睛。注定南池。有容却猴在一塊大石上呆望。得意到十二分。只見南池從容容與他們站在對面。只略將衣服結束。忽的使個旗鼓微笑道。你們來罷。額爺等應聲一聲喊。衆刀齊舉。莽熊般闖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南池一聳身。登時不見。額爺方一發怔。忽的後腦上拍的聲着了一掌。忙一回身。只略見南池影兒。登時後臂上。又挨了一脚。剛轉過來要刺。那南池又已在那四人背後。雖是衆刀交揮。只如劈風剝影。南池風旋電掣。只如遊戲。單窺空兒東敲一下。西捏一把。便似一貼老膏藥。只粘在他五人身上。又如羣龍戲珠。引逗出許多變化。衆人眼光。那裏追逐得來。只見南池騰蹕如風。出沒不測。單向那刀叢中。移形換步。只累得五個人。翻翻滾滾。便如三月楊花。就地亂捲。看者許多

人。等閒那裏見過這樣陣仗。不由都雀鴉無聲。看到南池冒奇險處。只覺自己腿肚兒向後轉。(襖筆精彩)少時額爺性起。忽的一喊號。五個人四面攻來。南池一矮身。忽駢指先向近身兩人肘間一戳。那兩人登時覺半身一麻癢。不由撒手扔刀。一屁股坐在就地。蹬蹬腿兒便覺奇癢。南池又趁勢一旋腿。向奔來的兩生掃去。比風電還快。兩生正撒開腿。一時間躲閃不來。前面那個。一個狗吃屎。爬在地下。後面那個。簡直的不客氣咧。撲嗤聲。跌在那個背上。壓了個好體面羅兒。四把刀丟了兩對。衆人見了。忍不住一陣笑。額爺這當兒一股火。直冒得丈把高。一翻身。來了個順水推舟勢。平挺單刀。向南池後心便刺。只差得豪釐之間。衆人都大驚失色。只見南池略一歪身。這刀扎空。卻是去勢甚猛。額爺手腕。已伸到南池脅旁。南池提拳。輕輕向腕一擊。刷的聲單刀脫落。還未及地。南池覷準刀柄。猛一脚踢去。錚的一聲。直踢起三四丈高。光晃晃在日中反覆良久。刀頭向下一順。蚩一聲如慧星一般。一派寒光。向那塊大石亂注。有容忙叫不好。一個整顛。跌翻在地。那刀已鏗的聲。刺在石上。火星便迸。有容爬將起。已嚇得面無人色。再看額爺。已撲翻虎軀。向南池便拜。四個學生。也死心塌地的。拜伏於地。南池一一扶起。笑道。只要諸位虛心。你我所能。我們慢慢研求就是了。額爺等都各大悅。如泉星捧月般簇定南池。頭將個禍頭子項有容。丟在那裏。白沒人理。自家覺着沒趣。也老着臉子。同衆人一陣瞎讚。混了過去。從此南池聲名越顯。合營諸生。無不心悅誠服。當時都門遊俠。竟盛傳這故事。留了句口號。是御撲營五鬼鬧判。按下慢表。正是。

棋先一著爭低首

藝絕羣倫得衆心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曉。

第九回 陶然亭野望詫奇裝 茹南池歸程攜弱息

且說茹南池在都教練。轉瞬十餘年。成就人材。着實不少。那位額爺。早學成從軍。威望大著。暫都不必細表。南池每次回家。便就開教給蕙仙子諸般武功。那植生十九歲上。娶了劉延的女兒爲室。夫婦十分和睦。人稱茹大娘子。可惜植生年命不永。結離兩年。得病去世。幸得生了個遺腹孩兒。取名衍恩。婆媳視如掌珠。自不必說。家居多暇。便弄兒爲樂。或婆媳講求些武功。倒也清閒自在。南池五十餘歲上。那衍恩方得三四歲。一日南池念起飄泊半生。雖壯遊可樂。然究竟爲着甚來。至於乘時際會。建立勳名。他早看得浮雲一般。於是浩然有歸隱之志。一日獨酌了幾杯。只覺心頭悶悶。偏搭着初秋天氣。陰晴不定。一陣陣涼風振鬪。使人意緒悽愴。南池猛然勾起鄉心。想這當兒江鄉風景。正自可人。紅樹鱸魚。好不可念。只是這京華地面。軟紅十丈。那裏找這等蕭曠地處。沉思一番。只有陶然亭。倒也罷了。這所在臨水負郭。萬蘆夾岸。疏落落遠近人家。空明明澄波萬頃。再搭着酒帘漁舫。點綴秋光。真有些江南風景。那都人士女。成年價埋在煤烟黑土中。一肚皮腥羶油膩。撐不住勁了。都要來這裏遊玩。還有些王公大老。本沒有甚麼高曠情懷。偏要奇奇怪怪。變裝來遊。特的要個標勁兒。相傳這座亭子。還是國初當兒。有個工部主事官兒。姓江名藻。他建立的。也不過尋常亭榭。被後來諸位大詩家。題詠一捧。居然成大大名勝了。當時南池趁酒興。徐步走來。果然覺空曠非常。胸懷一暢。只那亭榭間花花綠

綠。整整斜斜。一古腦兒都是詩歌。偏有那種酸溜溜的先生們。撐起眼鏡。手持紙筆。低着頭。壁抄寫。看到得意句子。便拿出正宮高調。吟詠起來。南池見了。頗覺好笑。便離了這羣寶貝。獨立亭外。却見亭左高岸上。有一片蘆棚。錯錯落落。隨岸高下。原來是買茶買酒的所在。還有些小販閒雜人。穿梭價來往。那臨水平潔之區。東一攢。西一簇。許多遊人。就地釀飲。也有鋪席的。也有鋪毯的。形形色色。喧鬧如雷。鬧得水中鷗鷺。都藏在蘆葦深處。揪了眼向他們白瞪着。(絕倒)南池踱了一回。便順步走進一家茶肆。茶夥笑嘻嘻迎上道。爺台吃茶。隨小人這裏來。說罷。引南池靠窗就座。白木小几。十分淨潔。茶夥垂手道。咱們這裏名茶俱全。爺台要用那樣。還是花薰。清茶呢。再不然鬧個兩碰頭何如。這一碰。倒將南池碰得一楞。茶夥笑道。爺不曉得呀。便是銀針香片。兩下一碰。是再好沒有。南池笑道。這却碰不來。我近來肚內有寒。你給我來碗紅茶罷。茶夥聽了。略一沉吟。忽的伸勃向臨水人羣中一看。笑道。巧咧。你老實有口福兒。恰好這位爺在這裏。我們都是老主顧。且給你老掏換一撮去。您不知道。北方這紅茶。却是冷貨。小肆中不敢預備的。說罷跑去。南池一望。只見離茶肆十餘步。却有兩個人。鋪着一塊破蘆蓆。就地對飲。一個有三十餘歲。生得肥頭大耳。渾渾沌沌。盤起條亂草繩似的大辮。臉上烏煤吊嘴。棕刷般一口短鬚。穿一件破短衫。半截袖兒。腰間繫一根毛繩。丁丁當當。掛着許多的瓦片石塊似的東西。(定是上好漢玉一笑)在破褲腰下。晃來晃去。脚下拖着雙打板的鞋子。正箕踞而坐。昂頭四望。手內却把着個碧綠的烟壺。不住的傾烟。向鼻孔中抹。再看那一人。來得更別致。只好有二十餘歲。業已拱肩縮背。瘦得人臘一般。青白灰三色臉膛。趁着兩支鮮

眼睛。大而且死。便似龍睛玳瑁魚。一頭亂氈似的髮。覆在腦上。只披了件厚麻包。便如一口鐘式的斗篷。露着下半段精腿。泥土狼藉。還貼了塊狗皮膏。却是泥土不及的所在。那皮膚又白潤非常。正咬了塊羊肉脯。一手把這個黑小子。（北京謂沙酒壺曰黑小子。）嚙對嘴的斟酒。向那人人大笑道。喂。二叔您嘗嘗這邦郡（爲畿輔巨鎮產燒酒與滄酒齊名）酒。到底是呱呱叫的。怪不得高麗人都喜喝他。南池暗想。這不過是兩個乞丐罷了。再望那茶夥。竟直奔那兩人。登時哈着腰兒。笑吟吟逼得鬼似的一站。接着便左右開弓。請了兩個安。掩口回道。兩位爺這會子可還用茶。那年長的只微將眼兒一睜道。夥計且慢張羅生意。你品品這家伙。霸道不霸道。說着傾出一撮鼻烟。茶夥趕忙恭敬敬接到掌中。拈起一聞。方讚得一聲好。只聽一聲呵噠。接着便如連珠炮一般。登時鬧得涕淚紛紛。年少的大笑道。夥計你這手兒可露了怯咧。這不是拿鴨子上架麼。二叔您真夠損的。茶夥停了回。還笑着謝了。便掩口向年長的。竊竊幾句。年長的笑道。這有甚麼。你取些去就是。說罷提過身旁一個破包兒。擲給茶夥。茶夥躬身解開。取出一包紅茶。仍包好放在原處。謝了一聲。忙忙跑回。少頃熱騰騰蓋碗紅茶。已端將來。南池嘗了一口。確是上上貢品。不由詫異問道。那給你茶的兩個人。是乞丐麼。茶夥聽了。將舌兒一吐道。呵唷。我的嗎。你老悄沒聲的罷。等一霎消停了。我告訴你。恰好別座上喊泡茶。即忙應聲跑去。這裏南池怡然飲了一回茶。日色將平西。遊人紛紛。半尋歸路。方興闌要去。只見自己僕人。東張西望的尋來。道。那會子有爺的一位好友。特的相訪。現在客室專候哩。南池道。如此你先轉去。我停歇便回。僕人去了。南池又眺望一番。剛要喊茶夥會鈔。只見從大道上。風似的來了兩輛驟車。一色

的錦憲緞幃。雕輪華轂。兩匹駿驄。昂頭奮鬣。便如龍駒一般。車轅上各跨個青衣大帽的管家。車夫廠披長衫。裏面短衣。一色的青湖縐。下着千層板時樣快靴。挺起腰板。洒開大步。頭上紅纓帽兒。那腥紅長纓。直披及兩肩。一手按轅。滔滔走來。真個是上身不搖。微塵不起。離那兩個乞丐模樣的人。還有一箭之遠。兩調管家。登時跳下。緊走幾步。恭敬敬到兩人身旁一跼。那年的也着眼道。甚麼時辰了。管家趕忙揭起馬褂襟。將佩表一瞧。道。敢好有五點來鐘咧。年長的道。那麼該轉去了。說着向那年少的說道。我們今天。都有該班值夜差事。便從這裏換衣去。你看怎樣。那少年的喉嚨裏只咕噥了一句。這當兒那兩個管家。早由車上提下兩個大背包。並帽盒珠匣。一古腦兒置在蓆旁。不住眼的觀望顏色。便見那年長的。猛然一個欠伸。先將那打板鞋。拍的一丟。隨後一撒手。廳的聲將烟壺飛起。那管家却不慌不忙。接來揣去。據說這手工夫。狠費些操練哩。當時兩個管家。忙作一團。從頭到脚。服事他兩人更換起來。隨手將脫下的一泡行頭。裏人衣包。兩人揚揚登車。管家跳跨轅上。那車夫脛飄飄鞭稍一響。登時紅塵四飛。風擁而去。竟將南池詫異得呆在那裏。原來兩人一色的翎頂補褂。看那氣概。狠是個爵兒。正在張目呆望。恰好那茶夥走來。一面收過茶錢。一面笑道。你老今天見了稀稀罕了罷。這兩位都是世襲公爵。當着好闊的差事哩。南池笑道。這到底怎麼擋子事。他爲何作那等醜態。茶夥也笑道。這個我可不知道。想人家大爵大位的。要出來的花樣兒。想必是很有講究。很有樂趣的。不過我們平常人。無從仰測罷了。這又叫拉屎不叫狗。好這把兒。你老可曉得了。南池聽罷。方恍然首善之區。又有這等風氣。當時匆匆走回。剛纔到門。又見僕人。正在探頭探腦。見了南池。忙稟

道。那客人候久。甚是着急。已僱問小人二三次了。南池忙走入客室一看。只見那客人敝衣破履。形容枯槁。正在室內低頭亂踱。一見南池。不由雙淚遽落。向前長揖道。茹兄可還認得小弟麼。南池趕忙還禮。細一端相。方纔憶起這客。是自己好友蔡端甫的兄弟。名叫佑甫。還是十餘年前。會過兩面。後來端甫因借客報怨。開了椿亂子。充發關外。已久無音信。南池時常念起。甚替他歎息不置。當時南池驚喜之至。劈頭先問道。那麼端甫令兄。是否事解還鄉。近況怎樣。老弟幾時却來在這裏。佑甫流涕道。便是哩。通說不得。前月當兒。弟在家鄉。忽接聞耗噩。家兄病卒配所。南池泣下道。可痛。可痛。怎意。(句)佑甫接說道。家兄家境。兄是素知的。只有家嫂。領着女孩兒安貞。苦掙歲月。雖是六年前。家兄曾偷偷來家。住得數月。携到些友朋餽贈。却是爲數無幾。所以生計。十分困苦。今又遭此事。弟本想自己出關。歸兄靈柩。那知家嫂悲痛過甚。定要同去扶襯。以盡夫婦之情。南池正色道。這却可敬的緊。佑甫拍膝道。那知這一來。真應了俗語說的禍不單行咧。當時小弟沒法。只得央人將住舍典出。湊得些川資。同家嫂攜了五歲的女孩兒。一路行來。家嫂因哀切得病。就道當兒。已強勉掙扎。到得直隸邊界。已病得甚麼似的。勉得掙到這裏。一納頭便病倒客店。盤費早缺。所有醫藥調理。雖借衣裝支持。濟得甚事。所以小弟竟落得這般光景。說罷眼淚直淌。南池跳起道。這不打緊。我便去取些銀兩。咱們且到店。望望老嫂再講。說着急忙忙就要跑去。佑甫忙扯住。搖手哭道。家嫂昨天也病沒了。南池聽了。好不傷感。想起當年蔡端甫。也是馳騁當世。疏財結客。響當當的脚色。一朝長逝。零落至此。可見人生意氣易盡。無謂的很。因此越法引起歸心。當時悲歎一番。忙取些銀兩。同佑

甫趕到客店。已有掌燈時分。只見板牀上。直挺挺躺定蔡娘子。草草穿的殮衣。還都虧了店家婆。幫了許多忙。四壁空落落。只有佑甫一肩行李。狗腰粗細。置在那裏。那小女孩正由店家婆領着。淚淚惜的來上晚香。見了南池。只管揪着眼呆望。佑甫道。這便是茹老伯。小女孩登時哭着便拜。南池忍淚扶起。百忙中細一端相。只見他精神秀穎。活潑潑雙瞳點漆。絕似端甫那健旺風神。這便是那年端甫偷回家後。不多日蔡娘子受孕所生。取名安貞。一總兒不曾見過他父親哩。當時南池。越法傷感。便匆匆哭奠過。一面取出銀兩。交店家央人去買棺木。一面對佑甫道。惟今之計。只好將先老嫂葬入義地。俟老弟出關。扶得柩回。然後再商量還家。好在我在這裏。一兩月後。也要辭掉這教練事兒。打算回家。那時我們一路兒轉去。豈不甚好。至於老弟此去盤費。儘在爲兄身上便了。佑甫聽了。慌忙起謝。那安貞且是乖覺。只依依南池膝下。百忙中斟了一碗茶。端將上來。南池問他幾句話。對答明明白白。南池見了。忽的心有所觸。向佑甫道。我還忘掉一樁事。你此去將着安貞。倒十分累重。依我看他如離得家人。莫如便住在我處。省許多事。左右不多日。你便轉來哩。佑甫聽了。連連點頭。這當兒店家。已領了人一路吆喝。抬得棺來。南池便起身道。老弟且忙碌殮事。明早我便來幫你措置。說罷辭出。佑甫這裏。自有一番佈置不題。且說南池走回。已有二更多天。安歇下來。只是心頭不快。一合眼便彷彿少年時節。同蔡端甫一班豪友。旋牀縱博。春郊試馬的光景。一會兒又如已到家中。妻孥情話。那安貞也喜孜孜同衍恩一處頑耍。(凡人乍經感觸。都有此番情況。不但寫良友多情。且爲一家眷屬先兆也。)鬧得南池迷迷離離。一夜價不曾穩睡。次日絕早起來。草草洗漱畢。便帶了一百兩銀。趕赴店中。

佑甫已都安置停當。南池又撫棺太息一番。便大家用過飯。先去找管理義地的人。聲說明白。不消了暗含着遞過二兩頭。那管理人登時滿面堆笑。並且狗顛屁股似的跟來。殷勤勤看人將靈柩抬去。那安貞那裏肯捨。放潑價大哭。一定要跟去看埋。虧得店家婆。作好作歹。將他哄住。南池佑甫。來到義地。直待葬事已畢。樹好石標。然後方走向店內。兩人又商酌回扶襯事宜。南池檢點銀兩。除佑甫所欠店費。還贖九十來兩。便一總舉以相贈。道。我們過些日。都門再會罷。說罷跣起道。安貞兒呢。便同我去罷。佑甫聽罷。十分悲感。便喚過安貞。囑咐一番。可喜安貞。其是慧黠。小嘴兒爆豆般。連連答應。南池携了他手。步出店門。喊了車子。坐着去了。佑甫呆望良久。方纔走回。便料理次日登程不題。且說南池歸心及起。恨不得登時返家。却因佑甫一樁事。只得暫候。轉眼兩月餘。杳無信息。南池心下焦急。便覓便寄了兩封書。促他早來。不想候了多日。依然沒信。這當兒已到冬令。便索性明春再作歸計。一直到明年二月。還不見佑甫來。南池暗想。莫如攜玄貞且去。俟佑甫將來還鄉。再交給他。便忙忙遞了辭職文件。收拾行裝。尅日南歸。一時友朋聞得。都十分戀戀。還有累年教成的許多弟子。更爲不捨。便大家輪日餞飲。各有餽贖。一時風光闊綽。自不必說。直鬧個把月。南池方纔定日起程。青門祖道。賓客咸集。離觴三舉。南池方驅車就道。一路上有安貞說說笑笑。倒解了許多客中寂寞。不幾日抵家。一見蕙仙。也蒼老了許多。茹大娘子叩見過。南池未免又太息一番。見了衍恩。方纔欣然。便將安貞同來之故。說了一遍。安貞一一拜見過大家。方歪着個小髻兒。束瞧西着。只見衍恩。虎也似闖來。一面跳一面叫道。我們快快跑圍場耍子去。說罷。不容分說。拖住安貞便跑。安貞登時大叫。

就要栽倒。衆人大驚。正是

燕子依依來弱女

雄姿矯矯見奇兒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曉。

第十回 了生死絕筆述懷詩 逗衷情巧打同心結

且說衍恩。乳虎般跑來。便拖安貞。他人兒雖小。氣力頗大。安貞冷不防。手腕被他拖的生痛。身兒一晃。險些栽倒。不由叫將起來。茹大娘子忙趕來撫慰他。又忍笑沉下臉。喝衍恩道。你這孩子。通似沒籠頭馬。衍恩登時眼圈一紅。便要撒酥兒。安貞忙拉他笑道。走走。我與你頑去。兩個便相牽跑去。南池見了。倒覺有趣。及至夜晚。老夫妻談將起來。方知茹大娘子。甚能教子。雖守了孤兒。並不姑息。南池歎道。我此番歸隱。也就爲孫兒衍恩。將來慢慢傳他學業。不勝如在。外奔走麼。且我此次所得歸裝。不下三四萬金。人生衣食無缺。也便罷了。此後栽花種竹。教孫消遣。且有的是快活哩。說得高興。老夫妻俱各欣喜。後此南池果然杜門謝客。除傳授家人武功外。絕口不題技擊。雖累次有人聘請。一概辭掉。偶然興至。便駕驢襍被。縱遊山水。往往不遠千里。隨路上作了許多濟困扶危的俠義事。不能盡述。轉眼又十餘年。那蔡佑甫終無下落。安貞無家可歸。已長到十六七歲。出落的水葱一般。所習武功。都與衍恩相等。一家兒愛得沒入腳處。有時與衍恩站在一處。真是珠玉相輝。天然一對兒。蕙仙便有意他聘作孫婦。南池却因輩數相差。稍事躊躇。後來暗窺衍恩之意。方知兩小雖復無猜。却也互相愛慕。再者安貞這樣人兒。也

委實捨不得推出門去。因此去掉拘泥。便與他兩人作成起來。從此人便呼安貞。爲茹小娘子。結褵以後。小夫婦姻緣美滿。自不必說。不想罡風見妬。連理枝摧。只過得半年光景。忽的時疫大作。那衍恩鐵也似漢子。一頭病倒。不消兩天。竟自長逝。將一家兒拋得悽悽惶惶。好不可慘。說到這裏。便有致疑的道。像茹南池這等人。雖不必子孫滿堂。然何至若敖不祀。如此說來。未免與福善之道。相悖謬了。作者道。不然。你看古來賢相名將。儘有作得掀天事業。歸根兒往往鬧個老絕戶。歷觀史傳。不一而足。可見這有後固佳。無後也未爲缺憾。世俗之見。以爲無後的便是損良害德所致。豈知於此中道理。全沒交涉哩。閑言少敘。且說衍恩死掉。南池還可支持。只有茹大娘子。婆媳兩人。哭得死去活來。還虧得安貞心地明白。勉強哀痛。事奉兩重親闈。十分孝敬。因他年紀太小。南池便打算等他年過三十。再議就族中擇立嗣子。却是自己經此番變故。眼看着兩世人。忽然銷滅。越法看得人生。如電光石火一般。不但雄心都盡。便連一切家事。皆置度外。轉覺心地漠然。擺脫許多。過了三兩月。一日早晨方醒。忽一睜眼。只見滿室中。頓然光明非常。頃刻間山河大地。森然羅列。竟是另一世界。方在恍恍之間。忽聞耳畔有人大聲道。時光又到這當兒了。醒醒罷。南池聽了。如聞霹靂。登時悚然汗下。仔細一望。却是老妻蕙仙。方蓬着一頭蒼白短髮。皺眼惺忪的。坐在榻頭打呵欠。原來也是初睡起來。南池大悟。不由大笑道。依我看。你也該醒醒咧。說着起身下榻。先引起一面鏡。仔細一照。道。噫噫。原來如此。難道這就是我麼。說罷只管含笑點頭。忽的將鏡。拍的聲一擲。道。好了好了。從今以後。不打這鼓了。說罷踉蹌而起。振起兩袖。舞了個大圈兒。恰好茹小娘子。端了臉水來。南池道。今

天須潔沐一番。且與我置備起來。蕙仙等見了。都十分詫異。却不知他葫蘆內賣得甚藥。只得依言。端正停當。南池從容浴罷。又更了一身新衣。竟走到祖先位前。瞻戀一番。然後將蕙仙等喚集跟前。自己便登榻趺坐。竟一椿椿將家事囑咐起來。蕙仙見他精神如常。紅光滿面。好端端作出這等形狀。不由微嘆道。你莫作這悖晦樣兒。媳婦孫媳婦。都在跟前。眼睜睜的甚麼意思。南池道。癡婆子。時至則行。你看這椿勾當。自古及今。由得那個來。(一片悟撞。)這當兒旭日曠曠。輝映滿牕。南池望望昇影。笑道。還可以再談談哩。便將武功中許多奧妙。又剖晰一番。只是鬧得大家驚驚詫詫。正這當兒。忽聽遠寺中午鐘一響。南池道。我要去了。說罷正襟危坐。命茹小娘子。取過筆硯紙墨。就榻几上提筆寫道。

來是無端去偶然。生平鐵血性中天。卽看膚髮全歸日。莫引吾儒入釋仙。

(寥寥一絕。寫出南池學問本領。是俠客中第一人。氣象涵蓋一切。)題罷。投筆而逝。端坐如故。鼻垂玉筋尺餘。時當正午。得年六十有五。蕙仙等不由大痛。便忙忙盛殮起。大家哀痛。自不必說。思念起南池臨沒異樣。又十分納罕。這段異聞。登時傳遍遠近。那南池身後之名。越法增重。不必細表。當時蕙仙忙訃告遠近。先在族中擇了個四歲孩兒。嗣在茹小娘膝下。主起喪事。便擇日下葬。屆時喪儀豐盛。賓客光寵。自有一番熱鬧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蕙仙。自南池亡後。便將家務。都付與茹大娘子婆媳。自己却長齋誦佛。以娛老境。只是這當兒家道稍落。便借教授武功。以資補助。遇有富商顯宦。敦請保鑣。蕙仙也酌看情形。命他婆媳應酬一二。因此江湖間一輩人。見着茹家白色的鑣旗。都望風而遁。還大家傳開來。說那白旗頂上。綴着兩條細

長白帶。就是茹小娘子的纏足布。雖是故神其說。入於猥褻。却是茹家威名。也就可想了。以上一席話。當時陳敬滔滔汨汨。一氣兒述罷。不但紅英聽得眉飛色舞。便連花娘子。三不知也走來悄悄竊聽。陳敬却沒理會。說罷。搔着頭道。紅妹。你吵着去學藝。却不打緊。只是他那裏定法利害。一入門便有天大的事。也不許擅自出來。直待學成。方許從大門放出。却是這一出。也就危險萬分。這當兒我也不必說。獨有你這一去便是三年。這三十六個月。休想見你模樣兒。我却有些怪捨不。(句)正說到這裏。紅英却乖覺。早見簾外花娘子衣影一宕。便連忙一使眼色。陳敬方縮住口。一回頭。花娘子已笑迷迷走入。紅英便道。花嫂兒你聽聽熱鬧麼。花娘子道。啣這番話。說得成套成串的。就合我梁乾娘。說起朱仙娘來一般。怪有趣的哩。(伏線)陳敬一笑跼起道。快莫乾娘仙娘的咧。仔細看。有人拌嘴。且安歇是正經。說罷走去。這裏紅英等。也便歸寢。一合眼已香夢沉沉。骨節兒便如融酥了似的。好不甜適。直至紅日滿牕。方纔懶洋洋起來。過了兩天。那看荒園的賀婆子。果然走來。特意的換了件新藍布衫兒。也收拾得光頭淨臉。提了一籃野菜豆角之類。遮遮掩掩。到陳家門首一望。恰好有兩個毛頭小廝。在門首坐橙上頑皮胡吵。見了賀婆。喝道。這是屬唱牧羊卷的咧。早飯已過。午飯未到。請你趁早另趕個門罷。賀婆道。呵唷。小大叔們。不當家花拉的。那裏話來。我老婆子。還是這宅上的老古董哩。不過你們晚來後到。不曉得罷了。今天是望望舊主人家。快請領我進去。說罷東張西望。笑道。比往年門口兒。越法氣概了。那兩個小廝。那裏肯信。只咕着眼與他打混。左攔右拒。鬧得賀婆子進退不得。

。正在不可開交。恰好梁方慢慢走來。賀婆子大喜。拍掌道。你看怎樣。他老人家出來咧。還不躲開我。說罷拋掉小廝。直奔梁方。梁方果然還認得他。便細問所以。引他入去。那兩個小廝。却一面笑。一面向內飛跑。剛跑到跨院門邊。恰好花娘子要尋梁媽媽說些事體。正挺起勃兒。擺着兩袖。蓮步細碎。一路略登登。慌花兒般跑來。兩下裏撞個正着。前面那小廝。一顆頭已撞到花娘子乳旁。虧得花娘子脚步便利。趕忙一閃身。順手兒揪住他角毛。恨罵道。瞎蛋蛋子。待趕齊化門去哩。這等胡撞。等我揭掉你的皮。那小廝雖被一揪。百忙中還聞得一股甜馥馥的香氣。便使勁兒掙開。先向後面那個小廝一吐舌。然後向花娘子道。好嬌嬌。這却莫怨我。都是那老不死的甚麼賀婆子。方纔來鬼混。我兩個因失笑一跑。纔撞着嬌嬌。花娘子聽罷。不由細細根問。兩人一說。花娘子聽得賀婆忽找陳敬。俊眼兒一轉。已明就理。暗笑道。我看這雌兒。便不是正經貨哩。當時却扳起面孔。嬈嬈而去。後面那個小廝。却咬着小指兒。作鬼臉道。不知怎的。我就愛看花嬌兒這個俏步。前面那個。忽將鼻頭一抹。嗤的一聲。道。快閉了你的嘴。仔細着國安哥拳頭利害。(花娘有心。而國安無意。然旁觀冷眼。自有一番誤揣。寫來入妙。而筋節亦自縝密。)

。兩人一路羸笑。走將去了。花娘子更不怠慢。先尋着梁媽媽。匆匆說完話。隨即螭螭蜚蜚。踱到陳敬室外。果聽得賀婆子刮刮而談。少時陳敬却笑嘻嘻低語一回。只聽賀婆子連應道。當得當得。只要官人肯賞臉兒。不嫌猥陋。我那裏且是僻靜哩。又聽得兩人啾啾一回。少時賀婆忽笑道。呀呀。還用這個作甚。官人若如此。顯得我太愛鈔了。陳敬道。不是這樣說。你那屋兒。多少須整理整理。那裏不用錢。難道還有陪肉的廚子麼。賀婆子道。既如此。我別過官人。專等伺

候。陳敬道好好。花娘子聽到此。便聽得有步履聲。趕忙抽身。躲向一旁。果見個老媽媽子。一手提了空籃。那一手却在懷中。捏捏揣揣。笑迷迷揚長而去。料得便是賀婆子。當時一路沉吟。走回跨院。只見紅英。着了一身短衣褲。青紬蒙髻。揸起藕也似兩支玉臂。一手執鞭。一手拄腰。伶俐卓立階下。指點着小二舞叉。小二前簷後跳。左五右六。甚麼撒花蓋頂咧。古樹盤根咧。颼颼颼。舞得飛花滾雪。花娘子看去。委實不錯。少時舞罷。紅英便一一指示起來。方知裏面還藏着許多破綻。小二恨道。只是我記性有限。學到老也是笨腳兒。不然我便跟了姑娘。到茹家去。多少也添學些哩。花娘子笑道。呀呀。你不去打緊。我却有些捨不得哩。（口利如刀）小二唾道。沒得浪張致。紅英一笑。混了過去。却是心頭甚不自在。當晚與陳敬閒談。便暗暗囑咐他。留意花娘子。陳敬笑道。那是個廠口布袋。就是那種性兒。理他作甚。談到賀婆子來一段事。兩人含笑會意。從此兩人時時出遊。不消說那處荒園。便成了幽期之所。賀婆子合該老連亨通。倒安穩穩撈了些風流布施。如此光景。轉眼又是兩三月。紅英累次催赴茹家。陳敬這當兒一腔情思。正火也般熱。只延宕了下去。那知男女祕會這件事。最易發露。所以古今來許多的情場祕事。不期然而然。都一一表白。供人談論。若說是本人自述。恐怕沒這種道理。不過當局者迷。只顧了那一手活兒。舒舒齊齊。便被人指破了脊梁骨。他也不理會了。所以君子慎獨。總期衾影無愧。就是恐視指所集。凡事都當如此。又豈僅男女一端。又有說笑談的道。天下事最容易作的。便是男女偷情。你想無論何事。兩人須作不來。獨有這件事。只須兩人。並且不容再攪加人的。是再容易沒有了。天下事最嚴祕的。又莫過男女偷情。你想兩人中。無論男女。誰肯自攪狗屎。

臉上來貼。當其時見證的。不過衾兒枕兒。燈兒月兒。便是有闖來硬作干證的。也不過虱兒蚤兒。蚊兒蠅兒。雖他們看過淋漓盡致。各族類相聚笑談。或者還是有的。若說能向人傳述。也是斷無此理。你想是何等嚴密呀。閒言少敘。且說紅英陳敬。兩人一番甜蜜蜜光景。不多時節。不但花娘子備窺底蘊。便連小二這樣樸實人。也都有些覺得。陳家人衆。自不消說。倒將老僕梁方。擔憂得甚麼似的。便暗中言語之間。向陳敬說道。既是田姑娘不辭遠道。堅意尋師。主人便當早些安置。以成其志。就延久了。恐不便當。陳敬有甚麼不明白的。只得就基兒。暫且下台。當時一口應允。便煩人先到黃岡。商通茹家。又整備了豐盛贄禮。將紅英四季衣服。並隨身應用之物。都打點停當。便擇日送他前往。特命梁方跟隨伺候。臨岐飲餞。兩人不勝戀戀。小二更加悽惶。只望得影兒不見。還楞在那裏。虧得花娘子硬將他拖轉來。陳敬迷迷糊糊。只覺茶飯無心。過了幾日。方覺好些。只得打疊起精神。料理家事。邀了羣輕俊朋友。抽空兒就家中藝場。打熬氣力。這羣朋友。一個是吳興禮。山西人民。先輩因開設當典。後來歇業。便寓居這裏。此人身裁俊偉。足智多謀。同輩中都稱他爲吳鬼谷。腹隱機謀。深沉不露。一個是同教中朋友。姓馬名勝。世以屠宰爲業。此人生得身裁長大。帚眉環眼。青黑面孔。一個大鼻頭。扎扎實實。還有一件勝人處。是素有嫪毒之目。並且性子兇狡。還有兩人。一名高佩忠。是書吏之子。一名韋保琳。却是個落拓秀才。好端端拋掉書本。攪在一干遊俠中。終日鬼混。其餘之人。大概都是負氣少年。不必盡述。陳敬搭了這班人。雖是歪廝纏。沒甚正經。却不知不覺。武功日進。國安不消說。自然攪在裏面。所得技藝。抽空兒便教給小二。兩人却厮混得十分親近。這却是國安因梁媽媽時時

囑他道。小二這人。心眼兒好不過。怪得人意的。你先前誤傷他一箭。總使我過意不去。他既好武。你便抽空教他些。豈不好麼。國安爲人。也十分孝順。所以都如母命。那知花娘子偷看情形。又誤會到別處去了。一日小二閒着沒幹。忽想起國安。曾求他打個佩囊上的絲結兒。便檢出許多色線。顛三倒四價。搭配起相端一回。花花綠綠覺着怪好看的。便興匆匆弄將起來。那知整日價掄刀舞劍。手皮粗得鋼錯一般。並且生硬非常。一沾絲線。刷得嗤嗤怪響，不消頃刻。業已絞作一團。沒奈何耐性兒撕擄半晌。方纔清爽。不由直起腰來。長長舒了口氣。偶一回頭。那花娘子不知多早晚走進。正揪着他笑得抹蜜似的。小二冷不防。竟嚇得猛一哆嗦。一抖手。那方尋出的線頭。又復糾纏起來，不由笑恨道。都是你這促狹鬼。快替我弄好。便放過你。花娘子笑道。奇呀。這不是拉不出屎怨茅廝。栽了跑頭怨地皮麼。你便要拿牌官。也不是這等說法。說罷。湊來一看。只見亂糟糟各色線。通沒些搭趁樣兒。不由睡了一口道。別看你詭頭後腦。鎮日價長踢短打。這些活兒。還須請教老姊哩。說罷真個與他酌好綫。道。你是要個雙桃式。是要個蝴蝶扣兒。再不就弄個鳳穿花式的長牌結兒如何。小二道。你只看着弄罷。我那裏知他喜歡那樣兒。花娘子聽得一個他字。便料是國安。不由笑着點頭道。原來是他的呀。這越法好弄了。說罷輕拈慢引。纖指如梭。左一掏。右一串。盤花簇彩。不消頃刻工夫。竟結成個玲瓏剔透的同心結兒。拈起剪子。剪了餘線。又端相了一番。向小二面前一晃。道。大吉大利。同心百歲。我給你們念個喜歌兒何如。說罷笑盈盈便跑。不想一個哈巴狗兒。正臥在門檻下。一脚踹個正着。猛的一叫。將花娘子驚的一哆嗦。小二合掌道。天報天報。飛也似趕來。正是

締好無端忠可鳳 言情有意忽驚廬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窺豔札馬勝起淫心 遭冷局紅英捐傲性

且說小二聽了。却不甚懂得。料得他是打趣的話。忙要趕去。他已去遠。原來花娘子這人。輕俊口快。却是熱心眼兒。並非一定是邪淫之類。先前與國安耳鬢廝磨。風月性兒。未免芳心中沾沾戀戀。後來國安總是如親姊弟情誼相待。不知不覺。花娘子一點不正情愛。倒變成很純潔的了。這當兒。既見小二與國安頗為相配。便想與他們撮合起來。自己心內。方覺舒齊。這個念頭。非同小可。便是願天下有情人。都成眷屬的說法哩。若細繹起來。還是當日自己一縷深情所醞釀變化出來。可見這情之一字。但看用在那裏。推開來說。古今聖賢豪傑。跳盡傀儡。勞勞一世。還不是為情之一字所驅使麼。話休煩絮。且不提花娘子從此有意與小二為媒。再說陳敬。不時價思念紅英。只苦的是茹家門戶。等閒不許人踏。沒奈何只得候歲時令節。便遣那賀婆子。整了衣服食物等類。去望紅英。兩下裏通的情書。無非是海枯石爛。掏心掏肺的話。如此光景。堪堪兩年有半。陳敬屈指一算。這兩地相思。竟居然快限滿了。不由心下暗喜。這年中秋節。便與匆匆整備了許多珍物。仍命那賀婆子去望紅英。過了兩天。恰好那馬勝等一班人。前來相訪。大家在前廳。高談闊論了半晌。時已過午。陳敬便備酒相款。正吃得半甜。只見一個小僕進來。向陳敬低回了句話。陳敬不由雙眉一展。笑向衆人道。諸兄慢飲。我去去就來。說罷隨那小僕出廳。一擺手。小

僕退去。自己竟走入廂房中。便聽得有老婦語音。我老婆子長二官人短的鬧了一陣。衆人正狼吞虎嚥。酒到杯乾。都沒理會。只有吳興禮。心下納罕。便疊起兩指。敲着桌兒道。我猜陳兄。定有些心窩兒內的喜。怎麼說呢。他那兩條眉毛。不會客氣的。這就叫誠於中形於外。馬勝正端了一大杯酒。不由撲哧一笑。道。你這股鬼勁兒又來咧。興禮道。你如不信。且俏去張張兒。若我這話。說在空地。便罰我這大杯如何。馬勝道。真個的麼。說罷趁着酒興。竟俏手躡脚。走向廂房。這裏興禮等。含笑相待。那知這一作要不要緊。後來竟引出多少事故。反正陳敬該晦氣罷了。且說馬勝輕輕走入。貼隔屏站穩。就簾縫一看。便見陳敬與一個老婆子對坐。那老婆子正指天畫地的說道。官人還沒見哩。那紅姑越法出落得畫上人一般。比先時又高許多。越顯得婷婷嫋嫋。只那嫩臉兒紅紅白白。一團室光。我去的當兒。他正晚妝纔罷。漆黑的鬢髻兒上。插一朵秋棠。穿一身玉色洒花夾衣褲。正站在階下蹴毬兒。引逗貓子。見了我來。便如求乳的孩兒一般。一撲拖住我。恨不得咬我兩口。直拖入他屋內。一面問官人安好。一面珠淚亂滾。倒招得我鼻翅兒酸酸的。恨不的生出一百張嘴來安慰他。便將官人之意。細說一遍。他方纔眉頭一舒。腮兒一暈。不知不覺。兩個酒窩兒一現。啞的聲笑了。馬勝聽得這裏。不由心上奇癢。素知陳敬家事。便料得是說紅英。趕忙凝神聽望。只見那老婆子。一面胡噪。一面由懷中掏摸。畧一沉吟。却掏出一封書札。遞給陳敬道。官人看紅姑回書。管保喜歡哩。說罷笑吟吟覷定陳敬。陳敬忙接折一看。大略是會合不遠。情致纏綿的詞意。末後却有一行小字道。附身襄物。先寄將意。見物如見妾也。陳敬喜得直跳起來。便草草揣起書札。伸手向賀婆子道。了不得。你怎這樣慢騰騰的。快些將

來。賀婆子一面忍笑。一面故作一怔道。官人待要甚麼。陳敬跌脚道。你瞧。便將書中有寄物的話說與他。賀婆子又作猛省的樣兒。笑道。咳。真正老沒用。人家紅姑再三囑咐我帶來。我竟自忘掉。說罷只是乾笑。陳敬會意。便笑罵道。你真正是積世精怪。滴水不漏。難道我陳二官人。大錢大鈔。都用慣。還吝嗇這小節目麼。賀婆趕忙道。喲。了不得。這却說擰咧。我是與官人取笑哩。說罷不慌不忙。從懷中摸出個細包兒。只略一顛弄。已有一股異香。鑽入馬勝鼻孔中。趕忙望去。便見陳敬笑嘻嘻接來解開。這一解不打緊。險些兒將馬勝靈魂攝上半天。原來是一雙桃紅軟底鞋子。尖翹翹趁着綠提錦帶。好不可愛。賀婆子還低笑道。紅姑說只穿得兩宿。陳敬喜孜孜看罷。百忙中却收入櫥中。竟將馬勝偷看得癡癡迷迷。生恐陳敬覺得。不好看相。忙躬這腰兒。(句中有眼。與石叟記賈璉彎腰。笑恨半兒。同一筆致。)彎蝦一般。悄悄慙回廳。向衆人低低笑說一番。吳興禮含笑拍案道。你看如何。這杯酒還該馬兄吃哩。正在喧嚷。便聽得陳敬脚步響。大家一擠眼。依然好端端吃酒。陳敬沒事人一般。道聲失陪。入座相勸。馬勝這廝。沒看到書中言詞。還不盡興。便悄悄一踹興禮的脚。興禮會意。兩人便大杯價來灌陳敬。陳敬趁着欣喜。都不理會。少時竟吃得東倒西歪。向椅背一靠。沉沉便睡。馬勝湊向前。只作斟酒。一伸手。摸入陳敬懷中。容容易易。將書札取出。大家便湊攏來。打開一看。只見兩幅薛濤牋。字迹清媚。上面寫道。

待說相思。從那裏說起。團團月子。知道你我情和緒。倚遍欄干。也沒些道理。害得人啾啾唧唧。眉斂鬢低。寸心兒怎樣將得去。釵兒細兒。終不爭人氣。算將來只有這香鉤鳳鳥。燈高被

底。假偶依依。勾將起萬縷前情。長在阿儂心子裏。呵哨哨。你你你。（曼聲繁響。雅豔絕倫。遊戲之筆。乃奪近日白話詩家之席。咄咄怪事。）當時衆人看罷。都伸眉擠眼的悄笑道。妙妙。惟有馬勝。越法情牽意惹。還是吳興禮老成些。忙草草折疊起。裝入信筒。置在陳敬懷中。搖手笑道。別這麼頑法了。看他醒來。下不來臺。當時便喚進僕人。扶陳敬入內。大家各散。這且慢表。但是那紅英自赴茹家後。怎生形情。想讀者諸公。都盼得眼巴巴。要知究竟。今且轉筆述來。原來紅英自那日別過陳敬。竟赴茹家。一路上便聞得梁方說起茹家規矩。怎樣利害。却是說得揭二騙三。沒頭少尾。大約一半兒。多是傳聞。到鬧得紅英。十分悶悶。這日抵茹家。紅英留神一望。只見高聳聳長延延。好一所房舍。四週圍牆。渾磚到頂。便如銅牆鐵壁。門口兒更加壯麗。兩扇竹節攢花。鐵頁裏木黑大門。黃澄澄獸環緊扣。門楣懸額。斗也似大字。上寫朱郭遺風。迎門一座照壁。更加別致。竟有數尺之厚。成了個方形兒。地面上從門到照壁。長廣數丈。都是堅大長磚。砌成許多方勝兒。其餘空地。都用石子填砌。門右一塊上馬石。渾然素朴。門左那塊却雕鏤得十分精緻。更奇的是門兩旁數十步之遠。使用鐵索圈定。彷彿是不許人踏脚一般。當時紅英看罷。十分納罕。便與梁方下馬來，在鐵索外站定。梁方道。姑娘且望望罷。我們有須轉向他後門哩。紅英道。這是爲何。梁方沉吟道。我聞得他這大門。許多講究。說是甚麼則出無人。大約是都走後門兒哩。紅英聽了。越法納罕。只得各牽坐騎。轉向後門。那門兒却大廠着。恰有個老僕。低頭掃地。梁方走上。說明就裏。那老僕望望紅英。便來接過坐騎。紅到院中。這院中十分寬廣。都有圍房。便囑紅英暫候。將坐騎交與梁方。匆匆趕到內院門首。那裏壁上。卻掛

着一面小小銅鈺，他便摘下槌兒。輕輕一擊。裏面便有人應道。知得了。紅英暗想。怪不得人說他家有些規矩。果然嚴肅得狠。正在呆想。只見走出個僕婦。後面跟定個雙髻丫頭。紅英眼快。正是那日在章華圃所見的那個尋鷹的女孩。便見他笑吟吟。搶到僕婦頭裏。劈頭便問道。怎麼那位阿姊沒跟來。我還怪想他哩。說看鶻碌碌兩支眼。只是打量紅英。那僕婦略問情由。便知是紅英到來。當即擁定他。直入內院。那丫頭。早飛也似跑向前面去了。這裏梁方。自有那老僕款接。引入圍房內。一一安置人騎。次日自行返回。不必細述。且說紅英。一團高興。扎括得花頸鴿一般。又自負材藝。料得這一來。茹家婆媳。必聳動得甚麼似的。正打點了一肚皮不亢不卑的話。作爲見面款接的預備。那知入院之後。只見靜悄悄的。通沒人迎出。直穿過三層房。卻由個角門。躉入一所陋院。室中陳設。十分草草。竟如僕婢所居。不由心下十分怙愷。只得由那僕婦安置行裝。自己呆坐半響。竟沒人來理。這當兒饑腸碌碌。只管怪叫。只得起身來。徘徊一番。又將行塵打拂乾淨。新來乍到的。又不好問長問短。直挨至日色平西。方見那僕婦慢騰騰的躉來。手托着飯盤。紅英一望。卻是一盆粗糲飯。一大碗清煮苦菜。以外鹹菜一碟。更無別物。紅英有生以來。大約還不曾見過這東西。卻是還疑惑僕婦所用。暗笑茹家這等過法。倒是個省財主哩。正在想念。便見那僕婦就桌上擺列停當。紅英剛要跼起躲開他。那僕婦道。姑娘一個人兒用飯。不消客氣了。便清坐罷。說罷。將白竹篾兒也擺好。盛了熱騰騰岡尖堅流的一碗飯。置在紅英跟前。笑道。姑娘若鹹菜不夠用。請言語聲就是。說罷拎盤自去。這裏紅英詫異之極。反倒好笑起來。暗睡道。這許多鹹菜還不夠。我還不待變蝙蝠兒去咧。沒奈何拈篾來。試嘗一口。可煞作怪。

竟十分香甜。作者寫到這裏。忽想起童時一段趣事。有一日恰值年節。作者那時只有七八歲光景。嚴慈在堂。墳筵和樂。那種快活。就不用提咧。從祭釐吃糖瓜起馬。齊頭吃到三十晚響的肉餃兒。甚麼糖菓咧。年糕咧。花生風粟咧。蠟魚封鷄等類。夾七雜八。這幾日直裝得肚皮圓掙掙的。接着便是開正家筵。並伯叔嬸姆。大家賜壓歲錢。不消說這筆款。照例的不許賸。都打點到口頭上去。末後竟弄的不飢不飽。也想不出甚麼可喫的來咧。未免食多傷心。好端端的飯拿將來。眼兒一瞟。登時氣得雷禿子一般。（北方謂小兒善嘔氣。曰雷禿子。）婢僕們。偶一撻言。登時便撒酥兒。作者乳母。便笑道。你這等掉蛋法。莫非像那個南方王子。要吃個紅嘴鸚哥抱玉石麼。作者聽了。不解所以。乳母道。你且聽下來。待我與你說一樁古事。這句話不打緊。不但作者手舞足蹈。便連作者兄姊。都閏的聲圍攏來。頃刻靜悄悄。目不轉睛的。望定乳母那張癩乾嘴。乳母便說道。有這麼一家子。（此語爲說古事開口第一聲。幾如板定文法。不知南北習俗相同否。一笑。）作者便大跳道。算了算了。我替你說罷。下面是大鍋熬裏熬鴨子。鴨子一扎煞。吓殺一家子。是也不是。乳母聽了。倒笑得喘不過氣。作者的大姊。便狠狠了作者一眼。乳母接說道。有這麼一家子。夫婦兩口。住在山村中賣豆腐爲生。一日清晨。夫婦整理好店面。熟烘烘白玉塊似的大豆腐也得咧。正在忙碌。只見從山道上。慢騰騰的。來了一騎戰馬。金鞍玉勒。十分駿美。馬上一人。年方二十餘歲。生得龍顏鳳表。一貌堂堂。身穿金索連環甲。腰佩珠鞘龍泉劍。好個氣概。卻是沒精打彩。在馬上前仰後合。彷彿疲困不堪的光景。一見豆腐店。忽然大悅。忙跳下馬。繫在門外。大踏步入來。直據高座。一迭聲亂喊道。店主人那裏。快端整些食物來。夫

婦忙跑來一問。方知他是南方諸蠻中一國王子。因與鄰國交戰。大敗而逃。齋頭二日三夜。沒沾着水米。直跑到這裏。所以喉急如此。當時夫婦驚歎之餘。左思右想。人家既是一國之王。自然終朝玉食。這豆腐店中。可有甚麼吃的呢。思索一番。只得就後園中摘了些新鮮菠菜。將紅腴嫩根兒。削得尖而且彎。配了豆腐塊兒。加些椒油鹽料。熱騰騰作了一碗湯。紅着臉端將上來。以爲這王子一定喫不來。那知王子一見澄清的湯兒。趁着雪白碧綠。還有緋桃顏色。許多東西。就這鮮妍色兒說。已經饑涎欲滴。何況一股馨氣。撲鼻鑽來。不由登時大悅。便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傾刻入肚。覺這種美味。生平未經。大笑道。妙妙。店主人快照樣作來。俟將夫婦倆怔住。便又作來。不消幾口。早又淨咧。直作了三次。王子方捫着肚皮道。罷了罷了。小王雖處富貴。竟不知此等美品。你且報個名來。以備回宮後。命御膳房仿作。便可長亨。這一問。却將兩口兒給怔住咧。要從實說罷。又覺太不冠冕。沉吟良久。還是婆子嘴兒巧。便道。這就叫紅嘴鸚哥抱玉石哩。王子喜道。好個漂亮名兒。便牢記在心。問了他兩口兒姓名居址。賞了一把金刀。上馬而去。回到國裏。不消說烹龍炮鳳。食前方丈。喫一擺二眼觀三的故事復作。鬧得胃口弱下來。任吃甚麼。都不得味。便想起紅嘴鸚哥抱玉石來。立刻傳名膳夫去作。這個啞迷。那裏去猜。不消說作來的都不稱旨。王子怒起。一連殺掉三四個膳夫。大臣們沒法。只得請王子明示。到底是甚麼珍奇東西。王子這纔細細一說。大家方恍然便是那菠菜豆腐湯。忙用十餘文錢。買了一大堆。如法砲製好。王子一嘗。越法沒味。登時又殺掉一個膳夫。鬧得宮府內外。大家愁眉不展。這當兒宮女中。却有一人。十分慧黠。暗自揣度一番。便自奏能製此湯。但有一件。王子須清齋三日。

。每日只許吃一甌澹粥。方可試製。王子準奏。果然清齋起來。大家都替那宮人捏一把汗。那宮人却不慌不忙。三日既過。那王子已到餓十分涯了。宮人便作好湯。親自端上。哈哈。真也作怪。王子一見。登時如那日在豆腐店中光景。一氣兒吃完。連連讚美。便問其所以。宮人笑道。這滋味一道。原無一定。只在人餓與不餓罷了。當時紅英。也因餓了大半天。所以覺粗飯香美哩。閉言揭過。且說紅英草草飯畢。僕婦撤去。不多時日落掌燈。料得今日沒人來款接了。只好明日自去謁見。枯坐一霎。也便安歇。次日起來。那僕婦匆匆端進一盆臉水。丟在那裏。道。姑娘淨過頭面。可自己潑去。門後頭有箕帚。便掃淨地罷。分咐畢。扭頭就走。紅英怔了一回。只得自去料理。待了好久。僕婦又拿了一壺熱白水來。紅英要開言。他又跑去。直至將午又端了飯來。紅英一望。依然與昨天一個樣兒。當時用畢。便忙忙將帶來禮物贖金檢出。請那僕婦將去。引自己進謁。僕婦道。這禮贖便先將去。姑娘且請稍候。因我家老太太。(指蕙仙)近日欠安。大娘子娘兒倆。不得工夫哩。說罷。端起撤飯。攜了禮贖去了。這裏紅英還不在意。便更了一身衣服。呆坐靜候。空庭悄悄。只見那階下日影。徐徐而移。直候得心焦意倦。方見那僕婦檮着嘴走來。紅英欣然迎上。却見他一屁股坐楊頭。罵道。都是浪蹄子。叫我去碰釘子。紅英不由大怒。正是。

驕氣未除難就範 惡聲忽至易凌人

欲知僕婦謾罵爲何。且待下回分曉。

第十二回 鑒微識遠老眼無花 涉險探奇雛鬟告警

且說紅英。見僕婦一罵。不口面色一沉。僕婦悟過來。忙笑道。姑娘莫多心。我是罵那猴兒丫頭哩。便是姑娘方來時。他不是合我接你進來的麼。他名喜兒。是伺候我家小娘子的。(尋麝丫頭之名。到此點出。)方纔我到內。先將姑娘之意。向他一說。他笑道。巧咧。今天老太太安好許多。大家喜得甚麼似的。你便去稟明。保管就見姑娘。我呆鳥似的。果然向小娘子一說。不想小娘子。正不耐煩。叱我道。甚麼要緊事。你這樣慌張。禮贄且置下。田姑娘且多歇兩天。俟我高興再見他便了。你想喜兒多麼促狹。我不罵他。罵那個。紅英聽了。甚是不悅。沒法兒只得澹澹一笑。話休煩絮。便是這樣光景。直有十幾天。將紅英孤零零置在陋院。便如軟禁一般。弄得他火星亂迸。這樣個牝獅般的脚色。如何受得。有一日晚上。孤燈枯坐。越悶越無聊。深悔此行之誤。暗恨道。憑我這樣人。爲何自尋人侮。茹家婆媳。難道便是天上人麼。想到這裏。不由氣吼吼跳起。拿起刀。刷的聲抽出鞘。就燈下拂拭一番。自笑道。我也真個呆了。他這裏又沒甚麼銅牆鐵壁。阻人脚步。明日我便闖入見他們。好便好。不好便斫併他一場。也沒甚要緊。想的得意。奮然登榻安眠。却是一時間。那裏睡得去。方要朦朧。忽聽院外兩個茹家僕婦。且行且語。一個道。昨天我託人由北京稍來一把王麻子的剪子。果然名不虛傳。器具兒好的很。一個道。那是自然。他曾受過千錘百鍊。安得不成美器。紅英聽了。心頭畢通一跳。悚然汗下。暗道。錯了錯了。要得藝成。那有不受挫折的道理。我只須耐性撐去纔是。如此一想。燥念都消。倒沉沉睡去。從此言語舉止。馴謹許多。這些情形。早在茹小娘子偵察之中。一日便整備停當。要馴伏這野性紅英。命那僕婦引他來見。紅英好容易盼到到這一日。如久處陰霾。忽逢晴朗。當時便喜孜孜隨

僕婦趑進內院。一路留神。只見屋宇連延。十分寬潔。僕婢奔走。各勤所事。連些大言語都沒有。少時已到頭層住室。早見喜兒垂手鵲立在簾外。趕忙一揭簾。紅英緊步趨進。茹小娘子。正就東壁下。漆桌兒旁。端然坐定。只穿着青布家常衣。雲鬢玉面。肅穆非常。明眸一眄。灼灼照人。紅英不由悚然。當時如禮叩拜下去。茹小娘子。只略略欠身。命他起來。跼在一旁。略問數語。却注視他面孔。良久方罷。紅英只好小心低頭。這當兒簾外鴉雀無聲。停了一霎。茹小娘子道。喜兒那裏。喜兒應聲走進。小娘子道。你且領他到大娘娘老太太那裏。喜兒道。曉得。當即頭前引路。穿過頭層室。喜兒方低語道。姑娘可還認得我麼。紅英道。正是哩。使用手指道。這二層住室。便是老太太居住麼。喜兒搖頭道。他老人家好靜。在後面住。便如佛堂一般。等閒不甚出來的。兩人一面問答。已到二層室外。聽裏面有人笑道。怪道喜兒這丫頭。走進走出。原來引了遠客來哩。說着掀簾走出。紅英一望。却是個半老佳人。生得雲儀月態。面容慈和。笑吟吟長眉彎黛。甚是可親。喜兒趕忙低語道。這便是我家大娘娘。紅英連忙道個萬福。大娘子道。不消得。說罷攜了他手。端相一番。笑道。果然好個俊爽姿質。喜兒這時已舉廉伺候。茹大娘子便直將紅英攜入。先笑道。我們且坐了談罷。不須行禮了。紅英那裏肯依。當時拜罷。侍立一旁。室內一個婢女。早移了座來。大娘子向紅英道。你且坐了講話。紅英只得謝過。然後就下首落坐。暗道。這位大娘子。却是好性格兒。大娘子便殷殷與他談起。及聽到他所遭家難。不由歎道。如此看來。你却是個苦人哩。既到這裏。且專心習藝罷。我如今也沒這些心緒。好在小媳還能來得。你們一塊兒混。倒也不錯。說罷。又仔細看了他一回。回頭向喜兒道。你看田姑娘這雙眼。真個靈

動。保管聰明得緊。你這丫頭。倒添了個伴兒。喜兒抵嘴一笑。不敢答言。紅英便趁空退。婢子聞得老太太染恙。想已大好。可容婢子前去叩見。大娘道。便是哩。現已全愈多日。既如此。我領你去。說罷跣起前行。紅英與喜兒都跟在後。穿過這二層住室。那院落越法寬廠幽靜。盆花石橙。位置楚楚。階下翠森森數竿脩竹。趁着布廉紙窗。一派古樸氣。使人神靜。當時一行人走到階下。大娘子便止住紅英等。自己先去回明。然後方出來。向紅英一招手。紅英低頭而進。偷眼一望。那老太太白髮婆婆。穿了件沉香色道服。正在佛几前添換瓶花新水。室內矮榻木几。旃檀微燼。悚落落置了幾部經典。粉壁上却掛着一柄長劍。七寶劍鞘。光澤異常。還是當年茹南池老英雄所用。不義丈夫的項血。也不知染了多少。而今却與這老太太作了個入道良伴。看起來英雄末年。大半都與這劍一樣。昔人有詩一首。道得好來。

祥金鑄就耿神鋒。留與人間雪不平。幾許恩仇端賴此。中風雨作龍鳴。

那寶劍之旁。還掛着一付對聯。墨迹淋漓。甚是古雅。寫的是

色相都空花不染 歲寒惟與竹相期

紅英看罷。方在沉吟。蕙仙一回首。倒將他嚇了一跳。只見這位老太太精神炯炯。雙瞳照人。直不似年老婆婆。當時忙垂手鵲立。大娘子早就正中。鋪下墊兒。紅英不待分咐。盈盈便拜。蕙仙拉起道。你到這裏。敢好多日了。你的來意。吾已盡知。自有小媳們料理。却是我這裏規法緊嚴。你第一須守教法。更不可隨便行動。切記大門那裏。不可踏脚。待你學成後。自然明白。說罷將紅英細一端相。忽嘖嘖讚歎兩聲。慨然道。姑娘材質如此。倒不愁學藝不精。但是存心作事。

能學我們大娘子。我便歡喜了。說罷自己歸座。向大娘子道。你道我這話。是也不是。大娘子只好一笑。當時蕙仙又細細問紅英所能武功。點頭道。也還罷了。我們相處日久。你學藝之暇。只管向這裏來。與我談談。通不必拘束的。說罷靄然一笑。大娘子登時欣然。悄悄向紅英道。我們且退去罷。說罷領紅英出來。行到院內一個角門邊。向喜兒道。你便送田姑娘回院歇息。我還須到老太太處。說罷走回去。這裏喜兒。便與紅英出了角門。却是一條長箭道。走了良久。方纔走到紅英所住之院。喜兒笑吟吟跟入屋內。言三語四。好久方去。且說茹大娘子。復入室內。蕙仙道。我看田姑娘這人。聰明有餘。氣質不正。如學藝太精。倒足爲累。可囑咐孫媳婦。當心一二。教他個十分七八。也便罷了。茹大娘道。或者年幼人氣質不定。也是有的。蕙仙道。不然。他那眸子。却沾些邪媚之氣。不過爲美貌所掩罷了。婆媳又談了一回。大娘子方纔退出。從此紅英便每日按時學藝。他本是絕頂聰明。又加着素有根抵。不消說一點便悟。天下爲師的。那有不樂育英材的呢。因此茹小娘子。倒十分喜他。却是時時設法挫他驕矜之氣。茹大娘子秉性和厚。是看得天下沒有不好的人。喜愛紅英。更不消說。惟有蕙仙。靜極生慧。早料定紅英將來必興妖作怪。只好暗歎爲劫運使然。因此時時講今比古。拿話兒去敲醒他。光陰迅速。忽已兩年有餘。紅英自覺藝足。拘束日久。未免春懷撩亂。恰好端午節。陳敬又使賀婆子前來望着。相見之下。紅英不禁引起舊歡。便絮語陳敬近況。那賀婆子又是個度婆婆脚色。自然甜甘甘柔嫩嫩。來了一套連皮帶骨的風情話兒。聽得紅英蓮臉生春。只管咬了小指兒呆想。不想這番光景。却被那僕婦聽去。正在合同伴們繪聲繪影的說笑。忽見喜兒。一脚跨入。大家一擠眼。便頓然住口。喜兒笑道。背

地不談人。談人沒好事。倒是怎麼件事。我須聽聽哩。僕婦一撇嘴道。呀。誰家十七八大價丫頭家。耳報神似的瞎打聽。喜兒笑道。你不肯麼。我有道理。說着伸開兩指。向僕婦額兒擰上一捏。僕婦呵呀道。別這麼動手動腳。我說就是。便將賀婆子與紅英一段光景。細細說出。喜兒聽了笑得撲天哈地。道。莫非那麼陳敬。是他漢子麼。僕婦道。可了不得。這是甚麼話。好姑奶奶。你快去罷。別嘔得人肚兒痛了。喜兒笑嘻嘻走出。他知甚麼輕重。便趁空兒一五一十。向茹小娘笑訴一番。還以為這段新聞。採訪得有趣。那知茹小娘子。登時面色一沉。喝道。怎這等沒規矩。這也是胡說的麼。喜兒不由失色而退。却是茹小娘子。十分不悅。暗察紅英那一派驕矜氣。又漸漸發露。過了些時。便交秋節。紅英寄鞋後。越法引起情思。又自以藝已大就。便不甚留意茹小娘子諸般囑咐。一日忽想起那大門所在不可踏腳的話。便自恃本領。倒要探個究竟。卽悄悄走出。超長箭道。來至二門樓邊。端相一番。只見方磚砌地。十分平坦。並沒異樣。只是靠大門洞。後檐滴水下面。一排墜瓦砌的古魯錢。望着錢眼虛空。彷彿是承洩雨溜似的。門洞兒中間。四扇洒花綠油屏。却閉得牢牢兒的。屏門兩旁壁上。嵌着兩具猙獰獸面。張着老虎似的大嘴。地下却密舖杉板。橫楣上還高懸兩具大銅鈎。想是懸燈之用。紅英看了一回。暗想道。若就輝煌局面而論。也不過像自己家中。為何鬼鬼祟祟。便不可踏腳。或者茹家婆媳。特地欺人。大家便跟着闕傳。也未可知。想到這裏。不由趑趄脚步。慢慢向門洞後檐下走來。剛踏着一個古魯錢緣。只聽噠的一聲。由錢眼中射出一支弩箭。紅英大驚。剛要跳向杉板。只聽後面有人大叫道。去不得。風也似跑來。攔腰抱住。直拖到二門邊。方說道。呵呀。好險好險。姑娘今天是怎麼別。若不是我

遇着。那還了得。紅英定睛一看。却是喜兒。已嚇得蠟渣似得顏色。不由怔着道。這是怎樣。喜兒搖手道。快走罷。我家小娘子知得了。須不是耍處。說罷直拖轉紅英。叮嚀一回方去。紅英翻復沉思。終是摸頭不着。只得丟開。一日又從茹小娘子授藝。試了一路拳脚。真個有搥碎鶴樓踢翻芳洲之勢。然名師所授。不同尋常。試罷卓然立定。向茹小娘子微笑道。吾師看弟好技術。還沒甚破綻罷。說罷明眸四顧。十分得意。茹小娘子略一沉吟。更道。破綻呢。也無一定。但看敵人技術如何。若單身試拳。自然可稱沒破綻了。紅英聽罷。不由不悅。趁着傲氣。便冒然道。那麼吾師既如此說。何妨當場指點一二。茹小娘子道。使得。於是兩人各站好。叫一聲請。登時打將起來。一對玉人。珠聯璧合。端的好光景。但只見。

雙峯對峙。瓊樹爭輝。玉臂縱橫。金蓮錯落。一個是紅鬃嬌女。氣薄風雲。一個璇閣嬌姝。名傳宇宙。鬢雲彈處。腰式如弓。蓮趾騰時。履痕似月。渾內外家之宗派。合南北地之拳門。騰踴無形。變化有則。真個是嬌喘不聞聲細細。巧敵惟見態依依。

當時兩人來來往往。便如飛仙一般。紅英妄想爭勝。步步逼緊。茹小娘子只給他個自在遊行。隨意抵擋。引得紅英性起。少時亂個縫隙。一足飛來。茹小娘子忽的喝聲着。微駢兩指。點到紅英脛腕。紅英但覺如一股針氣一般。直達上身。登時心頭犯惡。迷悶要倒。茹小娘子趕忙向他背後。輕輕一掌。紅英吁了一聲。方纔站穩。不由撲翻身便拜。叩請所以。茹小娘子道。這不過是點穴成法罷了。紅英當時也不敢細問。却是從此念念在心。依然專心習藝。這當兒飛檐越壁。只如尋常。諸般兵器。無所不通。更妙的便是刀法。有七十二招變化。真是潑水不入。這時距三年學滿

之期。只好有個把月。紅英暗想。佳會不遠。好不高興。卻有一件。總想學會那點穴法。方纔如意。那知茹小娘子。十分機警。本不肯輕傳絕技。又搭着暗奉了蕙仙囑咐。便決意留了這一招兒。彷彿那俗語說的。貓兒不教給老虎上樹一般。只有茹大娘子。爲人誠厚。被紅英苦纏得沒法。幾次命茹小娘子教他一二。小娘子只是不肯。也只得罷了。那知這一來。這段邪緣。將來却落在冷田祿身上。此是後話慢表。且說紅英。一日正思量這點穴法。低頭悶坐。忽見喜兒揚揚走來。笑道。姑娘不多日便要學滿轉去。應該歡喜纔是。爲何反悶悶起來。紅英正在無聊。便拿他打趣道。你終日小鬼頭似的。且猜猜如何。喜兒便趨勢坐在下首。笑道。這不用三猜兩猜。一猜便著。姑娘管保爲大家熱刺刺相處一場。一旦分離。怪割捨不得的。紅英道。世上無不散的筵席。倒不爲此。喜兒道。既不爲此。或者我們小娘子得罪姑娘來。紅英笑道。越法不是。爲師的調理弟子。應該訓斥。我還求之不得的哩。喜兒聽了。仰起頸呆想半天。忽想起那日所聞甚麼陳敬的一段話。不由失口道。呀呀。我可猜着了。姑娘一定是想他能。這句話劈空而來。倒猛將紅英怔住。便笑道。這憨了頭。好不糊裏糊塗。這個他。可是誰呀。那知喜兒話方出口。業已後悔不迭。暗想糟咧。這片話如何能向他說。登時羞急得紅雲飛起。連頸帶臉。被紅英一問。越法不好意思。還虧他心眼兒快。便笑道。姑娘一定是想那個跟隨你的阿姐。紅英睡道。我想他作甚。這越法不對勁了。喜兒這當兒。還覺得臉上熱烘烘的。便順手來了個貓兒洗臉。用手抹了一把。呵欠道。(凡人一阻興。沒意思。登時懶倦。此等處都見微細體貼。)姑娘你老實說了罷。別這麼打悶壺蘆咧。紅英一笑。方將思量學點穴法之意說出。喜兒道。這倒難哩。我們小彎子。是因人授技

• 都沒一定。將來娘兒們那裏就不見面咧。趁他有時歡喜。姑娘再求教。也不爲遲。還發悶怎的。說罷跣起走出。紅英順步送到屋門口。只見喜兒剛走到院門首。忽的一怔。大叫道。不好。回身飛也跑來。紅英大驚。正是

絕技未成方缺陷 驚聞又到費躊躇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曉。

第十三回 化鯉門豪餞辭師 襄陽城淫徒遇豔

且說紅英。忽見喜兒慌張跑回。猛然一驚。喜兒竟奔上前。附了紅英耳朵。細語良久。聽得紅英驚驚聳聳。不田謝道。你這番好意。吾已都知。便當依你話去作。喜兒復密囑良久方去。俗語說得不錯。貓狗識溫存。這便是紅英素來溫煦喜兒的好處。所以到緊關加要之處。竟虧他預洩秘密。當時紅英沉思一番。只待窺空行事。這當兒茹小娘子。越法教授加緊。只有晚上。還有些閒空。屈指學滿。還只有十餘日。陳敬便由家整備鞍馬。依然命梁方來接紅英不題。且說紅英見爲日無多。剛要如喜兒囑咐去行事。恰好這日茹小娘教授罷。喜道。可賀你功力圓滿。已到十二分火候。不久便當遣你歸去。只是有一樁要事。我家向例如此。便是臨行之時。諸門洞開。爲弟子的。須由內一直殺出。從大門而去。這番意思。是怕那爲弟子的。學藝不精。有辱茹家名譽。却是那大門內外。有許多利害機關。只憑你本領躲閃。出得去的。自然成功。偶一失神。或彼阻遏。還須留學三年。倘或不幸。或傷或死。都不能定。爲日無幾。趕快日夜加工練習去罷。紅英聽罷

。只驚得亡魂落魄。幸虧還聽得喜兒先草草說個大概。稍爲得點主意。當時默默退去。那敢怠慢。挨到夜深人靜。躊躇一番。便悄悄走向箭道。略一聳身。已貓兒般跳入二層住室內。由牕隙向內一張。且喜茹大娘子。還未安歇。正端坐椅上。對燭觀書。紅英忙悄悄而入。一掀內室簾。闖然直入。突的跪倒大娘子膝前。手扶膝蓋。嗚嗚咽咽。一場好哭。這都是喜兒的錦囊妙計。他算准了大娘子。是老好子咧。當時大娘子忙道。怎的。便要扯他。紅英更來得干脆。索性雙手抱膝。一頭扎在懷內。哭叫道。大娘娘救命罷。茹大娘子見他嬌啼宛轉。果然受不得。不由自己眼睛。也酸酸的。拖他道。不拘甚麼。姑娘快起來。紅英道。大娘娘應許我。方敢起去。大娘子百忙中連道。當得當得。紅英這纔拭淚站立一旁。將那曾子茹小娘子吩咐的一番話。說了一遍。茹大娘子道。當是甚麼大事。原來爲此。此是我家老例、不曾免得。姑娘所學甚能。斷不致或有意外。紅英道。只是那大門內外。許多利害機關。還求大娘娘密爲指示。說罷又要拜將下去。茹大娘子。一面扶住。一面沉吟。正色道。你既說倒此處。也怪可憐的。却是你此行之後。身負絕技。必當用之於正。我們婦女家。雖不能致君澤民。但是行俠尙義。種種拯濟之功。還作得來。你如誓遵我言。我方指示於你。說罷一團誠懇之色。注定紅英。紅英連忙沒口子指天誓日。茹大娘子喜道。如此却好。但誓不虛發。日後倘若違背。你自己終蹈不祥。別人須救不得哩。(寫大娘子慈和如畫。)說罷。剪剪燭花。命他對面坐了。用纖指畫几。指示道。這大門內外機關密布。綜言之。沒處着脚。你第一須切記四扇屏門邊。一道門限。並大門門限。這兩道門限。都可駐足。既躍上大門限。便須直躍上照壁之頂。倘中間氣力不接。偶踏門外之地。那照壁中却伏藏毒箭。

百支。登時雨點般射出。至於那左右上馬石。都有機軸。若踏到雕石上面。登時平沉。若踏了朴石、發動下面消息。便從照壁沿上。射出三支雙脊魚頭鏢。若說到屏門邊。更加利害。那兩旁獸面口內。都藏飛叉。但一觸手立刻左右齊出。倘一驚惶。上攀鐵鉤。那橫楣槽兒內。便轟隆隆一陣響。一把腴刃長大刀。賽如千金闌一般。立時飛下。地面上所鋪杉板。都是滾機。下面深穴。足有四五丈。倘若陷落。便老實實閉埋而死。因那杉板。各有密筍。人一墮下。頃刻各復原狀。依然平地一般哩。紅英聽罷。只驚得汗如雨下。不由問道。家居之下。爲何作此等危險機關。茹大娘子沉吟道。這還是當年先翁在日。從北京歸隱之後。有一個好友過訪。此人落拓不羈。廣有才智。兼深明機巧之學。偶然興到。便與先翁製就這一片機關。取名爲化鯉門。言人能從此間出去。便如魚化爲龍一般。也是成就弟子一片苦心。並非爲防患備敵而設。先翁一生正氣。不但爲德鄉里。便連不義之輩。也都畏懼兼有。豈像豪強之徒。防人暗算麼。後來此人飄然雲遊去了。直至先翁去世。也不曾來。紅英一面心內怙愾。一面隨口問道。此人也倒奇異。他姓名是甚麼。茹大娘道。他這姓氏。委實不多見。他覆姓淳于。單名一個尙字。紅英聽罷。叩謝而起。茹大娘子道。你不必慮得許多。既知底裏。自去留神。預備便了。紅英唯唯。方要掀簾。茹大娘子道。可是的哩。我還忘掉一樁。那門洞後檐下砌就的古魯錢。下藏勁弩。千萬也不可踏觸。這一囑咐。大娘子總算是廢話咧。因人家早已請教過了。當時紅英却綳的住。登時故作一驚。向大娘子便拜道。虧得大娘娘指示得如此詳細。使人感激無地。竟來了一套兒客氣。(寫大娘純厚如此。一片真誠。而紅英終以詐僞待之。並且倉惶之間。不將誤踏錢緣事說出。陰鷲可畏如此。此等

小節。都寫人性情。非泛墨也。然世無聖歎。誰復識作者苦心哉。爲太息者久之。茹大娘子。倒很覺過意不去。不欲驚動婢僕。仍命他從旁垣躍出。回到室中。還沉吟了半晌方纔安歇。(只一沉吟。中藏無限情事。)這且慢表。且說老僕梁方。不多日便到黃岡。且就旅店中歇下鞍馬。到茹家通知來意。紅英這當兒。又喜又憂。除食息外。只管預備武功。臨行頭一日。蕙仙等又囑咐許多話。便將他一切行李整備好。先交給梁方。紅英手頭闊綽。茹家婢僕。都有賞賜。喜兒不消說。又另有一番別意。當夜晚大家都侍坐在蕙仙跟前。紅英處處留神。只見蕙仙座旁。忽倚了一根紫漆拐杖。他相處三年之久。一向不曾見蕙仙拄過杖兒。不由心下納罕。便笑吟吟端了一杯茶。送到蕙仙跟前。順手兒將杖一提。不禁面色一驚。原來那杖沉甸甸竟有五十多斤重。是鐵胎加漆的。蕙仙笑道。你看我這個紙老虎兒。可好不好。當年怪好的伴兒。而今老來。只是不待見他。說罷向茹小娘子道。等你老來。便自知得了。凡人少年得意的事兒。及至老來。回想。可煞是沒趣。也不知當日掙命認真的是甚麼。說罷哈哈一笑。紅英爲人。何等機伶。早聽透蕙仙這番話意。不但自己不肯難爲他。便連茹小娘子。都暗用話兒點到。於是心下放寬了許多。當時談了一回。大家各散。紅英安歇下。事在心頭。一時間翻來覆去。好容易睡去。次日方纔梳洗罷。那茹宅婢僕。都一個個衣履一新。前來叩喜。亂過一回。那喜兒也笑嘻嘻跑來。一身短衣勁裝。便如在章華驛前的光景。紅英笑道。怎忽的怎等排場。喜兒笑道。呀。姑娘還不知麼。今日早晨。特地給姑娘餞行。酒至半酣。即便由席上起身。自我們老太太以下。都須披掛整齊。如臨大事。給姑娘把盞送行。好不風光得緊。姑娘也便結束起來罷。婢子特來請客的呀。說罷從壁上摘下雁

翎刀。笑道。今日該你出點氣力了。紅英聽了。只得略爲結束。便由喜兒前導。走出住院。由二門而入。一望洞然。諸門大啓。直及最後一層倒廳。百忙中回頭一望。早見屏門大開。直望到門外照壁。不由駐足凝神。又暗將大娘子一番話。溫了一遍。然後同喜兒直穿三層室院。方到倒廳前。早見蕙仙等都結束得威武武。徘徊廊下。廳正中華筵已列。酒炙紛羅。十分豐盛。另有兩個綵衣婢子。在廊下各司金鼓。其餘的垂手夾侍。肅然無聲。紅英一見。不由心頭七上八下。趕忙一鎮定。急步而進。大家廝見了。說得數語。紅英便款折纖腰拜別。先向蕙仙拜將下去。蕙仙笑道。不消了。今日藝成歸去。真是大喜。次及茹大娘子。大娘子一見這番光景。心頭真有些熱刺刺的。只連說道。願作一躍登龍。末後方拜到茹小娘子跟前。小娘子正色道。我們三年周旋。今日何須多囑。此後望你自己努力罷。說罷微微一歎。（寫茹家三婦。各有情致。而後來紅英許多事。已在隱躍中。真有匣劍帷燈之妙。）當時大家擁紅英入座。登時一通鼓起。金聲一鳴。舉杯相勸。且談且飲。上過幾道菜品。便聞得金鼓又作。於是從蕙仙起。各敬了紅英一杯。這當兒喜兒替紅英抱了雁翎刀。侍立座旁。蕙仙便向他道。喜兒勸酒。說罷挺然而起。率茹大娘婆媳。向前而去。喜兒望他們去遠。方將手中刀一振。低笑道。利市利市。我且來替姑娘勸他一杯。說罷竟斟了一大杯。淋浪浪潑向刀頭。將餘瀝一飲而盡。登時精神躍然。雙眉一舒。趁勢就席前舞了個來回。紅英見了。不由豪氣飄起。霍的跳起。一臺腳踢翻椅兒。引起壺古都都灌了一氣。拍的聲擲在案上。道。（欲寫紅英淋漓突兀之致。卻從喜兒一面引出。靈動之至。）好好。我來助你個勢兒。蹭的聲躡到喜兒跟前。接刀在手。方要舞動。便聽得三通鼓隆隆響起。接着金聲大鳴

喜兒大叫道。姑娘保重。可便由此去罷。紅英道聲多謝。提刀闖去。旋風般捲過三層住室。剛邁出門來。忽聽背後喝道。那裏走。忙一回望。正是蕙仙。那一條拐杖。業已泰山壓頂似的。飛向當頭。紅英急忙橫刀一架。只震的玉臂生痛。便不敢迎敵。連忙跪倒蕙仙膝前。蕙仙拭拭老眼。歎了一聲道。紅姑快些去罷。紅英謝得一聲。提刀跣起。直闖過二層住室。早見茹大娘子。手拄一桿爛銀鎗。正在院中等候。見他到來。拖地一抖。怪蟒般分心便刺。紅英道。怎大娘娘還不可憐我。大娘子早一笑收回槍鋒。便道。我無以相贈。且教你一路槍法。說罷。兩人交手起來。紅英留神。果然這路槍法。神出鬼入。若非有意周旋。自己那裏抵擋得來。好紅英真個心靈手敏。只這倉猝之間。竟將茹家槍牢牢記全。後來多少長鎗大戟的斷殺。真個得力不小。當時茹大娘子指點畢。趁勢賣個破綻。紅英會意。舞刀殺出。茹大娘拄鎗笑道。阿娘便放過你。且仔細前面罷。這當兒紅英已闖到頭層住室院內。那喜兒飛也似趕來。見悄然無人。忙道好了好了。姑娘還不快走。說罷拖定紅英。直搶至二門外。那知茹小娘子。正隱身門外。紅英一脚剛踏到階下。茹小娘子手起劍落。喜兒叫聲不好。儘力子將紅英一操。一個躑躅。攢出數步。真好紅英。捷疾非常。登時一個懸崖勒馬式。翻身一刀。只聽嗆啣一聲。觸着劍鋒火星亂迸。兩下裏不暇言語。頃刻間劍去刀來。直殺得翻翻滾滾。滿門中白氣縱橫。人影不見。端的一場好鬥。怎見得有詩爲證。

茹家劍術號良工。衣鉢相傳一瞬中。豪餞奇聞人豔說。辭師今見女逢蒙。

當時兩人惡鬥良久。茹小娘頃刻間劍法屢變。妙在紅英隨勢赴敵。豪無破綻。茹小娘子。不由暗

暗點頭。正這當兒。忽聽喜兒仰天自語道。姑娘真是概騾子脾氣。便拜過打甚緊。此語出口。茹小娘子登時觸動前情。不由一晃身。跳立圈外。長歎一聲。擲劍於地。紅英也便淒然淚下。一撲身便盈盈跪倒。原來紅英初來的當兒。一日因習藝不中程度。茹小娘子罰他跪拜。紅英不肯。虧得喜兒從打了個和兒。當時便說得這兩句話。所以茹小娘。立時憾愴哩。當時茹小娘子命他起去。一閃身讓出道路。只見他略不躊躇。一挫身直奔大門。聽一聲早躍登屏門限。足方站穩。不想他倒提長刀。向前一翻手。那刀一轉。噹的聲碰在獸面上。茹小娘子失色叫道。不好。一聳身比箭還疾。飛登在檐下正中一個古魯錢上。儘力子一踏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那右壁獸嘴內。一把鋼叉挺出。只離紅英右肩。分豪之間。被這一踏。登時縮回。這當兒休說紅英。便連茹小娘子。也驚得香汗淫淫。紅英那敢遲疑。便略一喘息。運足氣力。颼颼的一連兩躍。由大門限。直登照壁之頂。百忙中來了箇金雞獨立式。手挂雁翎刀。四下一望。好不意氣飛揚。這當兒鍔鉞外。兩旁觀者。何止數千人。都驚得神搖目眩。及見紅英卓然立定。方纔想起喝彩來。就那一聲裏。茹小娘子便如一朶彩雲飛出。與紅英站在一處。携手大笑。雙雙跳落照壁。後廣場中。這當兒老僕梁方。早已前來伺候。便向前一一叩畢。頭前引路。直至旅店。兩人依依話別。茹小娘子又囑咐許多言語。方纔轉去。這裏紅英等。收拾鞍馬。即便登程。一路上心滿意得。好不快活。便從容將陳敬近况。詢問一番。梁方道。我家主人。也是成日價打煞氣力。結了許多朋友。便是我來的富兒。還曾因府裏一位幕客。在外倚勢欺人。被我家主人折服得伏伏在地。這時節襄陽一帶。提起我家主人。頗頗有名。說到這裏。他忽想起花娘子有意爲媒。小二配給國安。(虛寫是省筆法)使

將此意說了一遍。紅英喜道。這倒是再好沒有。本來小二蒙你主人拯濟得來。便終身不離陳家。豈不妙麼。說罷俊眼一轉。十分欣然。看官請留神。莫被瞞過。你道紅英這一喜真個專爲小二麼。或者對景生情。却想到自己身上。也未可知哩。閑話休題。這日距襄陽十餘里。紅英正在垂鞭緩轡。只見前途塵埃飛起。兩騎馬尾銜跑來。馬上兩人。正是國安陳敬。兩下一見。都喜怪怪的。各道寒溫。紅英抵嘴笑道。你兩人匆匆忙忙。端的向那裏去。陳敬。噫。這話兒好不負人來意。難道你真個不覺得麼。紅英。當時四人合作一處。直奔府城而來。陳敬這當兒恍若登仙。只管在後面端相紅英馬上風姿。迷迷糊糊。走了許多路。通你覺得。直至將到城門。方纔一抖轡。越過紅英。剛要吆喝開路。忽的一騎馬。從人羣中。對面闖來。馬上那人。正是馬勝。結束得十分華麗。看光景是去赴朋友們的酒筵。兩下裏劈頭相遇。馬勝一雙眼光。早穿過陳敬。直射到紅英面上。那裏肯再轉睛。口內却亂噪道。怪道我那會子找你。不曾遇着。原來出城去來。陳敬便道。馬兄向那裏去。連問兩聲。馬勝竟不聞得。徧搭着這當兒車馬行人。亂糟糟擠作一塊。良久良久。只是不開。馬勝大得其所。直夠夠兩眼。好不刻毒。陳敬紅英還不怎樣。不想引得國安怒起。便氣憤憤把馬一帶。超向前邊。大喝道。你們有眼睛的。須看着路。若拋在空處瞎掉。便是撞翻了。我都不管。哈哈。馬勝這廝。真是賤骨頭。被這一罵。忽然將寄放耳內的陳敬所問之話。想將起來。登時張起大嘴。亂應道。哦哦。便是向朋友處吃酒去。(描寫入神)紅英見他那大鼻頭。已然好笑。(焉知後來倒甚好玩。一笑)這時節見他聳着鼻兒。直著眼兒。稀溜著嘴兒那副醜神氣。好不難看。不由斜眼一瞟。嫣然一笑。這一來不打緊。只聽衆人叫道。倒也倒也。便聞

得撲通一聲。接着希溜嘩唧一陣響。突的一個老兒。喘吁吁跳起。揪住馬勝一條腿。連喊帶罵。衆人不由大笑。正是

如花美眷胡天帝 搶地禿鷲且擾纏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曉。

第十四回 諫幼主老僕剖深衷 鬧婚堂怪風示衰兆

且說紅英。無意中啓齒一笑。那知馬勝不敢妄自菲薄。以爲這千金難買的風情。竟無端尋到小生身上。登時半身一酥麻。不由足兒一動。磕在馬腹。那馬一昂頭。發動脚步。恰好一個禿腦門矮老兒。擔了一擔要貨。無非是泥人糖彈。琉璃扯扒。紙老虎。碎銅壞鐵之類。正累的佝佝僂僂。低着頭撞來。猛一擡頭。忽見一個長長的大馬臉。竟將一個毛扎扎的大下巴。摘在自己禿頂上。還呼呼亂叫。他那裏還有魂咧。登時腿兒一顫。滾跌在地。肩上貨擔。摔得一榻糊塗。這當兒血本要緊。怒從心起。一砧碌爬將起來。拖住馬勝的腿。罵道。瞎死囚。你這不是要我的命麼。我這挑貨擔。齊頭傳了三兩代。規規矩矩。掙過上萬的銀子。今天你與我碰斷根。沒別的你家在那裏。從今我老人家。便是你老子了。說罷便索性一個墜都魯。臥在馬肚下。大嚷大罵。馬勝自知理屈。虧得身上還帶着幾兩碎銀。把來給他。方纔罷咧。急望紅英等。業已影兒不兒。沒奈何恍恍惚惚。自去赴筵。却是從此心坎兒土。牢嵌了箇紅英倩影不題。且說紅英等。四騎馬走進城來。不多時已到陳宅。花娘子和小二梁媽媽等。早在門首張望。花娘子這當兒便如畫眉踏春一般。

只管抖起翅。吱唔一聲。當時擁擠擠。衆僕人各接鞍馬。小二早飛也似搶到紅英跟前。一面笑一面還淚淫淫的。花娘子笑道。呀呀。你那幾大車話。停會子。閒了說罷。那裏就狗吃了日頭去咧。說罷擁定紅英。直奔舊院。紅英一路留神。只見行行處處。越法齊整。便知陳敬這當兒商業越盛。少時入室歇息下來。花娘子與小二。一面服事。一面各詢述別後情形。既知紅英藝就。將小二喜得只是打跌。便笑道。好姑娘別管怎的。消閒時教給我些。花娘子頭兒一扭。笑道。這很容易。你要學藝。先打算一輩子不離姑娘。你看老姊先給你料到這裏。那會子在乾娘跟前。我怎麼說來。你還紅的臉鷄下蛋一般。小嘴梆梆的。合我質證。雖是牙關裏的勁。終惹得人舒齊。看起來就不管你這閒賬。纔解恨哩。說罷頰兒一挺。綳得臉笛末一般。(花娘子一席話。吞吐抑揚。如急雨洒蕉。清脆無比。不但將提婚一段，趁勢暗補出。而微含酸意。尤貼人情。此等鬼神文字。如草草看過。便是罪過。)小二聽了。便跑去扭股糖似的纏住他。笑道。我撕掉你這張嘴。當着姑娘胡嚼的是甚麼。花娘子一面掠鬢。推他離身。一面笑道。奇哩。這種鑼鼓。難道還偷著打麼。那裏你就一輩子不。(句)小二不等他說完。剛又要撲去。只聽院內有人笑道。可了不得。我緊趕慢趕。還是拾人庇吃了。就知姑娘要到來。歸根兒沒趕上接。說着一脚跨入。却是賀婆子。這當兒也扎括得人似的了。花娘子趁勢扯了小二便跑。道。別只管閒磕牙咧。停會子主人那裏沒人替手換脚。乾媽累得沒好氣。又該拿人紮筏子咧。說罷兩人一溜煙跑去。這裏紅英一面與賀婆子談話。一面思量花娘子一番語意。賀婆子無非居功頌德。胡噪一陣。臨去却附了紅英耳朵。噉喳一回。紅英臉兒一紅。但道。我自曉得。賀婆子方笑迷迷去了。從此紅英倒十分矜莊

起來。除練藝之外。等閒也不輕出。便與陳敬談笑。也自規規矩矩。衆人都覺詫異。惟有花娘子。早知這欲擒先縱的作用。知兩人結合不遠。便百忙中先將國安小二姻事聯妥。這其間白不相干。暗含着還忙壞一個色哥兒。便是馬勝。他自遇紅英之後。那裏便肯拋掉。雖想不出甚麼道理。且思量快快眼睛。也是好的。便時時走來閒坐。一個屁股。便如帶了千金闌一般。再也不輕去。妄思一見。國安恨得甚麼似的。陳敬却不甚理會。便是這樣光景。過了兩月。一日晚上。陳敬與紅英密語良久。次日紅英忽的欲轉家去。梁方等都信以爲實。只有花娘子却笑而不語。果然被陳敬殷殷留住。紅英沒奈何。作了家書。煩陳敬遣人送去。陳敬密密的又自寫一封。寄與那滾刀筋。便仍派梁國安。前赴蒙自。立候回音。國安承命。匆匆便要登程。臨行那一晚上。梁方夫婦。未免叮嚀一番。正說得熱鬧。恰好花娘子走來。笑道。阿弟好美差兒呀。這踰至不濟。他們那裏也得賞兩個大元寶。天大的喜事。須得著實起發他們裏。梁國安合梁媽媽倒有些覺得紅英陳敬之事。便含笑不語。只有梁方聽得。倒猛然一怔。還以爲遠使遙臨。尋常賞費。也是有的。便笑道。田姑娘家雖是闊綽。也未必就這般大手兒。花娘子笑道。既如此說。便算我害財迷。大家一笑。便揭過去。正這當兒。忽見小二悽悽惶惶走來。一屁股坐在梁媽媽身旁。看着國安。只管要掉淚。花娘子笑道。呵呀。可怎麼好。你太也膿包。難道他還去個三年五載麼。便直得拿出鶯鶯小姐的樣兒。那麼着你索性明天鬧個長亭餞別如何。一席話說得大家都笑了。小二唾道。沒得瞎嚼咀。儘只人心裏難過。你還胡鬧。說着從懷內掏出箇小紙裹。約摸有兩把碎銀。遞給梁媽媽道。你老便給國安哥收拾在行李中。等他過盤陀山時。買些紙貨冥錠。到我娘墳前。(句)說到這

裏。不由聲音哽咽。撲簌簌落下淚來。這一來不打緊。倒將花娘子弄得白不赤的。趕忙笑道。你只囑咐一聲便了。還巴巴的拿出一兩頭來作甚。梁媽媽也笑道。可是的哩。國安他那裏省不出這點點錢來。再說他也是應當應分的。花娘子忙笑道。阿妹你真想不開。他還當着半個兒子哩。小二聽了。賭氣趁勢跑去。大家讚歎一番。各散安息。次日國安起程。不必細表。過了數日。陳敬耐不得。依然邀紅英時時出遊。那賀婆子不消說。越法得臉。不斷的走來走去。便是老僕梁方。也覺有些蹊蹺。一日老夫婦閒談起來。梁方偶將所疑。向妻子一說。言下十分悶悶。梁媽媽道。便是哩。我早就聞得乾女兒話前話後。說這樁事。便是昨天遣國安送書。乾女兒。還猜疑到是主人向田家求婚哩。這句話不打緊。登時將梁方氣得直檝檝的。怒道。你這老貨兒。沒事的胡拉八扯。正經事你倒像沒嘴葫蘆了。既知有這事。爲何不向我放個屁。我好歹諫勸一番。主人萬一也許聽從哩。梁媽媽那肯服氣。便道。你那檝性兒。可是善哩。誰捕風捉影的。便向你說。倘若乾女兒猜的不是。你那臉子屁股的。可肯善饒人。動不動便是你們老婆家。知道甚麼。單會揚風冒火。便是那一天我打發國安。向朱仙娘求一劑藥。你看你那陣雷頭風。誰閒的沒幹了。向你學舌去。一頓搶白。梁方越怒。便氣憤憤去見陳敬。剛走出去。恰好花娘子走來。見梁媽媽光景。問知所以。便笑道。他老人家管保抹一鼻兒灰來。事有九分九。那一分還兩下裏五釐都願意。還勸阻他作甚。他老人家真沒見那賀婆子。越法來得起勁麼。梁媽媽道。誰說不是哩。兩人談過一回。果然不多時梁方垂頭喪氣的轉來。見了花娘子。便道。你猜疑的真正不錯。主人果爲求婚送書。我方纔曉譬了半晌。無奈心意已定。不可挽回了。咳。此後我們操心的事。正多哩。說罷竟有

些悽惶起來。花娘子等也不敢再說甚麼。當時各散。又過了些日。國安轉來。賣到回書。果然滾刀筋一口允了婚事。一切嫁禮奩妝。俱由陳敬酌辦。陳敬這一喜。那裏還穩的住屁股。便忙碌碌挽媒擇日。破除萬金。盛具妝奩。先數日飛帖召客。將一座青廬。鋪設得花團錦簇。懸燈結綵。好不熱鬧。這當兒紅英已移居別館。花娘子與小二隨去伺候。距陳宅儘有五六里路。陳敬高起興來。便一來標勁。設了具紅錦長幄。由別館直及己家。便如紅雲綿亘。映得天地異色。其餘一切奇珍異品。陳列得各處都是。這番嘉禮。傾動襄陽。真有不遠百里。攜男抱女。前來看熱鬧的。木行中早來了許多商夥。一來致賀東翁。二來分頭辦事。都扎括得齊齊楚楚。管會計的。任奔走的。待賓客的。一擋擋紛紛擾擾。半月前上至官府。下至當地諸色人等。那賀禮水也似流來。山也似堆起。婚堂中喜帳喜聯。掛得密雜雜。好不興會。只這數日內。陳家門首。通擁擠不動。梁方連日夜內外整置。十分勞疲。婚期前一晚。暖房鼓樂。都已停罷。稍爲靜下來。時已夜半。一輪皓月。十分光彩。梁方前後盪了一轉。指揮大家息了燈火。他便順步由供祖先室前走過。剛邁過那榻扇門。忽的滴溜溜吹起一陣旋風。由他背後捲過。直鑽入室內。便聞得窗紙忪楞楞一陳響。接着仿佛有人狠狠的一聲長歎。恰好一片陰雲。將月色遮得烏沉沉的。梁方不由毛髮森豎。剛要緊走幾步。忽覺身後咻咻有聲。只拿鼻兒來聞他後衣襟。沒奈何硬着頭皮一回望。却是箇挺大的蒼白老野貓。掀起根豎尾巴。向他撲爪兒。一前一卻。好不討厭。梁方唾了一口。掉頭便跑。直到自己室內。坐下來還有些心頭亂跳。一看梁媽媽。業已睡得死狗一般。昏暗暗一盞燈。照着棹上許多賬本。這都是近日來費用清目。梁方定了一回。便挑燈草草一算。竟有五千餘金之譜。

暗想主人家勢倒興旺得緊。卻無端要娶這田姑娘。便是方纔我吃這一驚。料不是甚麼好兆。想到這裏。不由憂思駸駸。回憶老主人當年。看重自己之意。不由落下淚來。枯坐良久。方纔安歇。次日方一睜眼。業已忙得不可開交。那裏還想起別的。且自預備一切。先將婚堂料理停堂。一切俗禮繁文。不必細表。這當兒人客如梭。鼓吹如雷。諸門洞開。遠望如錦街繡街。紅英那裏。自有國安花娘子等安置一切。少時吉時將到。便隱隱聽得大炮三響。條的鑼鈴亂響。一騎馬闖到。上面一個僕人。整冠束帶。十字披紅。大叫道。新人那裏發轎咧。快些預備。說罷兜轉馬。匆匆回迎。這裏梁方率衆人便忙忙伺候。陳敬早紮括得齊齊整整。在婚堂內外。擺來擺去。一會兒理衣襟。一會兒望望日影。只覺週身毛孔中。都喜氣拂拂。儘力子往外鑽。(奇語)反弄的抓耳撓腮。不知怎樣纔好。忽覺心頭一陣奇感。竟要落淚。(得禍先兆。確有此理。)這當兒睛旭騰騰。合着華堂燦爛。照得人眼都發漲。執事諸人。個個眉飛色舞。百忙中那贊禮生。早靴乎其帽袍乎其套的。文譎譎的走來。跼的案旁。頃刻間二次報馬跑過。頃耳一聽。一派仙樂叮咚。越來越近。大家方在亂忙。只見梁媽媽禿白頭上。頂了技顛巍巍的絨花兒。東張張西望望。嘴內破米糟糠。又是新人過門限連馬鞍咧。香案前的火盆咧。一件件張羅他那媽媽例。(俗謂婦女種種徇俗。曰老媽媽子例在)梁方攢着眉沒口子應道。是咧是咧。你都交給我罷。你只管照應裏面。好多着的呢。正在胡噪。只聽大門外鼓樂大作。接着炮鳴鞭響。鬧成一片。陳敬這當兒只嘻開嘴合不攏來。連忙躲入婚堂裏間。偷眼外張。早見鬧嚷嚷一乘喜轎。直到堂階前。方纔歇下。霎時間笙簫合奏。離離喑喑。另作一套鳳求凰的喜曲。這裏伺候的兩個喜娘。早花枝般扭到轎前。隨後

兩個垂髻女孩。打扮的粉粧玉琢。各捧脂粉之類。由喜娘揭起轎簾。他兩個便擠將上去。偃着小身見。探進。作做半响。據說這名爲漆粧落轎。女孩退下。然後喜娘來了個左輔右弼。忽的光華一閃。早將個新人扶出。這當兒霞帔珠冠。紅巾幕面。別有風致還不算。不知怎的。這樣個羅剎女似的脚色。到了這時。依然也須軟洋洋低了頭。蓮步趨趨。由人家掇弄將來。可見這古人制禮。都有深意。原爲範圍人羣。收斂心志。無論何等人。都須伏首就制。不然怎麼爲治國大經呢。但是而今却沒法說了。陌生的男女。只要對面相中。馬上便來個甚麼文明結婚。誰耐煩去講嘉禮。所以將個人倫之始。通看作沒要緊。從根上壞起。你想還不到底麼。閑話少說。且說這當兒陳敬。身不由己。早被禮生安置在香案下首。登時焚香點燭。絃管嗷嘈。一片喜氣中。兩個喜娘。便攙定新人。就案前上首。盈盈而立。據說這來嬪之始。須占上位。就見數十把火燎。在庭中旋舞一回。隨即趨出。頃刻嗶嗶剝剝。鞭炮齊響。禮生忙正容集氣。剛由丹田中提了一口氣讚道。就位。跪。陳敬應聲。矮了半截。便聞得一股幽香。從新人衣帶間飄出。禮生剛又張口要接唱。急的從庭心。刷刺刺吹起一陣盲風。頃刻間塵土迷漫。捲得如一條長蛇。扶搖直上。陡的一挫風頭。向婚堂便撲。明晃晃兩炬雕香華燭。登時齊滅。只聞得滿堂中吁吁喁喁。扉牖沖擊。鬧成一片。良久風定。大家都變貌變色。兩個喜娘。吹得香雲撩亂。新人紅巾。竟掛在一個的簪股上。撕掠下來。忙依舊與他幕好。這時梁方只急得挫手。連那禮生。都來幫着忙亂。七手八脚。重新點好香燭。便一氣讚唱完。草草成禮。兩個喜娘。方綑着臉扶新人。轉過雀屏。只聽後院有人大叫道。打呀打呀。就這聲裏。便有個蓬頭小廝。飛也似跑出。碰的一頭。竟撞左右邊這喜娘小肚

兒上。喜娘登時失聲大叫。正是

禍水收來方朕兆 村童闖處又風波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十五回

來深諳有玷遺羞 聽春聲無理取鬧

且說左邊那喜娘。生得標標緻緻。長長的身兒。尖尖脚兒。渾名挨挨酥。愛說愛笑。陳家人衆。都與他有個小希溜兒。(俗謂詼諧)那會子新人紅巾。掛在他簪上。便有伺候人等。向他擠眉弄眼。有的還儘力子怪的一聲。他聽到耳內。百忙中沒法理會。只好心頭暗罵。這時竟無端挨了一頭。痛是不消說。又恰在那要緊所在。不由麻辣辣腰兒一彎。險些栽倒。趕忙竭力撐定。叫道。怎麼咧。難道院內沒人麼。這是甚麼時光。容這等野廝胡撞。原來那小廝是廚司僱的小使。不過刷盞洗碗。替替手脚。鄉下孩子。乍到這種排場中。兩支眼那裏夠使。嚇空兒他悄悄走出。各處一看。便如瞧西湖景一般。煞是有趣。兩支脚不由自己。便走向後院。只見珠簾繡幙。恍如到了天宮。好在這當兒。大家奔走不迭。也沒人理會他。他竟直着脚子。疙疙疳疳。逛了個不亦樂乎。末後走到一處。甚是僻靜。却有兩間小巧房兒。一般的牕簾整齊。他累的正有些疲倦。暗想道。這所在睡個自在覺兒。且是好哩。不由信步掀簾只探頭一張。那知這房兒。却是茅廁。恰巧梁媽媽從早晨到這時。忙得火騰騰的。灌了許多的茶水。無奈總不得抽身。只得用強忍工夫。這時光好容易嗽個空兒。便三脚兩步跑來。正褪下中服蹲下去。十分爽適。不想簾兒一動。突的一個

蓬頭。探將入來。梁媽媽登時一驚。攆得淋淋浪浪。不由喝道。那裏的野雜種。這還了得。那小斯魂都嚇掉。愣怔怔回頭便跑。恰好一個僕人。從前面忙忙走來。倉忙中見那小斯藍藍縷縷。野頭野腦。一臉驚惶。忽的從後院搶出。已然可怪。又聽得梁媽媽隨後喝喊。以爲定是偷兒。趁鬧來作手脚。便兇神似闖向前。一把撈去。那小斯命都不要。一低頭從他肘下沖出。那僕人那裏肯捨。回身便趕。所以一路么喝出來。當時喜娘叫罷。那僕人也便趕到。且將小斯拾過一旁。其餘人衆。有認得那小斯的。便扯個淡趕向廚中。不期然而然。許多眼光。都集在挨挨酥酥面孔上。真好挨挨酥。面不改色。仍然嫵嫵而進。背後婢女等。也便闐一聲擁來。直入洞房。一切坐帳納福細節。不必細表。前廳賀客。不多時陸續都到。紛紛擾擾。一片歡聲。鬧得春潮一般。陳敬草草周旋過。照例開筵痛飲。直鬧到日色平西。還未散掉。自有陳敬知賓。輪流陪坐。賀客吃得不差甚麼。便有離座散步。踱到婚堂上賞玩喜聯的。只見左也是金屋人間傳二美。右也是銀河天上渡雙星。改頭換面。熟爛可厭。只有一付朱紅箋聯。寫得字跡怪偉。煞是可觀。聯語是舜耕餘草木。禹鑿舊山川。下款大書如哥吳興禮頓首拜賀。偏逢這位客。文理有限。却好鑿四方眼兒。暗想舜禹兩位規矩矩的老先生。可與這新婚燕爾。有甚麼瓜葛。難道是取降二妃娶塗山氏的意。思麼。便是如此。也講不去。沉吟一回。念誦着這兩句。轉回座。他便向大衆不恥下問起來。衆客方沒作理會。內中卻有個促狹的。鼓掌大笑道。這位吳某。一定與主人是忘形好友。諧笑無忌。這聯兒着眼在餘舊二字。至於草木山川。不過象形寓意。把來貼在新人身上說罷了。足下却無端理會舜禹兩字作甚。說罷又復大笑。衆客人頗有微聞陳敬祕事的。登時恍然意會。大家相視一

笑。即便紛紛各散。這當兒吳興禮等一班人。正另在陳敬書室中。談得興高彩烈。只牽着主人。不許動身。直待衆客散後。方另備精饌醇酒。便在書室中小酌起來。陳敬沒法兒。只得陪飲。大家拇戰一回。覺得沒甚興致。馬勝道。我有個續口令兒。是每人一句。頂針續麻。接着末一字說去。不拘成話俗語均可。那個要口一停頓。便輪吃一杯。說罷向席上一望。主客五人。便道。先由我令官起句。依次接去。便舉杯宣令道。五星聚井。次該陳敬。他却搖手道。沒意思。還是痛快快吃幾杯倒不錯。馬勝便趁勢亂嚷道。豈有此理。你是想草草終局。好拋掉我們。去盡你那新郎職務。左右我是螻蛄遭擇菓。越犯惡越屈伸。如不從命。我便攪你一夜。你看是那樣便宜。陳敬道。不是這樣說。我是嫌費思索。興禮道不打緊。且試試何如。陳敬只得接令道。井上有李。次該高佩忠。便道。李三娘打水。韋保琳七着眼。用指一畫圈兒。接說道。水性就下。不想說得口滑。又接道。下流之惡皆歸焉。馬勝叫道。罰罰。誰讓你只管搶令。下下的混鬧。正在亂噪。忽聽室外一陣脚步響。有兩個僕人跑過。裏面一個報怨道。真喪得緊。難道真個等他下下來麼。還不快叫車。送他轉去。說着去了。興禮笑道。奇哩。怎麼外面也下下的鬧起來。陳敬心疑。便喊過室外侍僕。問其所以。侍僕囁嚅良久。方說道。也沒甚要緊。便是方纔那喜娘。誰也不知他有四五月的身孕。那會子經那小廝一撞。觸動胎氣。看光景掙扎不得。所以亂着送他快去。陳敬聽了。老大不悅。却也不便現於顏色。興禮來得乖覺。便道。馬兄這令果然沒意思。若不是只管下下的。還許沒這些麻煩。保琳搖着肩兒道。一無忌。百無忌。生生化育。大吉大利。且是寫意哩。興禮笑道。着哇。我們來個四海昇平。各敬主人三杯。隨意快飲罷。說罷飛觥吃起來。大家

都有酒意。只有馬勝心內暗暗盤算。起了個過屠門大嚼的念頭。想姑且快耳目。便倚醉裝憨。分外鬧的利害。其實他心內清醒白醒。少時竟東倒西歪。拍着陳敬脊背大笑道。少時陳兄要朝天去了。仔細我這千里眼順風耳。你們一舉一動。須瞞不過我哩。說罷踉踉跟跟歪翻榻上。橫不攔子。沉沉便睡。興禮道。噫。他這覺兒。倒來得便當。時光不早。我們也該散過了。說罷紛紛辭去。只賸馬勝。狗也似的挺睡在榻。陳敬沒法。只得命僕人順便伺候。自己忙走入內室。那僕人正逢熱鬧場中。火伴兒都攢三聚五。大吃大喝。自己卻孤鬼似的。便如看守死尸。你如何會有好氣。不由墩碟擲碗。一面撒殘餚。一面咳聲嘆氣道。真喪他娘的氣。那會子攪了個呻吟成堆的挨挨酥。這會子又守着個醉貓郎當的馬大爺。今晚人家花嬌兒。困得的喜錢多。特的備了齊整東道。請大家儘興吃喝。不想我偏沒着口福。咳。真是一飲一啄。莫非前定。我這位馬大爺。真算我命宮煞星。說着嚼了一陣。提起殘酒。灌了一氣。馬勝聽得明白。不由好笑。連忙極力忍住。那一片假鼾聲。越法雷也相似。偷眼張時。只見那僕人瞅了瞅自己。嚙噉道。看光景是連了夜咧。那麼我也給他們一醉解千愁。說罷。真檢個了兩樣殘炙。將賸酒合併了兩大壺。端向外間桌上。但聽得杯筋亂響。鬧了一陣。少時聲息都靜。惟有紅燭餘光。映得紙屏突突的。似乎搖動。(寫景極工。)馬勝忍不住。先欠伸一聲。停了一回。見沒人理他。便料是僕人醉倒。隨即悄悄走去一張。果然伏睡在案。頃耳一聽。各處人聲都靜。已有夜分光景。馬勝大悅。便準備去作無賴不題。且說陳敬。一面心下怙愒。走向內室。剛進院。早自茜窗上人影憧憧。一片說笑聲。十分熱鬧。便聽得花娘子刮刮的笑道。今日不知怎的。大家只管顛三倒四。虧你那個夥伴。大肚累垂的。

他還來應人家喜事。也虧他束結的那麼伶俐。若不是那浪小廝。可勁子一頭。真個誰也不覺得。可是這麼一張揚。你們喜娘一行兒。便要掉價了。誰家要喚你們。屁股後頭。先須喚個老娘哩。說到這裏。衆人一陣笑。便聽那喜娘笑着睡道。你莫嚼舌根。停會子二官人進來。我們評評這個理。誰是代路神仙。未卜先知。便算定今日某時某刻。應該挨這一傢伙麼。那有拿財神爺向外推的。你們既喚到我們。自然前來當差。若果知今夜溺牀。還一天不喝水哩。你再不說你那個哈八甘赤（北京俗謂老也）的媽。值不值的便大驚小怪。還是我那個火伴。真有點橫勁兒。若是別個。當時一交栽倒。就地彈癢癢還不算。若閃了新人臂兒腰兒。還了得麼。花娘子道。啲啲。真也是呀。也沒見乾媽。那麼大年紀咧。還似小媳婦子。疙疙瘡瘡。（俗謂幽隱僻處如室偶即沒名疙瘡）都須怕人。左不過是個毛頭小廝。他便張一張。打甚緊。要是我到乾媽那年紀。便揪住他。罰他給我擦擦屁股。也不算甚麼。（風流放誕。化工筆也。）還值得驚天動地的鬧。梁媽媽道。呵唷。可了不得。我的姑奶奶。難道人上了歲數。那避人所在。還改了樣兒麼。說到這裏。陳敬只聽得屋內便如嬌鳥啼花一般。咕咕呱呱。一陣大笑。忙掀簾一脚踏入。只見梁媽媽合那喜娘。坐在榻前橙上。花娘子小二。爬在臨窗案前。紅英金粧至裏的。料倚楊几。都笑得前仰後合。見陳敬進來。喜娘等連忙跼起。花娘子早綳得臉沒事人一般。先將合盃金杯。置在鈿盤內。隨手斟了一杯茶。端給陳敬道。主人且用一杯。敢好那晚間喜筵。都停當了。說着掀簾走出。那喜娘忽想起方纔一天不喝水的話。不由要笑。連忙趁勢向花娘子。兩人一路鬧嘴跑去。這裏小二梁媽媽。連忙整理楊几。紅英正坐得不耐煩。便走下臨窗坐定。陳敬不由湊將來。詰三話四。銀燈光中。

越顯得紅英千嬌百媚。鳳髻低垂。蛾眉新畫。果然比未上頭時。另是一番美麗。紅英卻待理不理。微微含笑。不多時花娘子提了小食檯。喜娘捧酒。雙雙走來。登時就榻几安排好。便請新夫婦就坐。紅英道。方纔吃得飽飽的。便去掉這俗咧也罷。梁媽媽道。可了不得。這百年大事。要取吉利的。說罷不容分說。將紅英夫婦扶過。斟滿合酒杯。捧將過去。當時一切如儀。鬧過一場。兩人依然臨窗坐了。這裏大家七手八脚。撒筵鋪榻。衾枕等件。整理停當。花娘子道。時光不早。便可安歇罷。說罷同大家出來。隨手掩上房門。各散慢表。且說馬勝見僕人睡熟。他素姓吹滅燈燭。掩了門悄然走出。凝思一回。一蹶脚。颺的聲躡上前廳脊。向後防一望。只見燈火輝煌。正是花娘子合喜娘提酒食進院的當兒。便趕忙一伏身。留神聽望。但聞得洞房內笑語喧譁。不多時一行人掩門出來。他望去。沒一箇不認得。只見喜娘合小二。各提一碗燈。梁媽媽呵欠道。這幾日困壞咧。快睡個酣覺是正經。喜娘道。正是哩。說着已走到廳房夾道邊。花娘子將喜娘一拉。向小二道。你們先走一步。我方便方便就來。喜娘恨道。多忍一會兒就是了。偏這麼搗蛋。我偏不給你燈籠。讓你瞎洒扯去。花娘子一面解中衣。一面央他。那知這陣噉噉。又驚動了色哥兒馬勝。連忙蛇行到廳簷邊。探頭一望。恰好喜娘賭氣的將碗燈。置在花娘子屁股邊。不消說紅肌玉潤。圓突突綿軟軟一件東西。被馬勝這廝。賞玩了個儘興。這總算是他打趣梁媽媽的報應咧。少時方要重畢。喜娘笑道。可是你說的話咧。我給你擦擦屁股哇。花娘子一面跼起繫腰。一面笑罵道。悄沒聲的。俗語說得好。隔牆有耳。焉知那種混賬王八蛋。偷聽了去。這句話倒對景咧。竟將馬勝罵得乾翻白眼。暗笑道。你還不知那妙處。還被人看了去哩。(某古文家論文云。

古文之妙。凡細微瑣屑處。必用全力赴。方見精采。作者真得此妙也。〕急忙再望。他兩人已揚長而去。當時馬勝徘徊一回。只見洞房窗間。燭影忽移。接著一陣低低笑語。又是一陣衣服窸窣之聲。他暗道。是當口兒了。便一探身。作了個倒捲珠簾式。飄落院中。趁勢輕趨。就窗下伏住身兒。便聽陳敬道。連日辛若。偏逢着一干促狹鬼。只管鬧酒。不想我倒沒醉。他倒困倒了。說罷將馬勝醜狀。摹擬一番。紅英睡道。我就不待見他。腆着個大鼻頭。肉漬漬。赤溜溜。〔此是何物一笑〕便如驢兒聞騷。向空吠吠的。好不可厭。馬勝聽了。方暗一吐舌。忽聽陳敬道啾一笑。紅英道。啾。怎噴人一臉茶水。快將那新巾遞給我。便聽得陳敬脚步移動。彷彿拾巾湊過去。紅英忽輕笑道。躲開這裏。我自己會措。陳敬道。我笑的你提他大鼻頭。人家說過。他那鼻兒還不算稀罕。惟有他那。〔句〕說到這裏。忽的低笑着。說了幾句。但聽紅英笑睡道。啾。可還有些人樣兒。馬勝聽了。忽覺一股奇癢。由胯下直徹額門。暗喜自己這樣瑰寶。竟僥倖達到美人玉耳。他一點芳心中。至不濟。也要存念一下子。這個便宜就大咧。還用講別的麼。想到得意處。便不怠慢。早抽身就窗隙一張。只見榻旁几上。紅燭高燒。繡幙低揭。鴛衾蝶枕。燦然橫陳。那心坎上的活寶兒。正酥胸半露。睡髻低垂。彎起支玲玲俐俐的小腿兒。迫束那一捻紅蓮。陳敬也只着小衣。拖着鞋子。站在榻前。目不轉睛的注視新人。只管憨笑。馬勝看得入神。形神俱寂。只見紅英忽的含笑一怔。將玉股慢慢放落。也沒言語。陳敬道。是了是了遠須我代勞纔是。說罷並肩坐了。竟與他款去上衣。一身雪也似香肌。登時赤露。馬勝百忙中却嚶的一聲。咽了一口空唾。〔描寫刻毒。〕便見紅英嗤的一笑。一仰身竟靠入陳敬懷中從扭着身兒。也着眼兒。紅暈

暈兩腮。似笑非笑。曠語道。快莫厭氣。我自理會得。陳敬那裏還忍得住。便趁勢扎實實吻了一口。一支手兒。便去解他腰帶。馬勝這當兒兩眼恨不得變作弩箭。直射入腰帶內。方纔愜意。那知作書的規矩。寫到這所在。照例的停筆放墨。給他個動人情處不輕描。不但辜負馬勝。便連讀者諸公。也只好對不住了。好在不必言傳。還可意會。沒別的請諸公閉目凝思。見仁見智。全在諸公自家見解。或因此墮落。或因此大澈大悟。作者都不任功過哩。（警世名言。以諧笑出之。妙甚。）閑言少敘。且說馬勝正貫注全幅精神。思量先覩爲快。那知人家新娘子擒縱的手段。越法來得捷疾。只見他纖腰一挺。將陳敬推向一旁。就勢雙腿一拳。翻身入幃。叮噹一頓。玉鈎早落。却掀起半幃。向陳敬抿嘴一笑。陳敬也便忙碌碌解衣入幃。霎時間錦帳沉沉。將馬勝眼光。遮得密密的。沒法兒只得另用官支。剎那間全幅精神。又貫注到耳朵上。只聽得兩人窸窣窸窣。一會兒笑語。一會兒廝鬥。少時噦噦喳喳。吃吃之聲不絕。良久良久。反不聞語音。只見錦帳微微顫鼻聲息。馬勝張得半晌。心想轉去。無奈兩支脚。只是不肯動。便暗暗自歎道。像陳敬這段豔福。真是幾生修得。像俺老馬。就不用提咧。正在想的沒頭沒腦。忽聞陳敬合新娘子。又復低低笑語。少時。忽見燭光一閃。帳縫微開。竟有一支尖尖脚兒。鈎鈎帳縫。隨即縮入。馬勝瞧到這裏。忘其所以。不由喉嚨間發出一種聲息。紅英何等伶俐。當時悄悄將陳敬一推。兩人頓耳一聽。擠擠眼。各行所事。紅英自在帳內。作他的象聲。馬勝那知就裏。正在出神。忽覺背上撲的聲。搶來一人。攔腰便抱。馬勝大驚。掙脫開。急忙回身。飛起一脚。大喝道。不是你。便是我。兩人登時滾作一團。正是

鸞鳳顛倒方酣暢 鶻蚌爭持且擾紛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十六回 惡姻緣忽接好姻緣 今昔地頓增今昔感

且說馬勝。猛覺背後。撲上一人。攔腰便抱。大笑道。馬老弟你也太不像話咧。怎好端端鑽到這裏。替我打起更來。明日須請大家評個理。這畜夜入宅。四字罪名。兇得緊哩。馬勝一看。却是陳敬。原來他從帳後悄悄下榻。由後房穿門出去。飛身上房。走前坡簷邊。正見馬勝伏身潛覷。知不是歹人。方纔放心。便一個順水溜魚勢。忽的跳下。搶來便抱。當時馬勝直羞的無地可入。虧他心思狡猾。略一沉吟。也笑道。我是有言在先的。那當兒我明告訴你。須攬你一夜。難道你不聽得。還虧得我方纔酒醒。這當兒方走來。若我清醒白醒。可由你安穩穩舒齊哩。一席話竟將他許多醜態。遮得過去。陳敬竟不理會。只笑着拍了他一掌。道。就是罷。總算有你的。那麼咱們倆。就這麼比一回子。也沒結果跟兒呀。馬勝道。既如此說。我便饒過你。沒別的還須由你。那千金一刻中。分出點工夫來。送送我。你那位尊僕。還狗也似醉睡在案。獵花兒爆燒了他。也不吉利呀。陳敬沒法和他纏。只得與他開了門戶。兩人一路走向書室。果然那僕人還爬在案上。那黑紫紫頰燄的蠟跋。堆了許多蠟淚。燒的吱吱微嚮。陳敬沒好氣。剛要去推醒他。忽見他一挺身。揉着兩眼。啞唸道。你們偏了我好東道。却來這裏挖苦人。待我捶你一頓。說着一撒手。拍的聲打在棹上。糝塗兩眼。直挺挺站起。(顛倒衆生。各具癡戀性。無非六根爲用。馬勝之於僕人

。色味雖殊。沉迷於六賊則一。百千萬劫。恆河沙衆。蓋振舌如茲也。歎歎。便如僵尸一般。陳敬又氣又笑。過去一掌。那僕人方纔猛醒。忙垂手道。小人自在這裏。陳敬喝道。不須多說。快服侍馬爺安歇。僕人一望馬勝。果好端端立在陳敬背後。他暗詫道。怪呀。他不是醉倒了麼。這當兒主人又那得工夫。到這裏來。恍恍惚惚。那裏敢問。忙跑去取了衾枕。就榻安置好。陳敬笑道。馬兄快歇息罷。我還找補那半截覺去哩。說罷走出。那僕人也便跟出。掩門自去。馬勝却暗笑道。只怕是找補那半截罷了。還搭上個覺字作甚。一面想。一面就寢。不由從頭至尾。將方纔耳目所接。回溯一番。鬧得自己餒騰騰。甚無聊賴。從此越法注念紅英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陳敬走回新房。與紅英笑說一番。本來同輩鬧房。也是有的。也便不以爲意。次晨先到書室。那馬勝已不知多早晚去了。這裏新婚燕婉風光。也不必細述。過了兩月。陳敬推己及人。便給小二置備妝篋。特在宅後街。買了所小小房院。擇了吉日。與國安完起婚來。一切禮儀。儘也豐盛。梁方一家兒。感激得沒入腳處。這當兒小二武功。也頗可觀。他自己所有之物。只有那柄精鋼獵叉。便視同性命一般。迎娶那天。先把那叉。收拾的瑩光照眼。用紅紬結了三個大團花。繫在叉股。命人擡了。置在妝篋前。隨轎而走。大家見了。都十分詫異。拜堂的當兒。却睛風瑞日。喜案花燭。揚暉吐彩。合着香氣氤氳。十分順利。(反映紅英陳敬。不可少之筆。)小夫婦雖是僕役。那精神姿貌。委實可觀。一時觀者都嘖嘖歎異。這其間又忙壞了個底事干卿的花娘子。便拿出老姐身分。指揮一切。齊頭三五日。跑來跑去。合卷之夕。大家都聚在新房裏說笑。無非是宅中同伴。一個道。我看新娘子是有福氣的。但看今日天氣。何等晴明。連一點風絲兒也沒有。說到這

裏。低聲道。你看咱主人拜堂那天。是個甚麼樣兒。便有個將嘴一撇。笑道。新鮮事兒。都出在那天。今天還沒那個挨挨酥哩。恰好一個半老喜娘。也坐在一搭兒。便有個促狹僕婦。順手向他背上一拍道。這裏有蹭蹭痒。還不是一樣麼。衆人不由都笑。老喜娘笑道。我這把千年紀咧。酥也罷。痒也罷。由你們胡咏去。却是管保沒那兒話咧。一個道。啲。這可說不定。是個驢兒便會下馬。衆人聽了。不由撫掌大笑。那促狹的聽到馬字。忽的觸起話來。便道。你們還不知主人新婚那夜裏。被那個馬大爺。攪了個顛顛倒倒。我是那一天聽見花嬾兒說。還是主人同朋友說笑出來的。偶被他聽去的哩。正說得熱鬧。只見簾兒一宕。花娘子笑嘻嘻蹙着眉頭。一拐一點的走入。撲答聲坐在橙上。先抱起一支金蓮。一面捏揣。一面道。可了不得。這兩天跑的脚。便如火燒一般。可巧二姑娘。(指紅英)賞了我雙鞋。饒是我這脚。還穿着緊一點。一個便道。那麼你借穿新人的。保管舒齊。花娘子道。啲。那我可沒那股勁。拽那支糧船。(寫小二大脚。寓在德不在貌之意。)說罷。向那促狹的道。你方纔花嬾兒花嫂兒。胡嚼的是甚麼。衆人道。左不過胡扯八拉。提起主人新婚那夜。被馬大爺聽了房去。正說到這裏。國安一脚跨入。聽他們談馬勝。不由面色一沉。衆人見了國安。未免一陣打軍。便都沒理會。花娘子道。說是說。笑是笑。我直待累煞了。也沒人知情。說着一臊國安。臉兒一綳。(猶有酸意。自在情理中。)衆人笑道。你既是老姐姐。沒別的多受個頭兒。舒齊一下子。也就是了。花娘子笑唾道。我不稀罕甚麼頭兒。留着你門舒齊罷。說罷笑吟吟跔起道。一切事都了。我們也該散過咧。也讓人小倆口。說個體己話兒。說罷又向小二道。新人仔細着。這裏雖沒甚麼馬大爺。驢大爺。却有一羣瘋老婆哩。便用

手向衆人一指。蓮步步細碎。回身便跑。衆人叫道。捉回他來。聞一聲大家趕去一路談笑。紛紛各散。這裏國安。自去掩閉門戶。夫婦談了一回。國安歎道。我們主人特煞沒巴鼻。便如那個馬勝。這種人。交他作甚。說罷悶了一回。也便揭過。鼉鼓三催。偃幃安歇。夫婦兩人。到安安靜靜成就了百年好事。次日雙雙謁過主人。梁方夫婦歡喜。自不必說。從此小二。仍然去服事陳敬紅英。只入夜方纔回家。兩口兒且是性情相得。和美不過。國安武功。本來有名。也交結許多朋友。因他義氣如雲。荆襄少年場中。都叫他作賽燕青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陳敬夫婦。結褵以來。心滿意足。快活光陰。格外飛快。轉眼一年有餘。這當兒木行商業。越法得利。於是陳二官人豪俠之名。盛稱遠近。好不有興得緊。一日夫婦談起完婚後。須向蒙自。省視一踰。方是道理。只是紅英聞得國安送書回來說。田甘父子。種種不堪。光景十分敗落。躊躇一回。便不高興去。當不得陳敬總覺於理未安。沒奈何擇日起程。家事一切。自有梁方等照理。夫婦便輕裝聯騎。攜了隨身兵刃。取路向蒙自進發。一路上饑餐渴飲。夜住曉行。走了多日。方到蒙自。紅英故鄉乍到。自然歡喜。只是想起當年一番家難。今雖萬里間關。里門在望。却是那裏找知心貼己的親人去。真個是舉目無親。故鄉如異鄉了。想到這裏。十分傷感。陳敬揣知其意。只拿話運了過去。當時策馬前進。只見市井街坊。依然如故。不多時已到田宅。紅英一望。便老大一驚。只見大門前塵埃狼藉。敗草縱橫。丹堊是不消說。早風日摧蝕的少顏沒色。花花點點。虛掩著兩扇漆黑門。上面被頑童們。用白土畫的奇奇怪怪。或是一個齒牙裂嘴的大首級。或是一個醜八怪似的媳婦子。還有些蛇咧魚咧。貓兒牛兒各形像。再蠢些的便畫大陽物。還有離奇古怪的男女交媾相。兩扇門

竟密雜雜沒些隙地。上面那威鎮滇南的橫匾。也不見了。蛛網縈塵。一片一縷的。隨風搖搖。再望到魚腮壁邊。越法狼藉。竟有一家乞丐在那裏支了片小窩窩兒。窩門外鋪着破蓆頭。一個鬼似的丐婦。厥懷露肚。正在那裏奶娃子。見了紅英等。只光着眼呆望。陳敬見此光景。甚爲詫異。忙連同紅英跳下馬來。紅英怔怔的。轉說不出一句話。便走去將門一推。與陳敬牽騎而入。只見裏面越法狼藉。一股荒敗之氣。撲人眉宇。院中不消說甚麼花木石景。便連各窗上。窗紙都無。紅英陡想起當日風光。不由淒然淚下。只得將馬姑且繫在庭柱上。陳敬耐不得。便跑入廳房喊喚。喚了半響。通沒人答腔。紅英也便趕來。頓足恨道。想是通死絕了。我們便自家進去。說着穿過廳房。剛到後廳。只見一個半老婦人。黃黃的苦瓜臉。彎彎的眉。一雙三角眼。到水零零的。穿着半新不舊的衣褲。下趁韭刀兒似的半大脚。手內拎了件舊汗衫。一面低頭從屋內走出。一面唧噥道。這天殺的賊王八。專會奈何老娘。這件破尸皮。還不值個吊把錢。便補綴好。過不得半響。也是送到押當店裏去哩。這當兒又不知向那裏遊魂去。說着翹起兩支肉天脚撞來。猛一擡頭。忽見紅英等這樣氣概服飾。不由呆在那裏。嘴皮掀動一會。却一句話說不出。陳敬便道。那麼你是這宅主田爺的甚麼人。婦人道。我在這裏傭工。陳敬點頭道。現在田爺呢。我們是他至親。遠來看望。便一指紅英道。他便是田爺阿姐。僕婦早聞得田甘說過。當時慌忙中眼睛一轉。略一沉吟。然後道。那麼您是襄陽陳爺了。說罷連忙拜過。便來要攙扶紅英。一面扭頭笑道。今天姑太太可到了家鄉了。且到屋內歇息慢談。他剛一近身。紅英便聞得一股狐臭氣。便道。不消扶我。你只引路罷。紅英認得田甘住室。便同陳敬隨僕婦走入。簾兒一啓。已聞得穢氣薰人。只見几

榻上堆得七亂八糟。都分不出何類物件。這當兒榻上還攤被橫枕。破鞋爛襪，也供在榻頭椅底。好體面金漆幾兒。業已土油漬滿。便如廚司肉案一般。上面垢膩膩兩個大盤。一盤中是七橫八堅的杯筋。那盤內還堆積些肉皮雞骨。並寒具蒸饅之類。狼狽之狀。不堪盡述。紅英蹙着眉頭。望了一回。直沒處落坐。僕婦乖覺。忙笑道。也是哩。頭些日主人家害了幾天病。方纔好了。大夫說是須得過幾天。方可整理屋子。一面說。一面草草略拭去椅上塵土。請兩人坐了。紅英道。你主人那裏去了。僕婦聽了。臉兒一緇。回道。那會子聽說要找那大夫。改一料丸貯方兒。恐怕也要轉來咧。主人家過日精細。只用我一個人兒。我且燒茶水去。姑太太坐着罷。說罷忙忙走出。這裏夫婦兩人。白瞪一回。紅英望望四壁。先咳了一聲道。你看這光景。不讓人難受麼。田甘不肯不必講。只是先父掙了一世。便這樣水流花露。却可歎的緊。陳敬唏噓半響。不好說別的。只得道。田老弟就是懷懂不曉事。將來萬一曉得世事艱難。還許好了哩。紅英道。誰不是這樣盼望呢。說罷兩人跼起。重復走到廳房。向裏間一望。雖塵埃狼藉。却比田甘住室。清潔許多。夫婦便自尋筭帚。清理一番。便忙忙卸下行裝。料理度好。不多時衾褥燦然。几榻清潔。好在窗上還是嵌的玻璃。不過土多些罷了。收拾畢。端相一番。居然可住。夫婦方坐穩。只見那僕婦用木盤端了茶來。絕好個時大彬的紫砂壺。可惜污垢不堪。僕婦斟了兩杯。笑道。方才我找了週遭兒。原來姑太太向這裏來了。真也沒法。通沒個人伺候。還須姑太太自己料理。說着兩眼驚難似的。將行裝端相一回。便道。我還須燒飯去。稍帶着喂馬馬匹。陳敬道。你且去忙碌廚下。待我將馬牽繫在後院馬棚。說罷蹶出扯馬。同僕婦走向後院。四顧一回。棚便有。只沒馬槽。僕婦笑道。

我家主人便是太熱心眼。有一天朋友借馬。他連槽都讓人擡去了。到這會子也不向人家要。您且將就用那料篩罷。陳敬一望。果然有三兩個破篩。裏面居然還有些餘草。便把來胡亂喂上。這當兒那僕婦又揩着屁股。鑽入廚下。儘力子抽起風匣。陳敬徘徊一回。想起武師在日。這所在整日價姨娘們閑來玩耍。甚麼鞦韆。踢毬。大家花媽柳媚。好不熱鬧。那知這當兒。竟如破廟一般。真是日不再中。嘉會不常。想到這裏。悶悶的踱向前廳。只見紅英正沒精打采的檢點行裝。將所攜數百金。另包作一包。藏在僻靜處。陳敬道。忙碌碌的作這些沒要緊作甚。紅英道。你不曉得。我自有用意。說罷歎了一聲。不多時僕婦端了飯來。時已黃昏。屋內黑魆魆的。僕婦摸索着擺在桌上。忙跑去尋了盞昏沉沉的油燈。掌將起來。紅英一望。是一碟鹽豆。一碟蘿蔔絲。一大碗熬苦菜。還有一盤烏油油看不出甚麼物件。仔細一望。中有一塊。圓睜睜兩個鼻孔。原來是豬缸嘴。以外兩盆脫粟飯。更無別物。僕婦安置了。匆匆又跑去。紅英甚覺不好意思。沒奈何先與陳敬盛了一碗飯。笑道。你且將就用罷。我這會子火騰騰的。用不下去。怎就鐵桶般的世業。弄到這等形相。陳敬恐他鬱悶。便合掌道。阿彌陀佛。這等清水自在飯。也將就用得了。這會子安安穩穩。比在慧照寺吃桃花香稻。好得多哩。紅英不由嫣然一笑。道。你倒是知足長樂哩。陳敬道。那是自然。所以古人經過患難。都說是每飯不忘。觀陳敬待紅英摯愛如此。真有心坎上溫存。眼皮上拱養之勢。而後來結果如此。不但見紅英罪不容誅。亦見女禍之十分可畏。此等處都非泛筆。夫婦談得入港。紅英心中稍舒。便也陪陳敬用飯。那知陳敬一來肚皮真空咧。二來要討紅英歡喜。竟舐舌抹嘴。吃了個噴鼻兒香。紅英見了。倒笑將起來。兩人方纔飯罷。只聽大

門前。劈利撲拉。脚步亂響。恍如萬馬騰踏。便聽有人大叫道。休放跑這廝。夫婦驚得直立起來。正是

故園重到心方愴

異響初聞胆又驚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以下節目。如冷田祿結識紅英。貪色傳藝。楊遇春入京結友。大鬧五城。道逢諸俠。劉清天教折奇獄。朱仙娘邪術惑人。苗彊滋事。連年用兵。諸俠顯能。許多的驚心動魄熱鬧新奇大段落。都在二集中鉅出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6 4189B

印翻准不★有所權版

——集二第傳忠精俠奇——

價定

行印局書文建海上

號〇一一弄〇六四路西京北：址地